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讲义初稿

第一册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讲义初稿

第一册

(内部学习参考)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编

一九七二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欧洲1848年革命	(13)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加剧。 19世纪30—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	(13)
一、西欧各国早期的工人运动	(13)
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7)
三、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	(25)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而斗争	(32)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革命活动和从革命民 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32)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 践中，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创 立马克思主义学说	(45)
第三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 党宣言》	(56)
一、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 践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56)
二、《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 的第一个战斗纲领	(65)
第四节 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马克思主义无产	

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	(77)
一、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	(77)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和策略路线。“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	(90)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总结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99)
第二章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伟大巴黎公社革命及其基本经验·····	(110)
第一节 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建立·····	(110)
一、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	(110)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	(114)
三、第一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领导地位的初步树立·····	(118)
第二节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	(124)
一、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124)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工联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138)
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开始。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151)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	(158)
一、普法战争的爆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策略·····	(158)
二、资产阶级政府的卖国投降。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	(166)
三、巴黎公社的诞生。巴黎工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173)
第四节 巴黎公社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182)
一、第一国际对巴黎公社的支持。公社与凡尔赛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	(182)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 《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本思想·····	(190)
第五节 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一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胜利·····	(201)
一、资产阶级对国际的进攻和巴枯宁派分裂活动的加强·····	(201)
二、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胜利·····	(205)
三、海牙代表大会后的第一国际。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213)
第三章 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第二国际的初期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	(218)
第一节 德国统一的工人政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德国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	(218)
一、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	(218)

二、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德国党清除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伟大历史意义·····	(224)
三、马克思恩格斯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反对杜林机会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伟大历史意义·····	(234)
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时期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24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的普遍建立·····	(254)
一、英、美、法、俄等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254)
二、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费边主义、可能派等机会主义的斗争·····	(259)
三、马克思的逝世·····	(266)
第三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恩格斯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斗争·····	(269)
一、第二国际的建立。恩格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269)
二、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废除后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	(281)
三、恩格斯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290)
四、恩格斯的逝世·····	(299)

前 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世界无产阶级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它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以来，已经整整一百二十五年了。

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和胜利的历史

19世纪40年代，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①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宇宙观和完整的社会革命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②无产阶级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正如列宁

①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下同）第264页。

②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8页。

所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马克思主义既然直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必然遭到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频繁攻击。“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②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在不断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欧美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在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加紧在工人阶级内部培植工人贵族，收买代理人，加之“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③，因而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④伟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241页。

②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页。

③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④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大的列宁肩负起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历史重任。列宁在领导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①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席卷全球，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进一步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完整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的革命的真理，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强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64页。

大思想武器。

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①，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路明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前进、就胜利，反之，就受挫折、就失败。正如列宁指出的：“遵循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②因此，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③，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历史

无产阶级为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世界历史使命，同资产阶级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激烈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因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同机会主义

①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9页。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3页。

③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1971年5月1日《人民日报》。

义、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即是否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坚持革命，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在“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走上歧途，就不能夺取政权，即使夺取了政权，还会丧失掉。因此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毛主席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不断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前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战胜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之流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成长，赢得了威望，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由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果导致德国社会民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0页。

主党的蜕化变质和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第三国际的建立等一系列伟大成就，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了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苏联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大向前扩展了社会主义的阵地，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由于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疯狂地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结果导致苏共的变质和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并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和恶果。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道，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退了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世界革命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或暂时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而一切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1971年12月1日）。

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大都是阶级本性难移的叛徒、特务、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他们代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其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路线、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总是拚命鼓吹修正主义，猖狂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总是专搞阴谋诡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①这是无产阶级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彻底粉碎一切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阴谋活动，夺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三个基本原则，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根本方向。

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无产阶级在长期的、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中不断战胜资产阶级，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历史

列宁指出：“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②无产阶级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是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剥削

^① 转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2年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②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4页。

制度和剥削阶级，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的伟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遭到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拚死抵抗。他们绝不甘心丧失政权退出历史舞台，一定要“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①而斗争，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经历长期的、严重的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反复的和曲折的过程。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②“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③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捍卫革命的成果比夺取革命的胜利更为艰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总是力图利用武装镇压与“和平演变”的两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是由于遭受资产阶级的武装镇压而失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是由于苏共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党政大权，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迎合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40页。

②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③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论文》第147页。

并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两种方式，都曾一度得逞，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暂时的挫折。

但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②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当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共产主义还只是徘徊在欧洲的一个“幽灵”。然而欧洲神圣同盟反动派的围剿也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飞机大炮、白色恐怖与“和平演变”也好，叛徒、内奸、特务、野心家阴谋家、机会主义者的破坏颠覆阴谋也好，都没有能够把它消灭掉。恰恰相反，经过一个多世纪无产阶级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经过巴黎公社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进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发抖的强大现实，成为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伟大洪流，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主导力量。

①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

② 毛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6日）。

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到处伸手，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妄图螳臂挡车，扭转历史车轮。但是，这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既勾结又争夺，疯狂进行侵略扩张，不仅在国外激起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而且也加剧了国内各种危机的发展，使它处于日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境地，避免不了复灭的命运。“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寿命不会很长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①只要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②

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反复证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依照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不断发展和胜利的。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47页。

② 毛主席：《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年11月28日）。

③ 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1061页。

④ 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5、1376页。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时代。”^①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震荡全球。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世界上的社会制度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彻底变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外交战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正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批修整风运动更加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处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的伟大革命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毛主席教导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为了迎接伟大的斗争，争取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新胜利，系统地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对于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入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路线，特别是判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吸取经验教训，深刻领会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① 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②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8页。

进一步树立和巩固共产主义世界观，自觉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让我们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①

① 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欧洲1848年革命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加剧。19世纪30—40年代西欧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西欧各国早期的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出现的时候就开始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得到较大的发展以后，早期的工人运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它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最先在西欧发展起来。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相当势力以后，就爆发了反对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宣告了资产阶级统治在欧洲的建立，从而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典型的国家，18世纪60年代，由于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而开始的产业革命，使得采煤、炼铁的主要工业部门都以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形成了工厂制度。它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工业阶段。产业革命后，英

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了起来。当时英国制造着全世界需要的各种工业品，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法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影响下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德国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英、法等国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中也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邻近法国的莱茵河地区，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较快。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以及远离欧洲的美国，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也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总之，到了19世纪上半叶，西欧有的国家（如英国）已完成产业革命的过程，而大多数国家先后进入产业革命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发展。

恩格斯说：“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对双生子，也是一对矛盾不可调和的仇敌。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筑在对工人及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加深了。机器采用范围愈广，分工愈细，工人就愈成为机器的简单附属品。资本家大量雇佣童工、女工，于是几乎工人全家都成了资本家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工资降低到仅仅能够延续工人生命的程度。工作没有保障和大批失业，成为对无产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7页。

阶级的严重威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拼命地扩大生产，进行剥削，工人饥寒交迫，小生产者和农民大量破产，殖民地人民遭受敲骨吸髓的搜刮……这造成了财富和贫困两极分化，造成了生产的成倍增长和购买力十分低下的矛盾，于是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货物充斥市场，信用关系破坏，企业倒闭，工厂停工，工人大批被解雇，生产力和产品遭到破坏。经济危机以空前的破坏力震撼着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广泛、更深刻，这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愈发展，这种矛盾愈激烈。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②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种种社会灾害，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明朗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斗争便逐渐迅速开展起来。

这时，“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③他们把自己所受的灾难归咎于机器的采用和直接受雇佣的厂主的奴役。他们认为，机器是贫困的根源，工厂是压迫人的

①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5页。

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9页。

③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5页。

地方。因此，早期的工人斗争，直接表现为焚烧厂房、捣毁机器、殴打厂主等原始的形式。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①18世纪70、80年代，在英国还出现了破坏机器的所谓“鲁德运动”，②到产业革命胜利发展的1811—1812年间，这个运动盛极一时，遍及英国各工业区，形成一种群众性的早期工人运动。法国在1815—1830年间，也爆发过类似的运动。这种斗争还是孤立的和自发的，因为它局限于个别工厂、个别地区，而且是针对个别资本家，工人们还不善于区别机器与使用机器来剥削和奴役工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种斗争，是工人运动发展初期的必经阶段，它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心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卫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③

破坏机器的运动，并不能阻止机器的大量采用。斗争实践教育工人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工人们从斗争中逐渐感觉到必须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以便打击共同的敌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各行业工人开始广泛组织起来，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2页。

②纳德·鲁德（ned ludd）是英国诺定昂的织袜工人，他曾以破坏织袜机的形式来反抗资产阶级，以后把工人破坏机器运动都称为“鲁德运动”。

③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列宁全集》第2卷，第86页。

争取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状况。尽管反动政府于1799—1800年颁布了禁止结社的法律，但是英国工人仍然用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组织起来。1816年，格拉斯哥纺织工人工会成立，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够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团结起来的工人，已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由于他们不断组织罢工斗争，迫使政府不得不于1824年宣布取消禁止结社的法律。此后，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进一步加强起来。法国早在1791年就颁布了禁止罢工和组织工人同盟的法律，但是并不能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封建统治的德国，随着工业的发展，也开始出现了工人的秘密团体。

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比破坏机器的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它对启发工人觉悟，加强工人团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这种斗争一般还限于争取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工人们对于反动政府的本质还缺乏认识，有时甚至希望政府出来主持公道，同时工人在政治上还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附庸，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运动。

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展发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在思想意识上得到反映。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当时资产阶级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夺取了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小生产者的破产、对外掠夺、经济危机以及道德败坏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呈现于人们的面前。正如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所谓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而是“一幅令人极度失

望的讽刺画。”^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各种矛盾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早期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反映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情绪，并幻想建立一个消除贫富对立的美好社会的思潮，即作为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②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运而生。

早在16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就发表了《乌托邦》，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没有私有制，人人都热心公共利益，人人都参加劳动。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年）的《太阳国》中，也设想了一切人都必须劳动，没有私有财产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年）也宣传过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③的早期共产主义思想。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有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出现了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④的“巴贝夫主义”。

巴贝夫（1760—1797年）出身退伍军人家庭，参加法国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页。

② 列宁：《两种乌托邦》，《列宁选集》第2卷，第432页。

③ 参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

大革命，看到革命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贫困和剥削，他就创办激进的革命刊物，并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平等会”，准备发动起义，所以他们又叫做“平等派”。1797年，他们的组织因叛徒告密而被破坏，巴贝夫被捕，第二年巴贝夫就牺牲了。

巴贝夫主义认为，历史是穷人和富人不断斗争的历史，被压迫者只能通过起义来寻求解放。大自然赋予一切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财富的权利，平等是自然权利的根本原则。一切不平等的原因是私有制，要用人人平等生活的权利来代替私有财富的权利。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人人尽自己的能力劳动，然后领取他所需的物品，他们提出的分配原则是绝对平均主义的。

19世纪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出身贵族，年青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参加过美国人民的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曾参加革命活动，后从事商业活动。法国大革命后，他看到革命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穷困，十分憎恶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渴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180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在晚年写成了《论工业制度》、《工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著作，在他的著作中论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他主张一切人都应当劳动，揭露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他看到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间的阶级斗争。圣西门对未来人类社会作了不少的预见，“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

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①他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国家将要消亡。圣西门自己特别强调，他随时随地都是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但是“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②只“不过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才直接以工人阶级的发言人的姿态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后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③

沙利·傅立叶(1772—1837年)出身商人家庭，后破产，一生都在各种商业企业中服务，当过店员、商业代理人、交易所经纪人。这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得比较深刻，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是1808年问世的，而他的主要著作《文明制度的批判》、《论家务农业协作》、《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等则是在复辟时期写成出版的。傅立叶对社会历史有不少辩证法的看法，他把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四个阶段，文明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他指出：“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④他还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他的上升时期，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页。

②同上，第406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786页。

④转引自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2页。

和它的下降时期。傅立叶提出了劳动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理论，对儿童进行集体教育等。对“文明制度”的批判，是傅立叶思想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恩格斯曾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①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兼商人的儿子，他年幼时就当学徒和店员，后来当了纺织厂的经理。他的主要著作有《新社会观》、《人类意识和实践的革命，或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未来的过渡》、《论全新的社会状况》等。他提出了创办幼儿园以及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原理；他认为障碍社会改造的是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制度，并勇敢地向这些障碍作了斗争。欧文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通过他本人的工商业实践产生的，欧文1800年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一家大棉纺厂当经理时，实行了缩短工作日及建立伤病储金会、幼儿园、夜校等一系列提高工人福利的措施，因此，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名望的人。这样做并没有使他满足，因为他看到，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工人雇佣奴隶的地位。1817年，他在给英国国会的报告书中，第一次提出组织劳动公社的计划。1823年，他又提出了一个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详细图景，1824年到美国创办了一个所谓“新和谐村”，作为实现他政治理想的示范，结果失败了，花去了欧文的极大部分财产。1829年他回到英国，被逐出上流社会，和工人有了更多接近，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

^① 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9页。

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①1834年，在他的坚持下，英国各工会联合成立全国总的工会联合会。1832年，他还试办了一个劳动交换商场，用劳动券交换商品，以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这些试验都失败了。欧文的思想体系和圣西门、傅立叶有很大的区别，他主张废除私有制，被称为空想共产主义者。

“身体力行”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因此，恩格斯说：“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②

三大空想思想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并揭示了以后用科学方法证明其正确的一些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他们的学说归纳起来，突出的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较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现象。圣西门把资本主义社会叫做“本末倒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游惰者”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而“劳动者”却处在饥饿和死亡的挣扎之中。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俏皮机智和深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医生希望病人多，卖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粮食投机者希望发生旱灾和饥荒等反常现象。他认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是对全体人民的陷阱，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比圣西门、傅立叶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一切罪恶都是由私有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5页。

② 同上，第414页。

制度、宗教制度和婚姻制度产生的，而其中私有制又是敌对、欺骗、舞弊、卖淫、贫困、犯罪和痛苦的根源；私有制把人变成魔鬼，把世界变成地狱；当私有制还存在的时候，人类幸福是不可能有的。

第二、设想了未来“理想”的人类社会、圣西门主张用统一组织社会生产的办法来代替私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未来社会，对人的管理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①傅立叶第一次提出了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②的思想。他和欧文都主张在未来社会中，男女一律平等，婚姻应该自由，建立一夫一妻制。他还预言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竞争将为竞赛所代替，劳动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被迫劳动，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劳动。傅立叶和欧文都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以及组织生产协作社作为改造社会的基层单位等宝贵见解。不过欧文比傅立叶彻底，因为在傅立叶所理想的未来社会的基层单位“法郎吉”^③内还保留着资本家、私有制和利息等东西，而在欧文所理想的劳动公社里，这些东西就根本不允许存在。同时，欧文还主张通过合作社工厂和合作商店，达到生产和分配的计划性。所以，马克思称欧文是“合作工厂与合作商店的创始人。”^④

①②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412页。

③ “法郎吉”是傅立叶对公有制协作社的称呼，即他理想的社会中的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同时他又把“法郎吉”的住地叫“法伦斯泰尔”。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15页。

三大空想家的学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材料。但他们也有致命的缺点：

首先，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但是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而企图主观地加以摒弃。

其次，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反对革命，幻想用和平的方法，即呼吁当时的统治者和有产者援助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最后，他们未找到真正能够埋葬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他们只把无产阶级看成受苦最深的阶级而给予同情，看不到它的伟大历史作用。

所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是空想的，这一方面是受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不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必然是空想，“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①另一方面是受他们主观世界观的限制，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把自己看成是整个社会历史的代表，他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历史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看成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他们的学说只能是空想。因此，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②

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6页。

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伟大历史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身上了。

三、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

19世纪30—40年代，西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工人运动的新特点是，由自发的分散的斗争发展到有组织的联合行动，由破坏机器的运动发展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目标指向整个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展开独立的政治运动。1831年和1834年德国里昂的丝织工人起义，1836—1844年和以后数年间英国的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便是最明显的标志。

在法国1830年7月革命中^①，无产阶级流血牺牲，资产阶级却窃取了政权。无产阶级不但没有得到好处，经济状况反而比过去更加恶化，于是引起了普遍不满。1831—1834年间，先后在巴黎、里昂等地举行起义，其中以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的里昂工人起义规模最大。里昂是丝织工业的中心，这里丝织工人受着残酷的剥削，他们每天工作15—18个小时，而收到的工资只相当于一磅面包的价格，女工和童工的工资则更少。1831年5—9月间，里昂工人曾多次要求提高工资。10月25日，劳资双方代表议定了新的工资标准。6千多工人到省长公署门前举行示威，支持工人代表，要求里昂地方当局批准新的工资草案。但资本家拒不承认，他们停止向织工定货，威胁织工生存。织工愤不可忍，群起抗议。

^① 1830年7月，法国人民推翻了波旁王朝，而以路易·菲立浦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却趁机窃取了政权。

11月21日，里昂织工举行罢工，其他部门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积极支援。当军警进行镇压时，工人报以武装起义。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绣着：“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他们手持长矛、腰刀、棍棒和步枪，经过三天英勇战斗，击败政府军，占领里昂市，拘禁省长。起义的领导机构曾在告市民书中宣布：“里昂将成立普选的初级代表大会，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时并将组织一个新的公民保安团。”

①这是起义工人对政权问题的第一次不十分明确的要求。但是，当时工人在政治上还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只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作为临时指挥机构，监视市政府的行动。12月3日，政府从巴黎调来六万军队闯入里昂，镇压了起义。

1834年4月9日，里昂又爆发了第二次工人起义。引起这次起义的原因是2月初政府逮捕工人互助会的领袖和3月25日颁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起义工人提出了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起义者同反动军警进行了六天的激烈巷战，终被镇压下去。这次里昂起义得到巴黎、马赛等重要城市的响应，这两个城市先后都发动了罢工和示威游行。

两次里昂工人起义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刻影响。它是法国阶级斗争的转折点，揭开了工人运动史上新的一页，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居于社会斗争的前列，标志着法国工人已开始走上独立政治运动的道路。

里昂工人起义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增长。1835年后，在法国出现了新的工人秘密革命团体，布朗基主

① 转引自让·勃吕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234页。

义也是在里昂工人起义的直接推动下形成。

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从1830年7月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一直参加并领导工人和劳动群众进行斗争，一生中有一半以上时间在牢中度过。他深受圣西门、傅立叶和巴贝夫的影响。他深恶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未来是属于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特权的、保证正义与平等的“协会”，即他所理想的共产主义。他主张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革命专政。但他的政治革命局限于少数革命者的军事冒险活动，他的革命专政也只是少数革命者的专政。布朗基既不懂得革命理论对启发工人政治觉悟的重要性，也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建立工人革命政党的必要性。1835年，布朗基组织“家族社”，准备密谋起义未成。1837年又组织“四季社”，成员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工人。1839年5月，“四季社”在巴黎突然举行起义，因没有群众基础而失败，“四季社”随告瓦解。布朗基被捕，直至1848年2月革命才获释。

继里昂工人起义之后，1836年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1834年英国人口约2400万人，失业的贫民，据官方统计数字，就有720万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公开挑战，把失业贫民叫做“多余的人”，并利用在1832年议会改革中获得的权力，颁布所谓“新贫民法”，把贫民集中到“习艺所”去，而在那里，无论活人或死人都受到残酷的对待，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斯底狱”。工人在议会改革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但结果没有获得选举权，工人运动反而遭到镇压。工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们决定用自己的独立

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利。

1836年6月，一部分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威廉·洛特维（1800—1877年）的领导下，成立“伦敦工人协会”。洛特维是欧文的信徒，他否定阶级斗争，认为工人的解放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只需争取普选权，以“公正、有力的舆论”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就能逐渐实现。1837年6月，协会拟定一个关于争取普选权的致国会请愿书，提出六点要求：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当选的议员支給薪俸，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38年5月8日，请愿书以法案形式公布，命名为“人民宪章”，号召人们签名，从此就开始了著名的“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开始时只提出争取普选权，没有提出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就逐渐超出原来的范围，逐步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宪章运动在工人中得到广泛的响应。1838—1839年，宪章拥护者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到1839年5月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125万以上。1839年7月，国会否定了宪章请愿书，激起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的反抗，南威尔士矿工还举行了起义，但受到残酷镇压，运动转入低潮。

40年代，由于英国还没有摆脱经济危机，失业和贫困非常严重，宪章运动迅速恢复，组织上比以前加强。1840年7月，宪章派在曼彻斯特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1841年，全国宪章派协会已有200多个分会散布在各大城市，次年，会员总数达5万多人。

1842年，是宪章运动最高潮的一年，在宪章派提出的第

二次请愿书上签名有300多万人（约占英国成年男子的一半）。这次请愿书比第一次前进了一大步，除坚持人民宪章原有的要求外，还陈述劳动群众的苦难、工资的降低和劳动日的延长，提出废除新贫民法，限制工作日，实行政教分离。请愿书强烈谴责政府实行警察统治以及压制舆论和侵害集会自由的暴政，支持爱尔兰人民要求与英国分离的斗争。第二次请愿书仍遭到国会的否决，工人掀起了罢工运动。8月的罢工斗争成为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的顶峰，从这时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运动成为排除资产阶级分子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但是，在此紧要关头，宪章派协会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和斗争策略，1842年9月罢工遭到镇压。从1843年起，宪章运动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潮阶段。

1847年的经济危机和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的爆发，在英国工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宪章运动再度高涨，全国宪章协会恢复活动，筹备第三次请愿。第三次请愿书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应享有优先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请愿书上签名达197万人。工人群众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格拉斯哥工人在“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下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工人也举行抗暴大示威。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4月10日在伦敦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以便护送宪章运动者代表团到国会递交请愿书。4月10日数万工人走上街头，准备向国会进发，遭到政府武装的镇压。5月13日，政府又下令解散全国宪章派协会。请愿书也被国会所拒绝。随着法国1848年2月革命的失败，欧洲反动势力的得势，宪章运动也终告失败。

宪章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中叶开始到1848年止，经历了三次高潮，吸引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参加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没有一个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政党的领导，工人中还普遍存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幻想，在组织上也很薄弱，因之运动终于失败。但在英国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宪章运动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而且“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①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及其政治统治的斗争。列宁称它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②在宪章运动中，组织了统一全国宪章派团体的宪章协会，成为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宪章党，是现代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萌芽。

德国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19世纪30年代末期就有了广泛的开展，不断出现工人自发性的罢工和起义，其中突出的是1844年6月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西里西亚，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交织在一起，工人受到工场主和包买商的盘剥，也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织工不向地主缴纳一种特别的职业税，就不能去做工。工资低微，工人不得温饱，劳动条件也极恶劣。40年代初，企业主为了同英国商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6页。

②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

品竞争，压低工资以减低生产成本，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人把工场主和包买商称为“榨尽穷人血汗”和“剥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衣”的吃人野兽，编成歌谣，到处传唱。马克思称赞这支歌曲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斗争的呼声。”①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职工唱着这支歌曲，发动了群众性起义，他们捣毁工厂和企业主的住宅，销毁了帐簿和财产契据，并和派来镇压起义的军队展开血战，到6月6日起义才被大批政府军警镇压下去。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虽是自发的，但工人斗争的目标十分鲜明地集中在反对资本剥削。起义工人还直接了当地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因此，马克思说：“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②

上述三大工人运动的历史过程，充分说明当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争夺政权的斗争尚未了结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战士”了③。并且也表明了，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④。三大工人运动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科学革命理论的指导，

① 马克思：《评“普鲁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② 马克思：《评“普鲁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6页。

④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1卷，第241页。

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此，当时的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独立政治斗争的开展，都迫切需要革命理论来指导。而当时流行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如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等不但不能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正确的道路，反而把工人运动引向邪路。所以，必须有一种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来代替这些冒牌的社会主义。

毛主席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①三大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而斗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革命活动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②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按

①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5页。

② 毛主席：《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他们所以能够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由于实践，由于亲身参加了革命斗争，深入社会，深入工农，了解工农群众，了解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认识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作用，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总结了工人阶级斗争经验，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遗产，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工业较发达的特利尔城。父亲是一个律师，犹太人、新教徒。

30—40年代的德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有所发展，因而造成一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状况，人民迫切要求进行民主革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马克思，青年时代便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在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那种职业；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还早在我们能够对它起一定影响以前就多少已经开始确定了。”又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②可见，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有了不平凡的见解和伟大的抱负。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②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第47、49页。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考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青年马克思的科学兴趣范围极广，他研究法律、自然科学、文学，但研究最多的是哲学和历史，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但和这派的首领们相反，马克思重视实践活动，力求使哲学和实际斗争相结合。对于马克思来说，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马克思在1841年大学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已表明他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和民主主义者。虽然他这时仍然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已开始反对黑格尔哲学，并力图把批判的哲学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本来打算到波恩大学任教，由于普鲁士政府的阻挠未能如愿，于是转而从事写作和报刊工作。1842年1月，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书刊检查令，实际上完全取消了出版自由。为此，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开始直接投入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1842年4月起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即《莱茵报》）^①撰稿，同年10月，被聘为主编。在他的影响下，报纸很快变为革命民主派的战斗机关报。这时期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开始阶段。

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深入社会，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直接了解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当时在普鲁士，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地主利用国家政权疯狂地占夺农民土

^① 《莱茵报》为莱茵省一群工商业资本家创办的，开始时是具有温和的反政府倾向的报纸。

地，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这种情况引起了马克思的愤慨。他痛斥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迫，起来捍卫农民的利益。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他指出普鲁士的国家法律是暴力的化身，是为封建地主掠夺贫民服务的。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他揭露德国的阶级矛盾和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作用，开始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者这一荒谬的理论。正是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他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破绽百出。黑格尔的哲学把国家和法律看成是超阶级的所谓理性的表现。但是，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并非如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是用来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法律也是用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这样就促使马克思起来批判黑格尔哲学，促使他从纯粹研究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从而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①因此，这时马克思更着重研究经济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著作。

与此同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的唯物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清算黑格尔唯心主义也有很大启示。费尔巴哈原先也是一个黑格尔左派分子，后来他从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正确地解决了意识和物质关系这一哲学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

的根本问题：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否认有上帝存在。他在1841年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和1843年发表的《未来哲学的基本原理》等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较大的影响，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时，连同他的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也被简单地抛弃掉了，所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且他在自然观方面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在社会观方面，仍然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费尔巴哈所审查的仅仅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而马克思则彻底审查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马克思在1843年3月18日给卢格的信中说：费尔巴哈太过于“注重自然而太少注重政治，”而“与政治结合是近代哲学能够变为一种现实的唯一道路”。马克思自己正是遵循着这样一条道路转向唯物主义的。

由于《莱茵报》所持的革命态度，它成为普鲁士政府的眼中钉，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资产阶级老板们企图放弃报纸的明确的反政府立场，以挽救报纸的命运。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声明退出编辑部。随后，又因受反动政府迫害，于同年11月迁居巴黎。

巴黎当时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这里更有利于马克思从事革命活动和科学研究工作。他居住在工人住宅区，经常去工人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斗争状况，工人们也常常成为马克思家里的客人，同他畅谈到深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夜。同时，马克思还同法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同德国流亡者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以及法国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经常出席法、德两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集会和发表演说。因此，正是在法国，他发现了具有革命传统和高度阶级觉悟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发现了为183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彻底实现的1789年大革命的传统。^①

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马克思还继续进行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包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等人把法国历史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的学说。同时还着手系统地研究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1727—1823年）等人的著作，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的学说，对马克思很有启发。但是马克思克服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偏见，严密地论证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1715—1771年）和霍尔巴赫（1723—1789年）的哲学以及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勒鲁、蒲鲁东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说。

直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以及居住巴黎期间在马克思面前展开的实际斗争和理论斗争的新世界，使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又取得了一些进展。

1844年2月马克思和黑格尔左派分子卢格合办了一个激进派杂志《德法年鉴》，并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阐明自己新的观点。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传》，科尔纽著，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90页。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左派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阐明关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问题。马克思在肯定“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时，还着重指出它的局限性，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他结合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内容，论证只有少数有产者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获得了自由，绝大多数人民则沦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马克思又论证人类要从私有制和金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实现“人类解放”即社会主义革命。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一文中，马克思初步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世界观，并把黑格尔辩证法加以改造，使它具备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性质。这样，马克思便创立了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篇论著表明，当时马克思对国家的产生及其本质已有了唯物主义的了解了。他后来论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时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究竟由谁来实现、怎样来实现的问题。他进一步阐明革命理论的重大意义，指出先进革命理论在革命中的巨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大作用，但还须有一支强大的物质力量，即一个先进的社会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理论。他通过对德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第一次指出无产阶级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马克思指出：先进的理论是群众斗争的精神武器，群众是能够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他主张“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②

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留居巴黎一年多的生活和斗争中，形成了关于消灭私有制、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等一系列重要观点，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最终地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列宁写道：“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虔信宗教的纺织厂主的家庭。他的父亲想把他培养成自己事业的继承人。所以，1837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③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77页。

年恩格斯中学尚未毕业就被送到巴门的商业营业所当办事员。一年后，又被送到不来梅，在他父亲朋友的一家大公司里任职。恩格斯对家庭和商业界的伪善习气十分厌恶。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恩格斯幼年生活在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他所看到的工人生活的凄惨景象使他毕生难忘。年轻的恩格斯在故乡和不来梅都十分注意考察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他对劳动人民的命运怀着深厚的同情，对于上层社会则深恶痛绝。他在1839年3月所写的第一篇作品《乌培河谷来信》中，揭露剥削阶级的伪善，抨击现存制度，逼真地描述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悲惨境遇，他写道：“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就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有1200人不能上学，……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①这些话充分反映出恩格斯与旧的信念、旧的家庭以及现存社会秩序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勇气。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恩格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1841年秋，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当时德国每个公民有服兵役一年的义务，服役地点可以自由选择）。当时柏林大学的学术争论和思想斗争异常活跃，这引起了恩格斯的强烈兴趣。他住在柏林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仔细研究军事外，还抽空到柏林大学作旁听生，特别注意听哲学课，并积极参与了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活动。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君主非常

^① 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499页。

害怕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会掀起反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国家的斗争。为了抑制他们在青年中日益增长的影响，政府请了极端反动和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来柏林大学任教，企图利用他的思想体系，彻底摧毁黑格尔哲学，把青年引入迷途，以“满足普鲁士国王的需要”。恩格斯仔细听了谢林的课之后，连续地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等一系列论文，批判了谢林违背科学、用神秘主义代替理智、庇护宗教，替君主专制作宣传等反动实质。这一抨击实际上是打击了普鲁士的反动君主制度。同时必须指出，恩格斯抨击谢林决不是为了维护黑格尔哲学体系，而是捍卫其中进步的东西——“不安静的辩证法。”恩格斯这些著作的特色在于充满了革命的、战斗的和政治的性质。这是他与马克思的著作的共同之处，同时也是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著作的显著区别。

1842年11月，恩格斯由于他父亲的安排，到了英国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纱厂。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曼彻斯特又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正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好地方。所以恩格斯到英国之后，不是成天呆在账房里，也不只是和有产阶级打交道，而是经常到工人栖身的污秽陋巷中去，亲身观察工人们的艰难和斗争，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正象他自己以后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写的：“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酒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

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①

恩格斯在英国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出席了许多次工人的集会、宪章派的会议和群众大会，同宪章派的左翼领袖乔·哈尼等建立了联系，并为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写稿。同时，恩格斯还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建立了联系，并在他们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上向英国工人介绍了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哲学。在英国，恩格斯还结识了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卡尔·沙佩尔（约1812——1870年）、亨利希·鲍威尔及约瑟夫·莫尔（1812——1849年）等人。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恩格斯加深对无产阶级的了解，所以列宁说：“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②

这时期，恩格斯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他研究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阅读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魏特林等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他研究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阅读了有关这方面的各种著作和官方文件。

寓居英国期间，是恩格斯世界观转变和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时期，他写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其中有发表在《莱茵报》上的《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伦敦来信》等，在这些论著中，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页。

②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全集》第1卷，第36页。

他评述了正在英国展开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揭示了英国各政党的阶级性，分析了英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指出无产阶级是实现英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的社会力量。他差不多和马克思同时，揭示了经济生活是政治关系中的决定因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他从研究英国产业革命入手，考察了英国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问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①的思想。

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十分鲜明的唯物史观的论点分析经济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从社会主义观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揭露了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商业危机等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政治经济矛盾的根源，进而指出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②奠定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奠定了从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以上关于唯物主义社会观，关于消灭私有制、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等一系列重要观点的形成，表明恩格斯在英国期间，最终地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列宁说：“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③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页。

②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

③ 列宁：《佛里德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居住在不同的国度里，分别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科学研究，参加了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他们几乎同时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许多一致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为他们两人合作、共同制定完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立场转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于他们深入社会、密切联系工人群众，他们的整个思想发展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是在现实的具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是在批判地克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总之，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立场的转变，更不可能产生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发展过程对于唯心主义先验论者所鼓吹的唯心的天才谬论，是极有力的驳斥。唯心的天才论的贩卖者，表面上是在歌颂领袖，实际上却是把领袖与广大人民隔离开来，否认了革命领袖的伟大革命实践，否认了革命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从而达到其以唯心的天才论为理论依据，妄想把他们那一小撮野心家打扮成天才，进而篡党、篡政、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然而，伟大领袖是来自人民群众，来自革命实践，是适应着伟大时代而诞生的，唯心的天才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欺人之谈、无耻谎言！

① 毛主席：《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伟大友谊，开始了他们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行斗争的伟大事业。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①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并加以革命改造和发展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国哲学中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也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合理部分；从英国政治经济学中吸取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中利用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某些基本特征的推想和对资本主义的勇敢批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简单地吸取他们的思想成果，而是从根本上加以革命的改造，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中最伟大的发现是创立了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中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彻底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提出剩余价值学说。由于有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就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象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臆造出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去劝导资本主义改善工人的处境，或者策划密谋，用奇袭方式一举击败资本主义，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剩余价值学说打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家也象奴隶主和封建主一样靠占有他人的无偿劳动发财致富，只是形式不同罢了。资本家的财富来自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剥削。这些财富不仅反过来被用来压迫工人，而且压迫农民，使他们破产。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同时也造成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合的伟大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把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口中的抽象说教，变成了亿万劳动人民为消灭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事业。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①作为无产阶级革命

①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19页

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从它开始产生时候起，就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流派作斗争的过程。

19世纪40年代，西欧正处在革命风暴的前夜，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一方面从各种斗争中不断显示出自己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即将来临的革命形势面前，又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以便进一步组织起来，并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但是，在德国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过去在反封建统治斗争中起过革命作用的青年黑格尔派，这时已经蜕化。他们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对待贫困现象，社会革命等重大问题，否认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伟大作用。而那些自称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散布阶级和平思想，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一种与无产阶级毫无联系的超阶级的理论。这些思潮的泛滥，既障碍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也阻碍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法国，由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也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严重障碍。针对这种情况，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①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还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阐述，创立了马克思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3页。

主义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简称《神圣家族》，于1845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对青年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并进而清算黑格尔本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在这一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著名原理，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奠定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斗争的焦点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青年黑格尔派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潮，他们虽然反对黑格尔正统派，但用所谓“无限的自我意识”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实际上仍站在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立场。他们轻视群众，反对革命斗争，认为知识分子是历史的支配者，主张用所谓“纯批评”的方法来改革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装扮成高深莫测的“哲学领袖”，污蔑人民群众为“乌合之众”，认为只有象他们那些“有教养的”人物才能创造历史的反动英雄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人们生产活动的结果，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英雄”，而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在历史向前推进时，越来越广大的人民群众将成为自觉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和利益的根本对立，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够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①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②马克思恩格斯还在《神圣家族》中，概述了西欧哲学中唯物主义的发展，并指出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准备出版《神圣家族》的时候，恩格斯回到巴门，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义正辞严的控诉书。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到的大量材料，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阐明形成工业无产阶级的工业革命的全部奥秘。他揭示英国各政党的阶级性，论证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他认为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已从自发阶段进到有组织阶段。恩格斯还指出，正是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推动它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总结了宪章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原理：工人运动必须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当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后，立即转入了亲自组织工人运动，积极向工人运动灌输科学社会主义，为组织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而从事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工作。特别是1845年1月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以后，

（当时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下令驱逐马克思，马克思被迫到了比利时）他和各国社会主义者及革命家建立了广泛的通讯联系，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时，他们面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面临着：“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①“真正社会主义”和德国思辨哲学②的又一种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制造和散布混乱，严重地干扰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所以，揭露这些思想的反动实质，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成了当务之急。

马克思恩格斯及时地粉碎了这帮反动分子的进攻，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斗争成果，主要表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中。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大约是马克思1845年春到布鲁塞尔以后的作品。1888年才被恩格斯发现并略事修饰后第一次发表。恩格斯认为，这个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③在这个文件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即实践性。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轻视革命实践的直观唯物主义，强调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此外，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地、非

① 参见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页。

② 思辨哲学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企图从概念中推出实在，使客观世界的发展服从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唯心主义哲学。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④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历史地考察人，指出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样，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应用来理解人类社会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间合作的一部巨著，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说到这本书时，曾经指出，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阐述与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观点不同的观点，同时也是清算他与恩格斯两人过去的哲学信仰。恩格斯指出，这种与德国思辨唯心主义不同的观点，主要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所以，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对于黑格尔及其门徒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了彻底的批判，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揭露当时在德国十分流行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质，从而详细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的唯物主义原理，第一次阐述了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概况，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②马克思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恩格斯指出，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夺取政权，然后才能把自己和全体劳动群众从一切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还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描绘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轮廓。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系统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新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巩固的科学理论基础。

1847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则是为了反击蒲鲁东的进攻而发表的。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做过排字工人。1840年他因发表《什么是财产？》而享有盛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什么是财产？》这本书无疑是蒲鲁东最好的著作。同时也指出这本书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批判社会，而且只是从法权方面而不是从经济方面来揭露资本主义，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①但是，由于蒲鲁东说出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就是盗窃”，而且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在小生产者占优势的法国工人运动中，颇具影响。1846年春，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之初，曾希望蒲鲁东担任通讯委员会驻法通讯员的工作，即希望通过他建立与法国工人运动的联系。但是蒲鲁东在5月中旬回信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说：“我认为，为了争取胜利根本用不着这样，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

^① 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

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在目下只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据我看来，用火把私有制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从而表现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而且不久以后，他又出版了《贫困的哲学》，完成了他所谓的“使财富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富”的工作，从理论上完成了对他那套反动幻想的论证工作。这套反动幻想不仅对法国工人运动有着严重的危害，而且它还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魏特林的空想主义等勾结起来，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欧洲工人运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还亲自到了巴黎，去和这些反动思想作斗争。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利用广泛的通讯联系对蒲鲁东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行了大量的揭发批判。不过对蒲鲁东主义的系统批判是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体现的。1880年马克思在谈到这一批判时说，当时所以要反击蒲鲁东的进攻，是“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①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不仅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且唯物主义地

① 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

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阐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斥责蒲鲁东的形而上学。在蒲鲁东看来，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历史永远在向前发展，所谓“永恒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马克思还揭穿了蒲鲁东想用调和矛盾，用对立的调和来代替对立的斗争的谬论，指出对立的斗争形成辩证的运动。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并揭示出作为新社会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全世界历史使命。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经济范畴，拟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货币、工资、利润、地租等学说的初步原理。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否认劳动力是商品并具有价值的谬论时指出：“劳动（指“劳动力”而言，当时马克思尚未使用“劳动力”这一概念——引者）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①马克思认为，指出劳动（劳动力）是商品这一事实，就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②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具有价值这一思想，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学说所提出的初步原理，在1847年下半年马克思给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讲演，以后用《雇佣劳动与资本》为名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揭示了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它的存在和增殖是以

^{①②}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4页。

剥削无产阶级为前提的，资本家购买和支配劳动力，“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①这样就进一步发展了剩余价值学说，清楚地揭示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如晴天霹雳，打中了要害”^②，使整个政治经济学说发生革命，是给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把钥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综上所述，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战斗中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完整的世界观，并用以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原始社会以外，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又是每个经济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一切私有制社会一样，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也有它自身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它必然为更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而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这就使社会主义学说不再是某些“天才”人物头脑中的偶然发现，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两大对抗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由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的必然性。所以，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的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③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5页。

②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编者序，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18页。

③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这就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形成和创立。

1847年底，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而制定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同时也对党的纲领和策略首次作了全面的阐述。《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

第三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一、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西欧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恩格斯写道：“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他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为此，他们在制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教育工人群众，和当时存在的各种工人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争取把这些组织改造成为受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导的、革命的工人政党。

^①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59页。

关于建党的方针，马克思恩格斯在加强同工人政治组织建立联系的过程中，不仅重视从组织上把它们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政党；而且还特别重视通过这些组织，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作斗争，教育和争取工人群众及其领导者，使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成为革命政党的指导思想。所以，整个建党过程，也就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是革命的组织原则同宗派主义的组织原则的斗争过程，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在建党步骤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不是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而是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团体，通过书面讨论问题和定期的通讯联系，以便为建党作好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建立经常联系，了解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情况，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批判错误观点，逐步统一认识，以便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下，把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选出马克思恩格斯和日采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个人建立联系。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活动的结果，建立了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广泛的通讯联系，把英、法、德、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如德国的威廉·沃尔弗、约瑟夫·魏德迈、斐迪南·沃尔弗以及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沙佩尔、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24页。

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比利时的菲利浦·日果等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通过宣传教育、讨论问题和对错误问题的批判,加深了他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这些人成为建党的重要骨干。

通过通讯委员会对各国社会主义团体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造正义者同盟上面。

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836年,最初只是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成员大多数是手工业者。它的指导思想是空想的、平均的共产主义,它的口号是阶级观点极为模糊的“人人皆兄弟”。它的宣言写道:“我们希望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希望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得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希望大家共同承受社会的重负、苦难、欢乐、喜悦……为此目的,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同盟。”^①它企图用密谋的手段和发动少数人起义的办法来达到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目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宣传性、半密谋性的团体,与当时法国革命家布朗基所领导的四季社有密切联系,事实上等于四季社的德国人分部。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在巴黎领导了一次没有成功的起义。正义者同盟也参加了,遭到共同的失败。“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和鲍威尔被捕,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沙佩尔和鲍威尔到了伦敦,又把“同盟”恢复起来,随后在巴黎、瑞士和德国都建立了支部。

“同盟”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伦敦以后,“同盟”的活动

^① 转引自日梅霍夫编《国际工会运动史教材》第1册,工人出版社64年版第1956页。

范围扩大，在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相继建立了支部，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工人组织。这是其他工人组织所不具备的重要条件。而且部分盟员和领导者吸取巴黎起义失败的教训，已停止对巴黎密谋活动者的依赖性；强大的英国工人运动，也促使“同盟”领导人逐渐抛弃手工业者的狭隘性。这些情况使得他们有可能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但是，“同盟”在思想上是混乱的。最初占统治地位的是魏特林派。1844年之后，又有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传入，蒲鲁东的阶段调和思想，对“同盟”也有相当影响。因此，必须同这些流派作斗争，以便把“正义者同盟”引上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改造“同盟”进行了十分艰巨的工作。他们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了解“同盟”内部情况，并曾先后向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的工人教育协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过《雇佣劳动与资本》、《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问题》、《波兰问题》等报告，帮助工人群众和“同盟”领导人注意研究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参加实际斗争，以便逐步摆脱空想共产主义的影响。同时，通过书信、报刊和会议等多种形式，批判错误思想，教育和争取那些进步的盟员。

和魏特林作斗争，是改造“同盟”的第一步。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生于贫苦家庭，当过裁缝，以后游历欧洲各国，参加工人运动，从事理论著述。1835年到巴黎，1837年加入正义者同盟。他在1838年发表的第一部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1842年发表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等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早期的观点。一方面，他以辛辣尖刻的笔调，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认为

“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①另一方面，他主张实行“共有共享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必须“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②这种平等观点是他的理论基础。此外，他对这种“平均共产主义”社会还作了许多主观的设计。他的学说，对于德国初期的工人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学说反映了刚刚破产落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手工业者的情绪。所以，很快就被正义者同盟接受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魏特林的主要缺点是：在理论方面，他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规律，因此他所理想的“共有共享制社会”必然是空想的，在实践方面，他不是引导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斗争，而是进行兴办集体食堂等空想主义的试验，在策略方面，魏特林不是依靠无产阶级，而是依靠小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并且主张依靠少数人暴动，立刻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德国无产阶级支持当时的民主革命。马克思认为，如果按照魏特林这种理论和策略办事，必然会把工人运动引向毁灭的道路。

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寄以很大希望，吸收他参加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十分耐心地帮助他，极力争取把他提高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水平上来。但魏特林却以“伟大人物”自居，并在通讯委员会内坚持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在1846年3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马克思对魏特林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可是他仍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同年5月

①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3页。

② 同上第298页。

11日，当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对“真正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在美国的有害行动进行原则性声讨时，魏特林竟出而为之辩护。可见如果继续同魏特林合作，必然有害于工人运动，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同他决裂，并把这次决裂通知各地通讯委员会，号召他们同魏特林及其拥护者作斗争。正义者同盟伦敦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巴黎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和在德国的魏德迈等人，都表示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战胜了了在正义者同盟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批判“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真正社会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44年搞起来的。后来在1845—1848年间变成了散布在德国的一种真正的流行病，并且传染到国外的德国侨民。“真正社会主义”是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同蒲鲁东的空想计划杂拌起来的東西。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鼓吹阶级和平，用超阶级的情爱和人道来代替革命的阶级斗争，力求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消灭贫困，保存小生产者的地位。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海克曼·克利盖在美国进行宣传，说如果在北美划出14亿英亩土地，无偿分给贫困者，在这些土地上就将建立起第一批“充满天国的爱的村镇”，“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

1846年5月，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了克利盖的问题，并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的《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克利盖之所以必需反对，是因为他把共产主义，即无产阶级关于用革命方式改造社会的学说，改变为关于爱的胡言乱语，这种梦呓“大大损害了共

产主义政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①这种荒诞的宣传，“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无情地抨击了克利盖宣扬的似乎把贫穷的无产者变为小私有者就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谬论，指出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克利盖的观点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而只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处的小资产者罢了。反“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反克利盖的通告》的传播，终于使“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③

反克利盖斗争的胜利，还远没有清除“真正社会主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的影响，尤其是巴黎各小组受到“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格律恩的影响更为严重，而巴黎又是正义者同盟的主要据点之一。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极为重视争取巴黎的盟员，于是决定派恩格斯去巴黎进行这一工作。当时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实行自由、平等的经济改良的蒲鲁东主义，在巴黎也颇为猖獗。这正好与格律恩所主张非暴力的“为人类谋幸福”的博爱思想臭气相投，格律恩大肆宣扬蒲鲁东主义。因此，在巴黎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1846年8月，恩格斯到达巴黎后，参加了巴黎正义者同盟的组织活动。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向工人讲解德国的历史和现状，以提高工人觉悟，并在工人集会上批判格律恩及其追随者。有一次辩论继续了三个夜晚，主要问题是证明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③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4页。

暴力革命的必要，并揭露从蒲鲁东的“和平药方”中吸取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市侩性质。为了不被“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为“人类谋幸福”的虚伪口号所歪曲，恩格斯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共产主义下了一极简单的定义：“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是：一、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二、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点，三、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①辩论的结果，会议以13票对2票，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定义。这表明在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战胜了格律恩的“真正社会主义”。斗争胜利以后，在巴黎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小组。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教育的结果，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已摒弃其它流派的思想，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且着手改组“同盟”。1847年春，约瑟夫·莫尔遵照正义者同盟的决定，携带由“同盟”各领导人签署的正式委托书，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改组“同盟”，并声明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正确，表示“同盟”将摆脱陈旧的观点和宗派主义的密谋策略，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此以前，“同盟”曾数次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但由于它当时还保持错误的观点和宗派主义的组织原则，都被他们拒绝了。现在经过巨大的工作，“同盟”有了根本的转变，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欣然同意参加改组“同盟”，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

①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4页。

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了正义者同盟的改组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新的章程。马克思由于经济困难没有出席，“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派出马克思的战友威廉·沃尔弗为代表，恩格斯则代表巴黎支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会前的提议，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从此，这个口号就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战斗口号。

在大会上，由恩格斯和沃尔弗两个主要起草人所拟定的新章程，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第一个重要文献。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①这表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已成为“同盟”的指导思想。章程还规定了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条件，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第一次明确的规定。章程其他条文都贯串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而就铲除了从前那种组织上的宗派性和阴谋传统的方式。此外，大会通过了开除魏特林分子出盟的决定，选举了中央机构的成员，并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共产主义杂志》。

1847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工人教育协会。同时在他们努力工作下，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改变成了“同盟”机关报。9月又成立了国际民主协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会。通过这些公开的、群众性的组织，教育工人和革命群众，并把其中最积极、最先进的分子吸收到“同盟”中来。由于这一系列巨大的宣传教育工作的结果，召开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统一的科学纲领的时机已臻成熟。

1947年11月底到12月中，在伦敦举行了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被选为布鲁塞尔和巴黎“同盟”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马克思恩格斯捍卫并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经过十多天的激烈争论，大会不仅最后批准了上次大会所草拟的新章程，并且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两人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草拟“同盟”的纲领，作为党的宣言公布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二、《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 的第一个战斗纲领

一八四八年二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①“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于他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了这使命就是首先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宣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最完整、最系统的阐述。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要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贯串《宣言》全书的一条红线，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宣言》第一章第一句就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有时隐蔽，有时公开，但它一直不断地在进行，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靠阶级斗争来推动的，因为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的改造。在奴隶社会，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正是这个斗争使奴隶制度覆亡了。在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也正是这个斗争把封建社会摧毁了。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新特点，

“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贯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立的阶级及阶级斗争形式不同，它的斗争结局，也与先前各个历史时期根本不同。《宣言》指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②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发展为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其最终结局将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是理解一切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线索。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们必须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识别一切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二）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就是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②同上第260页

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如同以前一切社会一样，不是永恒的，也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经历了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主要阶段。随着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逐步战胜封建主而取得统治地位。由于经济实力的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不断增长，最后它推翻了封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建立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扫除了封建关系，从而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在它的每一个进步作用的背面，都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它撕破了封建的温情脉脉的外衣，把一切都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用公开无耻的剥削代替隐蔽的剥削，从而使两个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明朗化和尖锐化了；它发展了生产力，但是由于它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加重了劳动群众的贫困，使大量商品无处销售，它建立了世界市场，却加深了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创立了现代化的大城市，但又加剧了城乡的对立。

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产品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个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瘟疫”，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了，说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

资产阶级自己了。”①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消灭经济危机，要消灭经济危机，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②这是符合社会生产发展规律的。因为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废除私有制，而代之以与它相适应的共产主义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刚刚暴露出来，资本主义还在上升发展，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也正在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但是《宣言》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今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已经日趋崩溃。一切美化帝国主义，抹煞帝国主义固有的尖锐矛盾，夸大帝国主义力量，妄图挽救行将灭亡的帝国主义制度，以及处心积虑地幻想借助帝国主义的支持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行径，都是不能得逞的，结果只能落得可悲的下场！

（三）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②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页。

说，这是“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①

为什么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落到无产阶级的身上呢？这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地位和阶级特性决定的。

《宣言》指出：

1、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是大工业的产物，和先进的经济形式——大机器工业相联系，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性；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而其余的阶级都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②无产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是一切被剥削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它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2、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私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压迫最深，经济地位最低下，所以它最仇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因为无产阶级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就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宣言》写道，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而他们“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③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3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262页。

③ 同上第285—286页。

3、无产阶级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它只有彻底地消灭一切私有制度和压迫制度，解放全体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自己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与其它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无产阶级同其它劳动人民不但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而且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时只有无产阶级才最能代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无产阶级就能够把一切进步力量，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他们进行彻底的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压迫制度的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并把斗争引导到最终的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

无产阶级怎样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总结了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指出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法调和的，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在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和统治必然运用自己手里的一切武器来对付无产阶级，特别是运用国家政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面对着资产阶级的强力镇压，无产阶级仅靠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显然是无济于事的。这样，阶级斗争必然要发展为暴力的革命。《宣言》写道：“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瞒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②《宣言》进一步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③暴力革命思想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根本思想。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思想。

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既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科学的概念，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像一条红线贯串在整个《宣言》中。《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④《宣言》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要利用自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② 同上第263页。

^③ 同上第285页。

^④ 同上第272页。

政权一步一步地剥夺资产阶级，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以便迅速发展生产力。《宣言》对无产阶级国家下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①

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和阶级统治。而只有“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②无产阶级专政才会逐步消亡。

这样，《宣言》就全面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从而给了战斗的无产阶级以锐利的武器。

（五）共产主义政党是实现无产阶级全世界历史使命的领导力量

《共产党宣言》中专门论述了党的性质、特点、任务和策略原则，提供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得政权，也不能改造社会。

因为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才能够作为独立的统一的阶级而行动；才能够自觉地去冲击资本主义；才能够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把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集合到自己周围，战胜旧世界而创立无产阶级的新社会。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②同上第273页。

自觉代表者，它没有任何与整个阶级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在当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一些工人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情况下，共产党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①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②这就是说，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战斗，把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

共产党的理论，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在资产阶级看来，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人类的一切。对资产阶级这些胡言乱语，《宣言》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刻地分析批判，指出资产阶级是用他们本阶级的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对待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他们的阶级偏见使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永恒的，把私有制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种观念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改变”。①因此，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必须破除。所以，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成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共产党人，必须做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②一个是同私有制关系最彻底决裂，另一个是同私有观念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领导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来实现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把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连同它们的反动的剥削思想彻底埋葬，走向共产主义。

《宣言》还阐述了共产党的策略原则。《宣言》写道：“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这就是说共产党在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斗争中，必须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未来。《宣言》在谈到对待法国、德国、瑞士和波兰等国的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时，根据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实际情况，从发展革命的观点出发，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应采取灵活的策略。共产党人应该支持瑞士的激进党人，但对于这个政党的不同派别应区别对待。“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④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党的原则，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0页。

②同上第271页。

③同上第284页。

④同上第278页。

本问题，都要坚持暴力革命。《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①共产党人要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同他们一道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②决不放弃对各式各样同盟者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必须坚决地同他们划清界限，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宣言》还着重谈到无产阶级在德国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制的斗争，并积极准备在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之后，不使革命停顿下来，立即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宣言》写道：“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③这包含着由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除了上述内容外，《宣言》还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流派的谬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叫嚣。

《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发出伟大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已成为百多年来国际无产阶级最响亮的战斗口号！

斯大林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④《共产党宣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主义政党的雏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西欧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开端。从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亿万劳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④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22页。

动群众奋斗的目标。《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多年，“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宣言》的基本思想指导下，正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的胜利。

第四节 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马克思 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发展

一、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

就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时刻，欧洲大陆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意志三月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法、德两国革命的鼓舞和推动下，东南欧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几乎所有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相继爆发了革命、起义和示威运动。革命风暴席卷了从巴黎到布达佩斯，从柏林到巴勒莫的广大地区。巴黎工人六月起义把1848年革命推到了顶峰。

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面临的任務不尽相同：有的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如德国，有的要求铲除封建残余，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如法国，有的是争取普选权，改革选举制度，如英国，有的是反对民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如匈牙利、波兰、捷克等，有的是要求消灭国家的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

家，如意大利。但就其客观历史内容来说，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即消灭封建制度，消除异族压迫，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列宁指出：“1793年和1848年，无论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客观地提到日程上来的。‘真正的民族’纲领，即当时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民族纲领，同这种客观的历史形势是相适应的，……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的战争相对立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①

1848年革命，较之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历史的特点。因为它是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进入机器生产的阶段上，一方面人民大众和封建势力的矛盾尚未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西欧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这次革命中的主导力量。而欧洲的资产阶级当他们想去进行反封建的革命时，却害怕站在背后的生气勃勃的欧洲无产阶级，他们革命性萎缩了，到处背叛革命，甚至与反动势力结成联盟，反对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表现软弱动摇，农民还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欺骗。

1848年欧洲革命的主要前提，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急剧恶化。1845—1846年，欧洲发生农业灾荒，地主资本家趁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加强对农民的压榨，1847年由英国开始的工商业和财政危机，蔓延到整个欧洲，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广大劳苦大众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而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却日甚一日。阶级矛盾迅速激化。1847年

^①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6页。

以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生工人罢工和人民的反抗运动。一些国家的中小资产阶级反政府的情绪也加强了。其中法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尖锐激烈，所以法国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3日的决议》中说：“目前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

①1848年法国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给予了整个欧洲革命进程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

1830—1848年统治法国的是所谓七月王朝。七月王朝只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一个集团的利益，即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资本主义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七月王朝是金融贵族专政。它的代表人物是国王路易·菲力普和内阁首脑基佐。

七月王朝规定很高的选举资格，3600万居民中只有20万人有选举权。生产和经营畅销商品的专利权完全分给金融贵族，劳动人民遭受税收的重压，人民运动受到残酷镇压。因此，七月王朝不仅遭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痛恨和反对，也引起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攻击。

1848年初，法国社会各阶级开始行动起来了。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共和派，只要求基佐政府降低选举资格，让自己参加政府，以及把王朝改为共和国，他们反对任何别的社会改革。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拥护普选权，承认有必要实行某些社会改革。资产阶级在全国各地以“宴会”为名，举行群众性政治集会，鼓吹革新运动。基佐政府则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3日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86页。

摆在法国革命面前的任务，就是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使受金融贵族独占统治阻碍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月下旬，政府取缔了资产阶级的“宴会”，禁止政治集会和游行，准备使用武力，资产阶级屈服，巴黎的工人和广大群众却置之不理。2月22日，巴黎工人、学生、市民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打倒基佐，革命万岁！”的口号。次日，示威发展为武装起义，革命群众同政府军警展开激烈的巷战。军队开始动摇。国王撤了基佐的职，提出组织新内阁的谈判，资产阶级准备妥协。24日工人高呼“打倒路易·菲力普”的口号冲进王宫，国王逃往英国，起义人民把国王宝座烧掉了，七月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获得胜利。

巴黎的武装工人是二月革命的主力。他们原想争得一个不仅能给人民政治自由，而且可以使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剥削的“社会共和国”。但是，当时“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①所以“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②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对国家政权的决定性作用缺乏了解，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轻易地窃取了。

新成立的临时政府11名成员中，7人属共和派（拉马丁、阿拉贾、杜邦等），两人属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和弗罗孔），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其他两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柏。法国工人视后两人为自己的代表。其实路易·勃朗（1811—1882年）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使劳动者遭受严重剥削和贫困的根本原因。他主张由国家成立生产协会和社会工厂，借助国家贷款，根据生产协会和社会工厂的协议进行生产，逐步排挤掉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他鼓吹劳资合作，一切改良只有通过说服和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他在临时政府中完全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对革命起了极其有害的作用。

临时政府表面上是参加革命各阶级的联合，实际上资产阶级的代表垄断了一切要职。临时政府一开始就表现了敌对无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利用这个政权为巩固其统治而斗争。但是迫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还掌握着武装，阶级力量的对比对资产阶级极为不利，于是狡猾的资产阶级乃施展了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方面，资产阶级大肆玩弄政治欺骗手段，以表面的妥协让步和虚伪的口号来掩饰临时政府的反革命阴谋，借以麻痹无产阶级，争取时间。例如，在手执武器的工人的逼迫下，宣布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废除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宣布实行普选权，保证工人有“劳动权”，并缩短工时，根据工人提出“组织劳动”、成立劳动部的要求，设立了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常设委员会（即卢森堡委员会）等等。但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并没有识破资产阶级的欺骗阴谋，而是“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表示“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①“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摆

卫自己的利益”。②就在无产阶级为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假让步所陶醉，沉浸在普遍的亲睦和欢乐的气氛中的时候，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却下定决心要镇压工人，并正在施展着另一方面恶毒的手段：聚集力量、准备暴力，千方百计地孤立和打击无产阶级，以便时机一到便向无产阶级开刀。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资产阶级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条战线上加紧进攻。在军事上，资产阶级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掌握反革命武装列为首要任务。它通过改组国民自卫军解除了工人武装，随后又招募大批流氓无产者组成了24,000人的别动队，作为它的反动支柱。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力图破坏社会主义声誉，离间工农关系，孤立无产阶级。它纠集反动势力，充实官僚机构，大量起用旧时反动官僚，并借废除死刑为名，使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出笼。它假借实现工人“劳动权”的要求和实现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计划为名，设立了“国家工场”，收容了10万名失业工人，把他们按半军事组织编制起来，从事植树、挖土一类非生产性劳动，每个工作日发给两个法郎，而且劳动组织故意搞得很坏。临时政府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控制大量失业工人，防止工人革命行动；另一是向工人和广大群众恶意宣传，丑化社会主义，并把无产阶级分割成两部分。临时政府还以维持国家工场为名，把主要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负担的直接税提高45%，

① 引见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尔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52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

即一法郎税款增加45生丁附加税（实际上增加的税收都用来供养官吏、警察和别动队），煽起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于是在受欺骗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心目中，巴黎工人成为专靠他们出钱供养的“游手闲汉”，资产阶级用挑拨离间的手法，使无产阶级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陷于孤立。“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①至此，资产阶级公开摆出狰狞面目，采用挑衅策略，阴谋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中。4月间资产阶级在卢昂城残酷镇压工人起义，预示着现代社会两大阶级的搏斗已日益临近。

在法国二月革命影响下，德国爆发了三月革命。1848年2月底3月初，在临近法国的南部诸邦如巴登、黑森、符腾堡、巴伐利亚首先爆发人民的革命运动。3月13日，奥地利首府维也纳爆发起义，推翻反动政府，首相梅特涅男扮女装，仓皇逃跑。帝国皇帝被迫宣布改组内阁，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订宪法。在此同时，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也发动起义，同军队展开英勇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普鲁士国家的支柱，军队开始不稳，有的转到起义者方面来。普王请求停战，并把军队撤出柏林。资产阶级依靠人民起义参与了政权。德意志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莱茵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康普豪森和汉萨曼，接受普王的委任组织内阁。这个内阁的唯一任务就是阻止革命的继续进行，尽力保护普鲁士王国的国家机器。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页。

普、奥和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胜利，本应解决德意志人民最重要的切身问题：创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消灭封建压迫。但是革命并未把封建专制主义消灭，旧的国家机器还原封保留下来。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继续发展，赶快把革命从街头抬进议会里去。1848年5月18日，全德意志选举出来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幕。573名议员中，没有一个工人或贫农。法兰克福议会不去组织群众，不着手解决急迫的革命任务，却延误革命良机，整天吵吵嚷嚷，清谈空辩，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老太婆议会。”议员们围绕着宪法的第一句话，就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恩格斯揭露道：“这个议会自称是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腐败的政客在全德国的眼前表现他们全部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最轻微的人民运动也怀着恐惧，其程度超过对于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的恐惧。”^①所以德意志反革命在叛卖的德意志资产阶级的掩护下，就能从最初的惊恐中苏醒过来并转入反攻。

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推动了东南欧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匈牙利和捷克当时处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奴役下，波兰则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匈牙利、捷克和波兰人民不仅受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同时受到外国军警制度的血腥统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非常尖锐。摆在他们面前的革命任务是争取

^①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8页。

民族独立，消灭封建制度。

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爆发起义，革命很快席卷匈牙利其他地区。4月匈牙利成立独立政府。但政府和议会都为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占据，它们内部有分歧，致使革命停滞下来。反动贵族甚至同俄、奥政府勾结，联合击败了独立政府。

1848年3月17日，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工人举行罢工，农民随之而起，要求废除封建义务。奥地利政府被迫颁布免除劳役法令，允许捷克成立责任内阁和实现语言平等。与此同时，自由资产阶级打着泛斯拉夫主义旗帜，极力阻挠捷克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848年3月，波兰人民举行示威，要求武装人民，实行政治自由和民族平等以及恢复1772年前的疆界。在人民压力下，普鲁士政府被迫作了某些让步，但不久就撕毁协议，并进军镇压。5月波兰民族起义失败了。

到1848年5月，欧洲革命由于资产阶级日益转向反革命，反动势力嚣张起来，开始转入反扑，从而引起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决战。

1848年5月4日法国制宪议会开幕，标志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公开进攻的开始。临时政府解散了，新选出的5人执行委员会（新政府）由资产阶级独占。新政府对外巴结俄、奥统治者，支持他们镇压波兰和奥地利的革命运动，对内开始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北非人民的刽子手、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卡芬雅克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他把大量反革命军队调进巴黎。卢森堡委员会被解散了，革命俱乐部被封禁。无产阶级的优秀领袖先后被资产阶级投入监狱。6月22日，执行委员

会宣布解散国家工场的命令。这就意味着11万3千名工人将被抛到街头。形势已发展到“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

巴黎4万多名极端缺少武器的工人，在建立“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的口号鼓舞下，同20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进行了5天的英勇不屈的浴血奋战，最后才被血腥地镇压下去。随之而来的是陆军部长卡芬雅克的野蛮屠杀和疯狂迫害。有一万一千多工人被屠杀，二万五千多人被处监禁、流放和各种苦役。这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极端残酷的反革命本性。恩格斯写道：1848年“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②但是，历史证明任何屠杀和迫害都消灭不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更阻止不了革命的爆发。

六月起义的失败，是由于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和明确的战斗纲领，没有经费和缺少武器、实力对比过分悬殊，而且无产阶级是处在没有农民支持的孤立无援地位。

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首先，起义“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性质”③“是为保存或消灭资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②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7页。

③ 恩格斯，《6月23日事件的详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81页。

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其次，六月起义揭穿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阶级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六月起义血的教训，使工人们认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并且开始认识到：“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②再者，六月起义证明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6月22日夜，当起义工人筑起街垒竖起红旗准备战斗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竭力谴责，并要工人“立即放下武器”，工人看清了这个叛徒的嘴脸，坚定地拿起武器，坚决斗争。

六月起义的失败，是1848年法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从此便开始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统治时期。首先，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矛头不仅对准无产阶级，而且打击了自己的盟友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二月革命人民所争得的少许权利全被取消，工人的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延期偿付债务的规定被废除，强制征收45生丁税。其次，在六月起义被镇压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独占统治。六月末，卡芬雅克被任命为国家的行政元首，组成清一色的共和派政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② 同上第417页。

府。资产阶级共和派企图通过立法的形式巩固自己的统治，于11月4日通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资产阶级企图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中央集权，来对付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基础极其薄弱。资产阶级镇压了六月起义，也就是击溃了二月革命的主要支柱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由于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强压榨而很快失去了他们的支持。这样，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去反对君主派势力的抬头。君主派活动频繁，力图恢复王政。

12月10日总统选举时，主要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血腥将军卡芬雅克，一个是君主派的候选人，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是一个卑不足道的政客，惯于看风使舵，招摇撞骗。他在竞选中一面用“红色幽灵”恫吓大资产阶级，表明他捍卫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决心”；一面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作出种种蛊惑性的“许诺”，标榜自己“代表”他们的利益。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产阶级希望复辟王政而支持波拿巴。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不满共和派的财政政策也支持波拿巴。广大农民不满共和国政策，他们缅怀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土地法，他们往往把大革命时期取得的成果和拿破仑一世联系起来，他们抱着天真的幻想把选票投给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于是出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外，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这就意味着政权开始转移到君主派手中，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灭亡的开始。

波拿巴上台后力图称帝。他一面搜罗流氓、骗子、无业游民，成立反动组织“十二月十日社”，到处展开笼络人心的欺骗宣传，一面大力扩充警察机构，加强自己的行政权力。他着重注意军权，用巨款收买军官和士兵，任用亲信为

巴黎卫戍司令。1851年12月1日深夜，波拿巴发动政变，调集七、八万名士兵占据巴黎各军事要点，逮捕所有反对他的议员，解散立法议会，并使自己的总统任期延长为十年。1852年12月2日，波拿巴称帝，第二共和国灭亡，代之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

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也成为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德意志封建反动势力转入总反攻。1848年7月，奥地利皇帝返回维也纳。奥地利军队血腥镇压捷克起义，9月又参加镇压意大利的人民起义。10月，奥皇下令集中反革命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德国各地不断爆发的起义，也先后遭到镇压。1848年12月6日，国王宣布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至此，封建贵族又完全恢复了他们的反动统治。1849年3月，奥地利宣布为君主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普鲁士国王为德国皇帝，这样就把各邦重新置于普鲁士的反动统治之下。

1849年8月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被镇压下去，这时欧洲革命基本失败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是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它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的影响。革命冲击了封建制度，使它再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了。特别是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经受了一次革命的教育和锻炼，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准备新的独立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也在这场革命中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证明它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唯一正确的革命学说，而这场革命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1848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和策略路线。“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就预见到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布鲁塞尔。那时，当地的共和派集团正在着手准备起义，打算推翻比利时的君主制度。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积极参加这一准备工作。3月初比利时政府逮捕了马克思并将他驱逐出境。在马克思被捕前数小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委员会曾由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授决决定：鉴于比利时警察迫害过于猖獗，必须把中央委员会会址迁到巴黎。3月5日，马克思到了巴黎，改组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担任主席，沙佩尔任秘书。恩格斯也被选为委员，他不久也来到巴黎。新的中央委员会把《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原则和策略路线加以具体化。

马克思、恩格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德意志。他们确认“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三月底，他们在巴黎制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德意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政治纲领。《要求》一开始就从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出发，规定德国无产阶级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为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保证革命的胜利以及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造措施：实行普选权，保证工人代表参加议会；建立人民武装，使军队同时成为劳动大军；彻底实行政教分离，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免费诉讼；官员薪金一律平等；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等等。这样就把国家的统一和民主任务结合起来了。《要求》中还提出了没收封建领地和其他封建财产归国家所有，并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把矿山、矿井、银行和一切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保证工人不致失业；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限制资本的增长等等措施。这样，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从《要求》的上述基本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注意的中心是国家政权问题。后来，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的要求时指出：这个政权“按内容来说，首先就是实行民主革命，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这正好就是革命民主专政。”^①

为了实现上述《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国际环境的特点，又拟定了革命的战略方针。

他们认为：真正的德国革命，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即一方面要推翻国内封建贵族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还要联合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俄国，因为它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力量还很薄弱，同封建阶级有密切的联系，加以又受英、法

^①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20页。

工人运动日益强大的影响，害怕无产阶级更甚于害怕封建主义，因而决定了它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在革命舞台上它只能扮演反革命的角色。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于经济上的落后性、分散性和政治上的动摇性，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无产阶级的引导和推动。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革命的领导权，揭露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变行为，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者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依靠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来完成革命任务。

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和在国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意志盟员都回到德意志。4月，马克思恩格斯到达莱茵河地区，选择工业、文化中心科伦市为革命活动据点。“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也迁到这里。1848年4—5月间，中央委员会在同各个地方支部建立联系和建立新支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把共产主义者同盟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今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发布同盟的指示主要通过报刊进行。马克思恩格斯积极筹办一个全国性的报纸来指导革命。1848年6月，他们主办的《新莱茵报》创刊，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和其他许多著名的同盟成员都参加了编辑部工作。《新莱茵报》是以“民主派机关报”的面貌出现。但是，它到处都显出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新莱茵报》展开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全力捍卫和贯彻马克思的政治纲领和路线。它在理论上大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团结农民的作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报纸同各国民派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指导各国工人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

争，并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共同反对欧洲的三大反动势力：沙皇俄国、资产阶级的英国和德意志帝国。可见，“《新莱茵报》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而且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

①《新莱茵报》是革命阵营的喉舌，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路线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还参加科伦民主协会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团结教育广大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恩格斯的策略路线大致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艰苦工作，而不做“沙漠中的布道者”。②革命运动的力量在于它的群众性，否则任何运动都是不能胜利的。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密谋式的活动，反对从国外组织所谓“革命义勇军”向德意志进军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即当时由新闻记者伯恩施太德和诗人赫尔维格领导的“德意志民主协会”，着手组织“德意志军团”，准备从法国出发，用武力向德国“输入一个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阻止了这种冒险计划，并劝说工人一个个地回到德国，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前共产党人必须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并且打起民主派左翼的旗号。这是德意志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看到，德意志无产阶级当时还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历

①《“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83页。

②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

史使命，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危险的敌人，但另一方面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它在革命的最初只能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先进的一翼即左翼的角色。因此，恩格斯写道：“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①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看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拒绝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把争取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当前的革命目标。在他们看来，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战场，要在这个战场上扫清一切封建的障碍，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单纯而清晰地突出出来。无产阶级将要在战场上认清自己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利用共和国所争得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充分发展壮大，组成自己的独立政党，并把革命的领导权争取到自己手中，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在革命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以及“工人兄

^①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

弟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蒂凡·波尔恩是右倾机会路线的代表。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而无产阶级的全部任务只是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使失业者就业，使工伤残废者得到救济。他反对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去争取革命领导权，结果把无产阶级置于无所作为的地位。“左”倾路线的代表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安德列阿斯·哥特沙克，他拒绝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拒绝同民主派结成联盟，而号召立刻建立“工人共和国”，另一方面，哥特沙克断言，只要通过选举，使工人代表当选为立法议员，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经过激烈的斗争，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由于他们的努力，柏林和科伦的工人组织开始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还被选为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策作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们揭露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在革命的第一天就投入了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希望由德意志各邦中的一个大邦奥地利的皇帝或者普鲁士的国王出来领导德国的统一，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马克思恩格斯抨击了这种反革命行为，向人民阐明了自己的纲领：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

马克思恩格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议会狂。这些民主派有一部分参加在三月革命后于法兰克福成立的全德议会，企图通过它来实现德国统一，另一部分参加在柏林的普鲁士国会，企图通过它来改造

普鲁士制度。他们热衷于议会的讨论，他们不管反动政府已经重新巩固起来，而以为自己这种讨论能扭转乾坤，他们害怕发动人民，但又怨恨人民不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助威”。马克思恩格斯教导人民，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人民专政，才能镇压反革命，才能现实广泛的民主改造。1848年8月末9月初，马克思亲自到维也纳，和当地工人组织和民主派组织建立联系。马克思号召奥地利的工人阶级和民主派对反革命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会议上作了报告，论述巴黎六月起义的意义及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道路。马克思的活动促进了维也纳的十日起义。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农民问题。1848年3月到12月以西里西亚为中心爆发了强大的农民运动。资产阶级既然同封建制度结成联盟，当然不会去解决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捍卫农民的利益，要求彻底地、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奴役。他们在1848年秋天派人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列宁写道：

“凡是愿意就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问题向马克思求教的人，都必须掌握马克思针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作的论断。”^①

1849年春，欧洲的革命处在最危急的时刻，《新莱茵报》的革命精神越来越猛烈，它号召人民用革命的恐怖来消灭反

^①列宁：《费·梅林论第二届杜马》，《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4页。

革命的恐怖。《新莱茵报》这种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使整个欧洲感到惊讶，因为当时在科伦有普鲁士反动派的 8 千驻军，而《新莱茵报》编辑室内只有 8 支步枪和 250 发子弹。5 月在南德和西德各邦掀起了革命的余波——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和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城乡劳动人民中展开鼓动工作，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武装，制造弹药支持起义地区。但是，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反革命势力乘机封禁《新莱茵报》，5 月 19 日《新莱茵报》停刊。马克思流亡到伦敦。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兹起义后于 7 月取道瑞士，到伦敦与马克思会合。他们积极准备革命力量，以便重新开展革命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前途作了估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方针。他们当时曾预料新的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

为了确定新的革命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在 1850 年 3 月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这一文件中，他们分析了德国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

同时，为了使无产阶级不再度充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把领导权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们立即着手整顿共产主义者同盟，重新改组《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吸收奥古斯特·维利希、康拉德、施拉姆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等参加《同盟》的工作。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整顿、改组《同盟》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于是他们在 1850 年 6 月起草的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能够对《同盟》组织的发展状况

和所取得的成就作出较详细的阐述。同时，它还对德国支部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同盟》组织的要求。文件最后号召全体盟员在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机加紧活动。

但是，预期的革命高潮，到1850年下半年尚未到来。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研究了近十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①于是，他们便决定改变策略，即由准备起义转变为长期积累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这一策略的转变在《同盟》中央委员会引起了分歧。维利希和沙佩尔受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极力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号召工人马上夺取政权。1850年9月15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同沙佩尔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沙佩尔集团不但毫无悔改，反而进行分裂活动，非法地自组“中央”，《同盟》中央遭到分裂。马克思根据决议，委托《同盟》科伦区域委员会组织新的中央，并通过决议将沙佩尔等人开除出去。1851年5月10日，由于科伦中央委员会的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普鲁士警察局就无耻地组织了所谓“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此后，《同盟》伦敦区部同欧洲大陆各国的联系即被切断，《同盟》实际已不存在。1852年11月17日，依照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告自动解散。

《同盟》从成立到解散仅仅五年多的时间，经受了革命斗争的严酷的考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留下永不磨灭的功绩。实践证明，《同盟》和过去一切狭隘的秘密宗派集体根本不同，它具有公开的，明确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全

^①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4页。

体劳动人民的革命纲领，有严密的组织原则和生活方式，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型，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①它是团结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形式，它为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树立了榜样，培养了干部。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总结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的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②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亲身参加1848年革命，而且不断地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1850—1852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一系列光辉不朽的著作，其中主要的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他们在这些著作中，无情地回击了反动派的污蔑烂言，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科学地总结了欧洲革命，主要是法、德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并着重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从而在理论上武装了无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原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①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页。

② 列宁：《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的进程时，以形象的比喻得出结论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①恩格斯说：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②革命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时指出：“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③资产阶级总是把群众运动限制在只对它本身有利的狭隘范围内，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它就一定进行反对和镇压。

恩格斯在分析小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时指出：这个阶级平时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一旦群众起来，它就惊恐万状、顾虑重重，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5页。

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根本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整个革命过程中都亲身投入火热的群众运动，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从理论上、策略上积极指导群众的伟大战斗，以最大的热情歌颂和支持群众的英勇行动。而且在事变之后，以冷静的科学态度，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引导群众循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作用的同时，还揭示了革命进程中阶级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恩格斯写道：“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①阶级矛盾的这种发展变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一客观规律，就会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基本力量

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在这次革命前夕，恩格斯在《1847年的运动》一文中分析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时，明确而肯定地指出：“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②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

^② 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11页。

这不仅明确表达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而且把这种联盟的形成视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所必须的基本力量。

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无产阶级只有取得对农民的领导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才有可能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因此，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重视农民这个同盟军。

在德国1848年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一时一刻也没有忽略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从未忽视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争取农民的斗争。但由于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不够，还没有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因而在1848年革命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马克思在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根据这个经验教训，马克思把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说：“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①又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

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

德国革命的经验，也同样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论述。如马克思在1856年4月1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强调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②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英明地提出了工农联盟的问题，而且分析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和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③这种共同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由此而决定的共同的革命要求，便是无产阶级能够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民贫困、破产的增长，“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④

为了更正确地认识农民，发动和领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对农民各阶层进行了科学分析，为无产阶级政党指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9页注1。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

了联合农民的正确阶级路线。恩格斯指出：“富裕的农民”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农业工人”则是农村中最积极的革命力量，能够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①

(三) 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用暴力彻底
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是一种暴力。马克思说：“如果我在演说中号召革命，那末我用不着再加上一句：‘你们要用暴力反抗官员’。”②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因为，统治阶级手中总是掌握有反革命的武装维护它的统治，当人民起来反对它时，反革命暴力就会对人民群众实行最残酷的无止境的屠杀。对这样的“一种暴力行动只能用另一种暴力行动来铲除。”③1848年革命时期的群众武装起义、人民革命战争、民族革命战争为暴力革命提供了最有力和最基本的形式。马克思把这些形式的暴力革命行动看作是对反革命暴力的最积极的反抗。当群众已经觉悟起来而受到反革命暴力的阻挠时，那就应当立即“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象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④因此，马克思

① 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八、小资产阶级一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7页。

② 马克思：《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0页。

③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87页。

④ 马克思：《艾希曼的命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页。

恩格斯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叛卖本质和小资产阶级的议会主义幻想。他们热情地支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指出了革命暴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年革命的经验，在国家问题上又进而作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倒退到第二帝国的具体原因和进程，考察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的特别是这次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家机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从而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旧的国家机器的根本态度。

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演进的全部历史过程表明：第一，曾经加速封建制度崩溃而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纯粹是镇压劳动人民的完全反动的国家了。不管它的统治形式如何，其实质都只是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勾结起来向劳动人民专政的工具，不能指望它会为无产阶级服务。当无产阶级要求解放的斗争威胁到资产阶级时，资产阶级就毫不犹豫地用武器，屠杀千百万工人来挽救它的反动统治。第二，过去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①为了

^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

加紧镇压革命，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在国家问题上应有根本的区别。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并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用暴力予以粉碎。马克思在1871年《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①既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就需要建立起自己新的国家机器。因而马克思提出了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②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可见，马克思关于以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强调说：“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③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一步作了精湛的经典式的论述。他说：“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③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3页。

的过渡……”。^①

马克思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精辟的论断，大大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四）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在1850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提出来的一个战斗口号。

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已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并不是以此为最终目的，还要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通过1848年革命，他们依据德国和法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切社会改良主义者对革命所抱的有限目的，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部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社会。”①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②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科学内容，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彻底性。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首先要求推翻封建统治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有利的条件。其次，无产阶级要在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的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③“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④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仅在取得政权之前要不断革命，在取得政权之后还要利用自己的政权继续不断革命。从革命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无产阶级将通过国家政权采取适应的形式，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只有这样分阶段的而又不断的从各个方面进行革命，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此外，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不仅要求在民族的或国家的范围内不断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要在国际范围内推进革命，达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所以，真正的不断革命论者，必然又是世界革命论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

①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392页。

③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④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活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不断革命的精神，就可以使无产阶级政党防止或克服蜕化变质的危险，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精力，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中，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最重要的成就。它是后来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新理论的基石之一。毛主席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又把它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848年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成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宝贵财产。列宁非常重视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充分估计到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1851年的历史经验所做出的各种理论总结。一百多年过去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经验总结的理论思想对我们具有深刻地指导意义。

第二章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伟大巴黎公社革命及其基本经验

第一节 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的建立

一、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

19世纪50—60年代，欧洲处在一个政治反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无产阶级队伍普遍壮大、工人运动从暂时的低潮转向新的高涨的时期。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英、法、德、意等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到处与封建贵族勾结起来，绞杀民主和革命。当时工人阶级的处境，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

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①

但是，在这一时期西欧北美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夺得了世界工业的霸权。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进展也很迅速，各国蒸气机的数量大大增加，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生产。1850年英、法、德、美四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煤产量为6730万吨，1860年达11950万吨，1870年则达18910万吨，这四国的铁产量，1850年为342万吨，1860年为612万吨，1870年则达1036万吨。世界铁路网的发展速度更快：1850年铁路总长为38568公里，1860年为108012公里，1870年则达209789公里。随之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系，他们经常从别国招募工人到本国做工，以此来破坏本国的工人运动。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扩大。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的产业工人已达874万人，手工业工人有11,235,000人，全部工业人口(连同家属)为54,624,000人。到1870年，城市人口在英国已占全国人口的57%。法国占了31%，美国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占21%。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使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多，而且还使无产阶级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恩格斯对此作过深刻的论述，“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

^①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

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①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工人群众的贫困程度并没有减轻。特别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导致了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在业工人工资水平降低，生活状况更趋恶化。这就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促进了工人运动走向高涨。

在1857年经济危机前后，欧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迹象。到60年代，欧美许多国家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欧亚许多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蓬勃发展起来了。主要的有：意大利和德国重新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美国人民反对南方奴隶主的南北战争（1861—1865），波兰人民争取独立的起义（1863），中国农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人民起义（1857—1859），等等。这一系列的国际政治事件更推动了无产阶级走向政治斗争。

在英国，50年代工会组织有所发展，同行业的各个工人团体逐步联合起来，成立了工会联合会。随着1857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工人运动又活跃起来。1859年7月，伦敦建筑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把劳动日缩减为9小时，得到了各行各业工人的积极支持。通过这次罢工增强了工人队伍的团结。1860年成立了各行各业职工联合的“伦敦职工会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木工联合会”、“全英矿工同盟”等组织，初步打破了地方行会形式和地方狭隘性。同时，工人群众开始

^①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页。

突破经济斗争的界限，积极参加了国际政治斗争。例如支持波兰独立，支持美国人民反对奴隶主的战争等等。在斗争中，工人们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性。

法国工人运动在反动年代曾遇到很大困难，但在1857年经济危机之后也开始复醒。60年代初，巴黎、马赛等地成立了一些互助会、1863年成立了细木工会、炼铁工人联合会。1864年，经过一系列罢工斗争，迫使波拿巴政府宣布废除禁止工人罢工、集会和结社的列·霞白立法。同时，法国工人也积极地参加了政治斗争和国际斗争。1863年曾派代表赴伦敦参加英国工人举行的抗议沙皇政府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群众大会。

德国工人运动到60年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861年莱比锡的先进工人毅然退出了资产阶级创办的工人教育协会，单独成立了前进协会，并且着手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会议。在1863年5月于莱比锡正式召开了全德工人代表会议，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

美国的工人运动这时也有显著的进展。在1857年，纽约建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南北战争的内战时期，工人们都进行了积极的斗争。60年代，工人的组织活动逐步开展。1863年初，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

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丹麦等国，到60年代，工人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并开展了活动。

19世纪50—60年代初工人运动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从1848—1849革命的经验中认识到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叛卖性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新的革命形势到来时，愈来

愈坚决地力求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并走上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另一特点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逐步意识到加强国际合作和联合斗争的必要性。这种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最初是从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并不是任何派别和理论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各种条件的必然反映。显然，这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觉悟。

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从思想上来说，毕竟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工人运动的统一的指导思想，仅仅在少数先进工人中传播。在英国，工联主义者控制着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在法国，蒲鲁东主义广为流传，在德国，为拉萨尔主义所支配，在西班牙、比利时、瑞士等拉丁语系国家里，后来为巴枯宁主义所统治。这些社会主义流派是工人运动胜利发展的严重障碍。

上述情况说明：要引导工人运动沿着正确路线前进，必须把工人的国际团结愿望从组织上固定下来，同时开展思想上的斗争，用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来团结和武装广大的工人群众，以进行共同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洞察了这个客观要求，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工人运动的顺利发展进行了艰巨的工作。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后，全力投入了一度中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研究的最初成果，是马克思系统批判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系统论述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开端。1861年中至1863年中写出了23本政治经济学的笔记。1863年中至1865年底完成了长达二百万言以上的三卷《资本论》的全部草稿。1867年，经他精心整理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编——《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马克思着重剖析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或利润的获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即已奠定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通过对资本的运动过程的详尽分析，彻底地制定了剩余价值的理论，从而完全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透彻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科学地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

正如列宁所说：《资本论》不仅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①，而且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模范。”^②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

① 列宁：《弗里德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第123页。

推断革命的将来。”①《资本论》也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③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不可摧的理论基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永远不朽的！

恩格斯为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从1850—1869年，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整整20年，以使用自己所赚得的钱来维持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对军事学、语言学、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军事科学方面的成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军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而把研究军事问题看作是自己的特殊责任。这是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宝贵的贡献。

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还异常关心国际政治事件。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中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阐述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美国内战、英国对印度的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英勇斗争等许多问题的看法，揭露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罪恶，教育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

① 毛主席：《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83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164页。

③ 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支持和歌颂人民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极端仇视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认为这种罪恶远远超过贩卖黑奴的罪恶。他们写了许多文章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掠夺中国的罪行，热情歌颂中国人民在反英战斗中的革命精神。他们曾科学地预见中国革命的重大世界意义：“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①

马克思恩格斯还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在英国尽量争取宪章派的左翼领袖哈尼·琼斯等人，通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英国工人。1854年秋，英国宪章派和一部分法国流亡者共同组织国际委员会，由琼斯担任主席。两年后，这个组织和德、英、法等工人团体联合成为国际联合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雷斯纳都是联合会的领导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为第一国际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意培养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从50—60年代初，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埃卡留斯、雷斯纳、李卜克内西等人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教导下，他们刻苦地钻研革命理论，准备战斗武器，以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为第一国际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①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三、第一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领导地位的初步树立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在60年代初国际工人运动高涨，各国无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加强国际团结的基础上产生的。直接促成第一国际成立的历史事件是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民族起义。^①“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①

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引起了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广泛同情。1863年7月22日，英国工人为了抗议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在伦敦举行了声援波兰人民斗争的群众大会。法国工人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群众大会后，英国工人又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法国代表团的大会。大会结束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致法国工人书。11月10日，英国工人会议通过了上述给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建议召开一个有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建立各国人民的团结，以便共同致力于提高工资的斗争。

一年以后，即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联领袖又为波兰事件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工人代表大会，有英、法、德、意、波等国工人代表参加，会议显得十分隆重。

马克思应大会筹备委员会的邀请，出席了大会，并且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后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回忆说：“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

^①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6页。

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①马克思正确地估计到，现在已有可能实现他早已存在的宿愿：建立一个包括欧美两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大会上，奥哲尔宣读了1863年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托伦代表法国工人宣读了对上述呼吁书的答复信。这些文件虽然充满了工联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精神，但却一致表达了为反对资本主义、解救无产阶级而团结一致的愿望，所以受到了大会的热烈欢迎。随后，勒·吕贝代表法国工人提出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计划，在伦敦成立一个有各国工人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国际活动的中心，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和大城市成立分会，中央委员会和各地分会必须讨论各国工人共同关心的问题等等。经过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法国工人的倡议，决定立即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简称“国际”，直到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人们才把它称为第一国际），并选出了一个由英、法、德、意等21个工人代表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来改称总委员会）。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和克里默分别被选为主席和总书记。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的职务。但是，如恩格斯所说：“从这一届起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②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版，第152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0页。

等一国际总委员会成立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为此，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除马克思外，还有奥哲尔（英）、克里默（英）、魏斯顿（英）、鲁伊治·沃尔弗（意）、勒·吕贝（法）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由于他们对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有着各种理论上的原则分歧，因而对于第一国际的任务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主张。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力图使国际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联组织，目的在于限制资本剥削和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力图使国际成为一个国际信贷或合作社之类的组织，目的在于“把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从不同程度的奴隶和依赖地位提高到自由和相对独立的公民地位”；意大利的马志尼主义者则力图使国际成为一个以马志尼为首的欧洲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等等。只有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才真正想把国际变成一个教育、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说：“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①经过了复杂尖锐的斗争，马克思取得了最后修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权利。

马克思认为，在国际的纲领中，必须坚持《共产党宣言》中所确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当时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状况。因此，在草拟这些文件时，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才能逐步地把国际工人运

^① 马克思，《致·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动引向正确的革命轨道。马克思以惊人的才能很快就完成了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在几天之内就写出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在《成立宣言》中，马克思以确凿的事实和通俗的语言指出：从1848年到1864年间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获得了迅速发展，社会财富虽然有了空前的增长，但是，无产阶级的贫困程度却没有减轻，深刻的阶级矛盾推动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通过对国际工人运动两个成就的分析，马克思总结了它的经验，肯定了它的重大意义，同时指出了国际工人运动前进的明确方向。

马克思列举的第一个成就是英国无产阶级经过长期斗争所争得的十小时工作日立法。这一法律的实行，不仅在实际上使工厂工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得到好处，而且在理论上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不能干涉经济生活的庸俗论调，否定了蒲鲁东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否认工人有必要进行经济斗争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了那种把工人运动局限于争取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工联主义。同时证明了以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正确的。马克思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①

马克思列举的第二个成就是合作社运动，特别是工人们自己发起建立的合作工厂。马克思指出：“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2页。

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象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①就这个意义上说，合作运动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②

马克思由此进一步指出，合作社要在全国内获得发展，只有靠政权的力量才可能实现。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事业”，而且他们“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③因此，马克思提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④这里，马克思通过对经济生活的具体分析，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并在自己政权的帮助下，才能获得解放。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那些反对通过政治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统治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

在《成立宣言》中，马克思还阐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条件。他说：“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⑤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只有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只有在工人阶级自己独立的政党的领导下，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①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3、132页。

③④⑤ 同上第133、132页。

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分散的努力就会遭到共同的失败。在《成立宣言》的末尾，他又重申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战斗号召。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简要地规定了国际的基本组织条例。马克思摒弃了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所谓各个组织“自治”的思想，初步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章程》规定，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各支部或联合会选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听取总委员会的报告。总委员会在大会闭幕期间是国际的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它负责对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指导各支部的活动。

关于国际的地方组织形式，《章程》规定：“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①实际上，在国际成立的最初几年，国际组织机构中不仅有各支部和联合会（这种单位的划分标准往往不是民族国家，而是语言系统），而且还有形形色色保留着自己专有名称的工人组织，如工人教育协会、职工会、工人合作社、互助会等等。直到1871年国际才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凡是国际的各地方组织，必须称为支部或分部并标明地区。除团体会员外，国际还有许多个人会员。

国际的这种组织结构，是与当时工人运动的水平相适应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8、139页。

的。因为它既然想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就必须把所有工人组织吸收进来，以便从中培养一批更为先进的骨干。

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在起草委员会通过后就提交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决定立即公布《成立宣言》，而《共同章程》则准备提交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

《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在总委员会的通过，表明马克思已为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初步树立了领导地位。

第二节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

一、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内部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蒲鲁东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中遇到的第一个危险的思想敌人。

19世纪50—60年代，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广为流传，对西欧的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第一国际建立后，蒲鲁东主义者不仅把持了巴黎支部，拒绝执行国

^①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0页。

际的正确路线，而且积极向国际进攻，力图把他们的错误理论和纲领强加给国际，并推行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去。因此，反对蒲鲁东主义就成为国际活动前期（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到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内部斗争的主要内容。

蒲鲁东（1809—1865年）在1848年革命以前就已经鼓吹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1848年革命初期，蒲鲁东发表了《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随后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良的计划。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违反平等的，共产主义是违反独立的。他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一个“平等”和“独立”的“合题”，这个合题他称之为“自由”。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自由”社会。

从经济上说，蒲鲁东认为“自由”的社会就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的社会。他认为“个人领有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他说：“请废除私产而保存领有；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原则性的变动，你们就能改变法律、政府、经济和一切机构，你们就能消灭大地上的灾祸。”他的所谓“个人领有”，就是小私有。他所要求的“废除私有而保存领有”，就是用小私有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从政治上说，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他所说的“自由”社会就是无政府主义。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既反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也反对无产阶级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国家、政权“是暴政的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所以他的口号是：“打倒政党。打倒政权。要求人民和公民的充分自由。”他还从反对国家进而反对工业管理，反对一切权威，即任何形式的“统治与顺从”。

从思想上说，蒲鲁东主张“绝对反教条主义”。他反对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作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说什么“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不要在任何教条主义消灭之后，又想起使人信奉某种主义。”他认为这是“制造麻烦事”，“给人类添累赘”。

蒲鲁东实现“自由”社会的途径和道路就是组织交换银行（又称“国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发展合作社、作坊或小工厂。他认为这样既可以挽救因受高利贷盘剥而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并为无产者购买生产工具、进行独立生产创造条件，又可以组织生产者进行直接的、公平的产品交换，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使他们不致因遭受市场自发势力的影响而破产。他说，“国民银行”是“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根本和工具”。“它将创造出自由——政治自由和工业自由。”这就是蒲鲁东用以“解救”无产阶级的“法宝”。他根本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阶级斗争，既反对经济罢工，说什么“对于工人，罢工是非法的”，“若工人联合起来对于独占施行暴力——这是社会所决不容许的。”更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说什么“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还说“用火火把私产烧掉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①

上述一切表明：蒲鲁东虽然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又拚命保护不断滋生资本主义的小私有制；他虽然仇恨资本主义社会，但又根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有社会主

^① 以上引文均参见卢森贝著《政治经济学史》第3卷，关于蒲鲁东部分。

义才能取代资本主义，他虽然咒骂资产阶级、同情无产阶级，但他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他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他的这一套只是一种反动的空想，是完全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根本不能实现的。恩格斯对之作作了极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①

蒲鲁东这一整套思想观点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它直接的阶级根源。蒲鲁东出身于法国一个小生产者的家庭，祖祖辈辈是农民，父亲是个小木匠。他本人当过牧童，后来做过旅馆的佣人和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他亲身经历了和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小生产者带来的灾难和疾苦，更害怕落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幻想着有一个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和平盛世。他的这一套是在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中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的矛盾心理的反映，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思想理论。他完全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批评资本主义的，妄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他在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广泛传播的时候，必然走向反动，最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障碍，共产主义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他受到了

①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

法国资产阶级的“尊敬”，1911年法国政府在蒲鲁东的家乡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法国总统还亲自参加了纪念碑的落成仪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就已开始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指出“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①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内部对蒲鲁东主义继续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1865年1月，蒲鲁东死去不久，马克思写了《论蒲鲁东》一文，对蒲鲁东的思想体系作了精辟的剖析，指出“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马克思还对蒲鲁东的阶级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②这是对蒲鲁东的盖棺论定。

蒲鲁东虽然死了，他的党徒们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危害着当时法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首先在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上展开。

1865年9月25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将原计划召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改为代表会议，在伦敦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总委员会委员及英、法、比、瑞（士）等国支部的代表和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共38人。马克思以国际总委员会德国通讯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②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马克思不顾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力主把波兰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支持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反对以俄国沙皇政府为首的欧洲反动势力同盟，是使欧洲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个提议，他们认为波兰问题与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无产阶级只需要注意“社会革命”，不需要注意民族问题和政治斗争。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必须恢复波兰独立的决议，并且肯定了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会上，蒲鲁东主义者曾提议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这个提议反映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狭隘行会意识，他们排斥自己行业以外的人，也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总是从属于不同的阶级，参加工人运动的有两种知识分子：一些沽名钓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许多愿意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个提议的罪恶用心还在于想把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具有高深理论修养和丰富政治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排挤出国际的领导，从而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以便推行他们的纲领和路线。会议击退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一次大搏斗。这次斗争是围绕着国际的性质任务问题展开的。参加大会的有22个支部和11个其它工人组织的代表，共60人。其中瑞士20人，法国17人，德国3人，英国6人，另有14名工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并确定一系列具体活动的方针。

马克思由于从事《资本论》的著述，无法离开伦敦来参加大会，但是他非常重视大会的召开，为之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他预见到会上的激烈斗争，在会前代表总委员会拟定了一份《给代表的指示》，作为这次大会主要议程和决议的基础。《指示》规定了各国工人在罢工中应该互相支持，提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确定了工会和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和革命任务，主张吸收妇女和少年儿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坚持支援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反对掠夺性战争及其工具——常备军而斗争。这是根据工人运动实践经验而制订的国际行动的具体纲领。它的总精神和目的是：支持和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同时进行具体的政治揭露，引导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从具体斗争中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积蓄力量，准备革命。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法国代表团是仅次于瑞士代表团的最大的代表团，他们派遣这样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是企图在大会议程的重要问题上把蒲鲁东主义的观点强加给大会，推行他们的路线。在大会上，他们曾提出一个备忘录与马克思的《指示》相对抗。备忘录中写道：“各国劳动人民将在互惠的基础上公平地互相交换产品”，应当“自由地组织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交换——互相效劳，互相工作，互提信用。”①他们还提议以国际名义创办一个包罗万象的合作社，它将给自己的成员介绍工作，并且自设商店或国际销售处以出售商品，等等。他们认为，这就可以不进行任何的阶级斗争，而使工人免受资本主义的压迫。

① 转引自凯尔任莱夫著《巴黎公社史》第32页。

马克思的《指示》同蒲鲁东主义者的备忘录是两个根本对立的纲领，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就决定了这次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一场大搏斗。

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和批准国际的《共同章程》。蒲鲁东主义者托伦、费里布尔等以他们的备忘录与《共同章程》中所提出的国际宗旨对立。经过两小时的讨论，大会摒弃了蒲鲁东主义的方案，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共同章程》。

按照马克思《指示》的精神，大会还讨论了国际活动的一系列具体问题。首先，大会讨论了“关于对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进行国际声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国劳动者互相声援，一方面是为了打击资本家向外国招募工人以破坏本国工人罢工的阴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各国工人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然而蒲鲁东主义者根本就反对罢工斗争。他们认为罢工对社会有害，同时建议用建立生产协作社来代替罢工，并说生产协作社有足够的战斗力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等等。这个提议根本违反了工人现实斗争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否决。

此外，大会还讨论了关于用立法手续限制劳动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关于限制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劳动及保护妇女劳动问题、关于合作社问题、职工会问题以及取消间接税和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等问题。经过争论，大会基本上通过了以马克思的《指示》的精神为基础的正确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主义者不仅在主要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而且在他们内部发生了分裂。以瓦尔兰为代表的少数蒲鲁东主义者在讨论保护妇女劳动问题时，反对多数蒲鲁东主义者所持的“妇女的职责是照料家庭”的反动观点，主张妇

女要参加社会劳动。他们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蒲鲁东主义左派集团，在土地所有制以及工人运动中的罢工和政治斗争等问题上都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日内瓦代表大会粉碎了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通过了《共同章程》，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的领导地位，为各国工人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对于推动欧洲工人运动起了积极作用。马克思后来写道：“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们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预料的。”^①

1867年9月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蒲鲁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反扑，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斗争的一次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有71名代表。其中瑞士38名，法国18名，德国6名，英国2名，意大利2名，比利时1名，以及总委员会4名。

日内瓦代表大会后，国际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在由于新的经济危机而掀起的新罢工浪潮中，国际在支援欧洲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国际还引导工人关心注意国际政治，推动各国进步的政治运动。因此，国际的威望迅速提高，愈来愈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了解和拥护，同时也引起了资产阶级对国际的注意和仇恨。随着国际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也加强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洛桑大会上的反扑正是这一斗争的集中表现。

蒲鲁东主义者不甘心他们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的失败。

^①马克思：《致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0页。

经过长期的准备，收买自己的同道，动员他们的全部力量，在洛桑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占了多数，在71名代表中，法国的18名代表全部是蒲鲁东主义者，瑞士的38名代表大部分也都倾向于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者正是依靠自己的多数，企图重新讨论和修改日内瓦大会的决议。在他们的操纵下，大会通过了关于信贷和人民银行等决议。决议中反映了蒲鲁东主义者企图“利用资产阶级和政府给予工人的款贷”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反动观点。

会上蒲鲁东主义者虽然占了多数，但在对于工人现实斗争带有根本性质的两个问题上，他们还是未能如愿，受到了打击。

第一，关于所有制问题。这实质上是关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乃是以小生产为单位的个体经济的社会。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建立私有制。法国代表托伦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①经过争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决定留交下次大会继续讨论。

第二，关于政治斗争问题。这实质上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问题。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只有“交换银行”、“合作社”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其它的斗争都不必要，甚至有害。但是大会作出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议，其中写道：“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绝对必要的事情。”^②

① 转引自克利沃古斯等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第57页。

② 参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第68页。

这次大会还讨论了对待和平与自由联盟的立场问题。

1866年普奥战争的爆发，产生了国际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战争的问题。1867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组织了和平与自由联盟，并邀请国际派代表参加他们的代表大会。他们幻想在保持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条件下求得持久和平。马克思认为，当时尚未十分巩固的工人组织应当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主张不去参加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代表大会。但是由于蒲鲁东主义者的影响，大会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意见。最后大会通过了一项自相矛盾的决议：一方面，决议正确指出“鉴于和平是普遍繁荣的基本条件，但它必须在一种新的制度下才能持久，这种新制度使社会不再划分为两个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①另一方面又决定派代表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代表大会。

洛桑大会上的斗争表明，蒲鲁东主义者虽然利用多数在一些问题上通过了自己的决议，但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斗争，因此他们企图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全面推翻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的阴谋没有得逞。

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大会。

国际对于各国工人罢工和民族民主运动的支持，使各国资产阶级日益感到国际对他们的威胁。洛桑大会后，各国资产阶级对国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特别是借口“芬尼亚党恐怖事件”对国际进行诽谤和迫害。英国政府诬蔑国际是芬尼

^① 参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第69页。

亚党所制造的恐怖事件的组织者。法国的波拿巴政府也胡说国际巴黎支部是芬尼亚党的谋乱机关。1868年初它下令逮捕了20个国际会员，其中15人被宣判有罪。路易·波拿巴政府还下令解散国际巴黎支部。比利时政府禁止国际按原定计划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瑞士政府还派人到伦敦调查国际的经费来源。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也都记恨国际对工人罢工斗争的支持，而对国际进行迫害。

资产阶级对国际的迫害，使无产阶级更加认清了国际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法国工人在路易·波拿巴解散国际的巴黎支部时，又成立了新的国际支部。德国工人在纽伦堡召开的工会大会，不顾普鲁士国家禁止本国工人与外国团体接触的法律，通过了参加国际的决议，并决定派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左尔格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也在这时候决定参加国际。特别是比利时工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坚决表示：不管司法大臣喜欢与否，下届国际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布鲁塞尔举行。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就是在上述条件下，冲破资产阶级政府的阻挠和破坏，在各国无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召开的。马克思为大会的召开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他早在1867年9月11日，即洛桑大会闭幕不久，就写信给恩格斯说：“……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给蒲鲁东派的这些蠢驴们以最后的打击。”^①为了防止蒲鲁东主义者不合理地过多地派遣代表混入大会，马克思曾打算利用不付出会费不得派代表（巴黎支部从来没有交过分文）和每五百人只能派一个代表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9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06页。

的办法，来限制法国和比利时的代表人数，并设法扩大英国和德国的代表名额。为了增加自己方面的代表，马克思亲自筹集加派代表费用。

这次代表大会共有99名代表，包括55名比利时人，18名法国人，7名瑞士人，5名英国人，5名德国人（他们是第一次出席国际的大会），2名意大利人，1名西班牙人，以及6名总委员会的代表。这是第一国际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

由于当时普法之间争霸欧洲的冲突日益尖锐，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对待战争的问题。经过争论，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战争的主要与经常的原因在于经济情况不够平衡，因此，要根除战争，就只有实行社会改革。”^①决议改正了对待资产阶级和平联盟的态度，拒绝了参加它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并号召无产阶级发挥最大积极性来制止民族间的战争。但是决议只笼统地提出制止战争，没有明确区分正义的与非正义的战争，这是不正确的。决议单纯提出用总罢工来反对战争，也容易限制工人用其他手段来开展革命斗争。尽管如此，这个提法对于不要政治斗争的蒲鲁东主义者以及迷醉于议会斗争的拉萨尔主义者来说也还是前进了一步。

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上次大会遗留下来的关于所有制问题。比利时代表德·拍普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要求实现煤井、矿山和铁路的国有化，并提出把森林和耕地交归国家的新要求。右派蒲鲁东分子及其追随者坚决反对这种

^①参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第77页。

意见。但是由于经济危机年代投机者盛行，工人已开始意识到私有制的危害性。因此，不顾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口头和书面的抗议，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标志着在工人斗争目标问题上蒲鲁东主义的彻底失败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观点的胜利。

这次代表大会还讨论了洛桑大会上被蒲鲁东主义者翻案的许多问题。由于各国工人都在罢工斗争中取得了许多成绩，有了丰富的经验，蒲鲁东主义者已无法否认罢工的意义。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大会就通过了关于罢工、关于缩短工作日等问题的决议。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一项专门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学习新出版的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这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的传播，和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在国际中确立了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

此外，大会也通过了一些带有蒲鲁东主义词句的决议。但都无关紧要，多半是不能付诸实行的纸上空文。

代表大会选举了国际总委员会，并决定下届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

布鲁塞尔大会结束了国际活动的第一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斗争的阶段。从此，蒲鲁东主义虽然在国际内部仍有一定影响，但已不是一种严重危险了。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对蒲鲁东主义的有力批判。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进一步暴露了蒲鲁东主义的荒谬和反动，而证实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指南。正如恩格斯所说：“公社

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①后来，1872年恩格斯还写了《论住宅问题》等著作，对德国的蒲鲁东信徒散布的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使每个房客成为住宅主人的幻想，进行了批驳，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才能解决住宅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彻底揭露了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性质。

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工联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工联主义是19世纪50—60年代英国工人联合会领袖们所执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的总称。他们把改善目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唯一要求。他们的口号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他们的具体要求仅仅是工人组成工会，同厂主进行缩短劳动日、提高工资的斗争，向政府争取颁布某些劳动保护法令等等，他们主张一切通过谈判，反对罢工和尽量免除罢工。总之，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仅仅是改善工人被奴役的条件，而不是根本消灭工人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反对革命斗争，反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参加国际，也是为了把国际变成保护他们自己眼前利益的国际性的工联组织。

19世纪中叶，随着生产的发展，英国大多数工会进入了合并阶段，形成了一套组织机构。早在1851年创建的混合机器工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这个工会的会章有以下特点：①在组织上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全国领导机构，随之逐渐形成了一批终身任职的工会官僚；②它活

^①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单行本，第10页。

动的目的只是为了限制劳动力的供应，减少在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并不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③它的主要斗争手段是工人代表和企业主的谈判，尽量免除罢工这类行动；④日常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组织工人间的互助。以后成立的其它工会大都抄袭了它的这一套。

1860年5月，由于伦敦各业工人支援建筑工人罢工而成立了伦敦各业理事会。不久，这个理事会成了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伦敦各工会的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他们成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决策人物，在工人运动中推行着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在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工联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工联主义者把英国工人运动引向经济主义、改良主义的邪路。但是，工联毕竟是当时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组织，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积极争取英国工联加入国际，以便团结教育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摆脱工联主义的束缚，推动英国的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

在第一国际活动的前期，马克思恩格斯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在总委员会内展开了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

第一，参加国际的英国各工联组织由谁领导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这些工联组织由设在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直接领导，反对在英国另外成立国际的总分会委员会。他们认为这是使英国工人摆脱工联主义影响和促进英国工人运动革命化的重要关键之一。工联的领袖在反对“外国人”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下，反对总委员会（即反对马克思）对英国工联的领导，要求成立国际在英国的总分会委员会。为此，

他们曾多次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成立总分会委员会的提案。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前，由于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坚持斗争，每次都否决了他们的提案，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二，对待工会运动的态度问题。1865年6月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作了题为《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批判了英国委员魏斯顿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扬的工联主义思想，他反对工人为了争取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硬说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得出“工会”有害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是不断加强对工人的掠夺，是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不断降低，因此工人阶级决不能容忍资本的残酷掠夺，而应该进行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工人为工资水平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当然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争取提高工资斗争的意义，因为这“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马克思痛斥工联主义的错误“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①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参加选举改革运动问题。改变为地主贵族效劳的选举制度，长期以来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①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204页。

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在争取基本民主权利和工会权利的運動中对广大的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因此积极支持参加19世纪60年代中叶掀起的选举改革运动。但是，与工联领袖们相反，他们制定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独立的方针，坚持与自由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力争在选举改革运动中把无产阶级引向独立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选举改革中必须提出和坚持自己独立的要求，即普选权的要求，给年满21岁的、在一定选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所有男子以选举权。否则就是转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案；关于在选举改革中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党的态度，马克思说，在他们公开承认普选权要求的基础上，可以和他们建立同盟，但是必须不断地揭露他们妥协和叛变的图谋。①正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由总委员会的代表（主要是工联领袖）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建立了全国性的选举改革同盟。

1867年年中由于群众运动汹涌澎湃，英国政府被迫于8月间作了让步，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城市中房东和居住一年以上、缴纳房租不下10英磅的房客得到了选举权。这样资产阶级争得了较前为多的政治权力，收入较多的工人上层分子也得到了选举权。于是，工联的领袖就和资产阶级一起背叛了改革同盟的纲领，接受了政府的选举改革法案。而广大工人群众依然没有选举权。轰轰烈烈的选举改革运动由于工联领袖的叛变就半途而废了。到1874年，两个矿工工会的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议员，工会运动者第一次进入议会。也就从此开始，整

① 参阅马克思1865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3卷，第255页。

个工联逐渐变成了“资产阶级工人政党”，成为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第四、关于对待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问题。这是当时英国政治生活中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1801年被正式并入英国。为了争取独立，爱尔兰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60年代，由于芬尼亚党人的积极活动，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追随资产阶级，采取了沙文主义的立场，反对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爱尔兰脱离英国实行分立。他们不但不揭露英国统治阶级对爱尔兰人采取的暴行，反而责备芬尼亚党人没有采取“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手段。为工联主义所把持的《蜂房报》（一度是国际的机关报）竟刊登了所谓芬尼亚党人“阴谋和罪行的材料”。工联领袖甚至还把企图用小恩小惠来欺骗爱尔兰人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颂扬为“诚心诚意地”关心爱尔兰人民的慈善家。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支持爱尔兰人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他们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把爱尔兰的民族运动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论证了爱尔兰独立对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以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教育英国的广大工人群众，动员他们积极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详尽地分析了爱尔兰对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性：在经济上，为英国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在政治上，英国资产阶级用殖民掠夺的巨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来收买本国的工人贵族，以破坏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

运动，并且借口爱尔兰问题而经常保持大量的常备军，必要时就用来对付本国工人，在思想上，传播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利用宗教信仰的不同，制造英、爱工人的不和，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爱尔兰的民族运动不仅能够严重地动摇英国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同时也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沉重打击。

马克思指出：“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①他们要求英国无产阶级坚决支持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对待爱尔兰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应该把取消英、爱合并条约，支持爱尔兰独立，写入自己的党纲，为之奋斗，因为，这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问题，而是自己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和工联主义领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人民残酷统治的事实，谴责格莱斯顿政府对芬尼亚党人的种种暴行，把爱尔兰的真相传播到国外，动员各国无产阶级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国际总委员会上，他明确地规定了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任务是：“到处都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②在马克思的倡议下，总委员会于1870年5月公开宣布和《蜂房报》决裂，并组织了抗议囚禁爱尔兰革命志士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

^① 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2页。

^②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56页。

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工联主义的斗争中，彻底揭露了英国工联的实质，指出英国“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是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贫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②

工联主义产生在英国不是偶然的。这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贵族实行收买政策的产物。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至少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拥有极大的殖民地和拥有垄断利润（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这就使得资产阶级有可能用从殖民地榨取来的一小部分超额利润来收买本国的熟练技术工人、工人运动的首领，培植一个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人贵族”阶层。这部分人既摆脱了贫苦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也就丧失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品质，成为了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基础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恩格斯早在1858年曾经说过：“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③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工联头目奥哲尔等人公开诬蔑总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反对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起草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声明退出总委员会和第一国际，是工联主义堕落和叛变的铁证。据此，恩格斯于1881年将英国工联称之为“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443页。

②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4页。

③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10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

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①这是对英国工联主义最有力的批判和最彻底的揭露。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工联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工人贵族是工人运动中出现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工具和帮凶。尽管这些人也可能出身于工人，但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堕落成为工人阶级的可耻叛徒。这是我们考察和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是揭露和批判新老修正主义的一个锐利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蒲鲁东主义和英国工联主义的同时，还进行了反对德国的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在德国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依旧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分裂状况的严重阻碍。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业工人，德国的工人运动还受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他们通过建立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等方式，在工人群众中宣扬劳资协作的思想，阻挠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特别是自己独立的政党。

60年代初，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工人运动的日益增长，无产阶级迫切地要求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组织，以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影响。1863年5月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就是联合全国无产阶级的中心组织。但是，由于拉萨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成了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1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8页。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出身于德国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1848年曾参与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工作，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常常自称是他们的学生。在60年代初，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工人纲领》（1862年）和《公开的答复》（1863年）等。在这些著作里，他剽窃《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作了一些正确的宣传，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要求，对于使德国工人脱离资产阶级创办的教育协会并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他在工人群众中骗取了很高的声誉。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内奸和工贼。他向工人宣传的主要是一整套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理论、纲领和策略。

在政治上，拉萨尔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为所有阶级服务的。说什么“国家的目的是把人的本性导向积极的成长和进步，它教育人民，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这是国家根本的天生的职能……是它的真正的崇高的职责”，并断言一旦实施了普选权，国家就成为“自由的人民国家”，“能够导致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消失”。因此，他认定争取普选权是工人阶级获得政治解放的唯一道路，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恶毒地攻击除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都是“反动的一帮”，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联盟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依靠容克地主、封建势力去反对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他认定由国家资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是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最合法、最和平又最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说，依靠普鲁士国家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

工人阶级可以获得经济解放。他鼓吹“工资铁则”，即工人所能得到的平均工资始终是以维持生存和生育所必须的最低标准为限度的，既不会长久地高于这个标准，也不会长久地低于它。他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所造成的工人贫困，反对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反对罢工和反对工会。

为了实现这一套反动纲领，拉萨尔执行了向普鲁士王朝政府卑躬屈膝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他公开颂扬俾斯麦，支持俾斯麦的兼并政策。从1863年5月起，直接投靠俾斯麦，多次写信，多次密谈，死心塌地地为俾斯麦效劳。后来查获的确凿材料证实，他曾无耻地向俾斯麦献策说，“只能使工人阶层相信独裁是为工人阶层的利益实行的”，“它在实际上是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的”。他还胡说什么“工人阶层是多末厉害地倾向于把国王看作社会独裁的自然体现者”。①拉萨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出卖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耻的内奸和工贼。

拉萨尔虽然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早在拉萨尔进行宣传活动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严肃地批评过他的错误。1863年6月，他们就已觉察到他和俾斯麦的勾结。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家伙的工作现在纯粹为俾斯麦服务”。②1864年8月，拉萨尔死后，他的党徒们依旧顽固地推行他的叛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展开了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和斗争。

① 拉萨尔1863年7月8日给俾斯麦的信，见《世界近代史教学资料选辑》第一辑，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318—319页。

②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6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8卷，第163页。

恩格斯指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在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①恩格斯还根据当时德国的阶级斗争的现实，痛斥了拉萨尔所鼓吹的通过“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来夺取政权的谬论。恩格斯说：“‘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经存在了两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国会的选举。工人没有能够执掌政权并按照拉萨尔的方案颁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强强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了”。“直接的普选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关键在于争取和教育群众；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虽然从创立起就在拉萨尔主义的统治之下，但它毕竟是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全国性的独立组织。所以在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极力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参加国际，期望通过第一国际来影响德国无产阶级，使德国工人运动摆脱拉萨尔主义的羁绊，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但是，贝克尔、施韦泽和哈茨费尔特夫人等拉萨尔的“继承人”，由于害怕失掉自己在“联合会”中的地位，竟借口普鲁士政府禁止参加国外组织的法令，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会”参加第一国际。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就只好越过“联合会”的领袖，直接与该组织中的先进分子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观察家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5—256页。

② 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9、371页。

建立联系，通过他们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19世纪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德国的再统一问题进行的。因为这是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德国首先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并起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他们在“联合会”中展开了巨大的工作，把“联合会”中的先进会员（如奥古斯特、福格特、瓦尔特希等）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帮助他们认清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并发动他们起来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由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积极活动，“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德国再统一的问题上和拉萨尔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贝克尔、施韦泽等拉萨尔的“继承人”，用尽了各种可耻的手段来“保护”拉萨尔的原则。他们不遗余力地到处奔走求援。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工人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施韦泽于1864年11月写信给马克思，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即将问世的“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看到该报的“宣传纲要”中没有包含任何拉萨尔主义的口号，同时也考虑到当时没有其它的报刊能够直接给予德国工人以影响，所以同意列名为该报的撰稿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下，该报在1864年12月21日—30日曾经连续刊载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应施韦泽的请求，在该报发表了《论蒲鲁东》一文。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在这篇文章中，“……有些十分挖苦的讽刺，名为对蒲鲁东，实则

是为我们的‘阿基里斯’（指拉萨尔——引者注）而发。”^①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没有按照预定的“宣传纲要”办事。该报自1864年12月15日创刊起，不断地刊载颂扬拉萨尔的文章，吹捧他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同时又不断地向普鲁士政府和俾斯麦首相逢迎献媚，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有才能的统治者的造物”，等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乃于1865年3月15日公开发表声明，退出该报编辑部。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李卜克内西、海尔维格、留斯托夫等也先后退出了该报编辑部。

从这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就分裂为“非法的”与“合法的”两个部分。非法的、即反政府的部分，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为首，他们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拥护者。由于反对政府他们每次举行会议时都受到警察监视。合法的即拥护政府的部分，以贝克尔和施韦泽为首，他们继续执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支持俾斯麦的政策，甚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大肆庆祝普鲁士国王的寿辰。他们的这种叛卖活动，引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愤慨。科伦、佐林根以及其它城市的工人都先后起来反对“联合会”中的拉萨尔主义者。

1867年初，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约克等人退出了“联合会”，并且开始着手建立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1869年8月7—8日，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为这次代表大会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3卷，第248页。

是在爱森纳赫城举行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派按照第一国际纲领的主要原则制定了自己的党纲，宣布自己是第一国际的一部分，并且派出代表参加“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拉萨尔派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70年代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还继续同拉萨尔主义的思想影响进行了斗争。

三、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裂主义斗争的开始。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60年代后半期，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巴枯宁主义。它流行于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刚破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们在工人中占多数的国家。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出身于俄国一个地主贵族的家庭，早年曾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1848——1849年在奥地利参加过革命，革命失败后被当地的政府逮捕并转交给俄国沙皇政府。1851——1857年被囚于监狱。后来查明，1851年他在狱中给沙皇写了一篇冗长的“忏悔书”，把自己参加1848年革命说成是“丧失理智”，承认自己在沙皇和祖国法律面前有罪，把自己的世界观说成是“政治上的疯狂”，恳求沙皇赦免，成了可耻的叛徒。

1861年在流放时，他从西伯利亚经过日本和美国，逃到了英国。1864年在伦敦见到马克思，曾口头上表示愿意为国

际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后，却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极力宣传一套与国际的《宣言》和《章程》背道而驰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凶恶的敌人。

巴枯宁从“人性”、“自由”、“正义”等抽象的概念出发，主张“各阶级平等”，反对任何性质的国家和权威，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他说：“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没有公开或隐蔽的奴役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还说：“对我们来说，这个权威不管是叫做教会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要把它们一律看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他硬说国家是产生私有制和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资本家就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资本的，只要有消灭了国家，资本就会自行灭亡，阶级之间就会实现平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就会到来。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没有任何的权威，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绝对的自由”，这些“自由的个人”将组合成公社，公社将自由地结合成联邦。

巴枯宁认为，破坏国家的方法不是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只能依靠以流氓无产阶级和破产农民为核心的“全民暴动”。同时，他反对任何积聚革命力量的政治、经济斗争，提倡密谋策略，幻想在24小时之内一举消灭国家。

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巴枯宁主张“集产制”，主张财产应该属于人们自愿组成的工业、农业组合，这种组合不应该受到任何自上而下的集中权力限制，它应该是“自由”的即分散主义的，等等。他还主张从废除继承权着手实现其无政

府主义纲领。他认为由国家规定的继承权使财产一代一代地继承，成为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的基础。如果废除继承权，人们就可以把财产交给社会，于是私有制似乎就将变成集产制，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就将消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巴枯宁的这些理论是极其荒谬的。马克思说：“‘各个阶级的平等’，如果按字面解释，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构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终奋斗目的，并不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各个阶级的平等’，而是历史地必然出现的‘阶级的消灭’”。①恩格斯写道：“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②关于未来的没有权威的无政府社会，恩格斯批判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35—236页。

②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①马克思还彻底揭露了巴枯宁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指出巴枯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②

巴枯宁在混入国际前后，施展了各种阴谋伎俩，妄图篡夺国际的领导权，改变国际的纲领和路线，把他那一套反动的纲领和路线强加给国际，是一个大野心家、阴谋家。

1867年，他到瑞士活动，不参加当地国际的组织，却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联盟，并担任该“联盟”的常务委员，1868年9月他才退出“盟联”，加入了国际的日内瓦支部。同年年底，他就背着国际建立了一个密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使“同盟”打入国际，以便从内部来瓦解国际。他指使约·菲·伯克代表“同盟”中央写信给总委员会，申请接受“同盟”加入国际，并要求保持自己的纲领、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巴枯宁为了掩护自己的罪恶行径，给马克思写了一封“友好”的信，虚伪地宣称：“现在，我的祖国就是国际，而你则是国际的主要创始始人之一。亲爱的朋友，你是看得出的，我是你的学生，我为此而感到骄傲。”③

马克思一眼就看穿了巴枯宁的阴谋，指出无条件地接受

①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1页。

②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696页。

③ 参阅《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第118页。

“同盟”加入国际，那末“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同盟“必将使协会陷入瓦解。”①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民主同盟中央局”的信，指出如果把“阶级平等”之类的陈词滥调从纲领中删去，代之以“消灭阶级”，并把“同盟”解散的话，加入国际是可以的。巴枯宁为了使“同盟”混入国际，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接受了国际的条件，解散了“同盟”并修改了纲领，但实际上并没有解散。在混入国际后，“同盟”仍在巴枯宁的指使下继续进行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

马克思十分深刻地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家的嘴脸。他说：“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拚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②

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巴枯宁认为这是他们篡夺国际领导权的绝好机会，积极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向国际发动进攻。他的阴谋计划是：以废除继承权问题来篡改国际的宗旨和方向；迫使原有总委员会成员辞职而由他们取而代之；将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巴枯宁分子腐集的日内瓦。为此，他们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企图在会上拚凑多数。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3页。

②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马克思直接领导了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痛击巴枯宁分子，在1869年7—8月间总委员会举行的几次会议上，马克思对大会所有议程都提出了意见，制定了应当执行的方针，并为总委员会起草了《总委员会对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届年会的报告》和《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

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6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参加大会的有75名代表。李卜克内西、埃卡留斯等出席了大会，巴枯宁是参加大会的法国代表。这次大会在最后粉碎了少数蒲鲁东分子妄图保留小私有制的主张之后，围绕着继承权问题和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同巴枯宁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关于继承权问题，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要求大会通过“全面彻底废除继承权”的决议，宣布废除继承权是劳动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在大会上宣读了马克思起草的“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继承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产生私有制的原因，恰恰相反，私有制才是产生继承权的原因。无产阶级的伟大目标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制度。当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制度被消灭以后，继承权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巴枯宁主义者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大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没有结果，两种提案都没有得到超过半数票的赞成，只有留待以后再议。

最后关于扩大总委员会职权的问题。60年代末，随着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巴枯宁分子宗派分裂活动的日益猖

叛，进一步巩固国际的组织纪律和加强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就显得特别必要。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授意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决议”。据此，总委员会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新的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和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开除任何一个支部。

鼓吹“反对权威”，主张“绝对自由”和“自治”的巴枯宁及其党徒们为什么也“拥护”和“赞成”这项决议？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①但是，巴塞尔代表大会再一次选举了前任的总委员会委员，巴枯宁没能钻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的会址也仍旧设在伦敦。巴枯宁通过巴塞尔代表大会攫取国际总委员会领导权的阴谋计划完全破产了。

巴塞尔代表大会使巴枯宁及其党徒们更加心怀不满。会后，他纠合对马克思和总委员会抱有敌对情绪的英国工联主义者和德国拉萨尔主义者利用《平等报》和《进步报》直接攻击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他们借口没有按期发表公报，诽谤总委员会失职；反对总委员会对英国各支部的直接领导，要求成立英国各支部的联合委员会来单独处理英国事务；反对总委员会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诬蔑总委员会助长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的分裂，等等。

为了回击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攻讦，总委员会向国际在各国的组织散发了马克思写的《机秘通知》，论证了总委员会对待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正确立场和策略，揭露了巴枯宁的

^① 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20页

两面派手法和阴谋活动，使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原形毕露，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

随后，巴枯宁分子又改变活动方式，他们以发展国际组织为名，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大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1870年4月，巴枯宁分子还在瑞士用阴谋手段以两票的多数控制了拉丁语系地区的总支部。但是该总支部的原有成员申斥了巴枯宁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宣布把他们开除出去。

总委员会本来准备开展一次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大规模斗争。但是，1870年7月普法战争的爆发，暂时中断并推迟了这一斗争。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

一、普法战争的爆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关于普法战争的策略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后，在法国恢复了君主帝制，建立了第二帝国。在路易·波拿巴的18年反动统治下，他们依靠金融投机和对外掠夺战争，使得资本主义在法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期间，工业总产量几乎增加了3倍，对外贸易额也增加了2倍。随之而来的，是法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法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扩大。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人人数由过去的100多万增加到300多

万。工人的集中程度也有所加强，在巴黎的45万工人中有5万是在大企业中工作。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巧取豪夺，1857年1866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工人的生活日益恶化。在此期间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提高了10—40%，但是城市中农产品的价格却涨了67%，房租则涨了70%，因此实际工资还是大幅度下降了。这样，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一度低落的工人运动，从60年代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进行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也进行政治斗争，反对帝国政府，争取民主权利。特别是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1865年1月成立了国际巴黎支部，仅仅一年时间，国际会员就由200人发展到500人。到1870年3—4月，国际巴黎支部由13个增加到25个，并在工人运动的领袖瓦尔兰领导下，建立了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这时的国际会员及其同情者已达24万多人。在1870年，当波拿巴为了维持帝国统治而举行全民投票的时候，工人在国际巴黎支部的倡导下，展开了抵制运动，所有大城市的工人都一致起来，反对全民投票。由于国际的影响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法国工人的觉悟逐渐提高。值得指出的是：长期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蒲鲁东派，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批判、斗争，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日益暴露了蒲鲁东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和反动，也由于工人阶级队伍中小手工业者比重的相对缩小，而使得他们发生了分化。以瓦尔兰为代表的左派日益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建立工人组织，赞助并领导罢工斗争，不仅主张社会改革，并且主张政治改革，有的甚至承认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的基础等等。而以托伦为代表的右派则日益脱离工人群众，脱离政治斗争，走向反动。左派蒲鲁东主义的出现，说明

工人的真正的革命觉悟开始增长，预示着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仅巴黎一地就有四分之三的小资产者面临破产，在他们之中增长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广大的农民也饱受资本主义之苦，在他们中间发生急剧的分化，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达到300万人。仅在1862年，农民就卖掉了价值20亿法郎的土地。他们从前对拿破仑的迷信，由此也就很快地烟消云散了。

以宫廷为中心的贪污舞弊、盗窃公款和穷奢极欲的腐化现象，在加深劳动人民疾苦，激化阶级矛盾的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帝国政府日益不满。政府反对派的首领梯也尔于1867年大叫“种种错误，政府无一不犯”！1868年以后，青年律师甘必大也发表激烈的反政府讲演，并提出广泛的民主革命纲领。知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则经常聚集于巴黎咖啡馆中，议论和抨击波拿巴政府的内外政策。

工人运动的开展，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反政府运动的兴起，证明波拿巴的反动统治已经完成孤立并面临末日了。

波拿巴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在欧洲的优势，早就想发动一场对普鲁士的战争，以阻挠德国的统一，并夺取垂涎已久的莱茵河左岸地区。现在他们为了摆脱国内的危机，挽救自己垂死的命运，就更想发动战争，以转移人民的视线，扼杀国内革命。如皇后欧贞尼对他儿子说的：“如果没有战争，吾儿将不能做皇帝了！”于是波拿巴借着法德两国统治者在西

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所发生的纠纷，迫不及待地首先向普鲁士宣战。这正合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心意，他们早就希望打败法国，削弱法国，进而夺取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既有丰富铁矿，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俾斯麦从1866年起就在寻求有利的交战借口，现在也就找到了。这就是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的背景。

在普法战争爆发前夕，法国工人积极行动起来，揭露和谴责波拿巴政府的战争阴谋。国际的巴黎会员在7月12日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指出“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号召各国工人“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呼吁增强法德工人的团结。“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德国工人积极地回答了法国工人的呼吁。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他们在自己的决议中表示坚决反对王朝战争，“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国际的柏林支部在回答巴黎宣言时说：“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共同事业。”

普法战争爆发了！欧洲无产阶级，特别是法德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这场战争呢？什么是正确的策略方针呢？马克思为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于7月23日发表，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宣言”中高

度赞扬了坚持国际的原则、反对王朝战争的法德两国的先进工人，着重阐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指出不论战争怎样结束，“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①俾斯麦很可能把防御战争变成侵略战争，并因此接受沙皇政府的援助，再度置德国于俄国的控制之下。马克思为法德工人提出了唯一正确的国际主义的策略方针，指出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波拿巴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德国无产阶级必须把战争严格局限于民族防御的范围，预防俾斯麦的侵略阴谋。为此德国工人必须紧密携起手来，善于区别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王朝的利益，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决定历史的命运。

“宣言”最后指出：“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愤的旧社会相对立”，“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②这是无产阶级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的根本原则。马克思的策略方针，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它的目的是在加速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解体，争取在比较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下实现德国的民族统一，从而促进法德两国和欧洲大陆各国民主、民族任务的胜利实现，为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普法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在“宣言”中的英明预见。法国军队屡战屡败，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进入了法国本土，俾斯麦在只对法皇作战，不对法国人民作战的幌子下，公开暴露了侵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野心。色当之役，十万法军被普军包围。骄横一时、阴险狡诈的骗子波拿巴被迫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单行本，第16页

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18页。

于9月2日宣布投降，成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阶下囚。消息传到巴黎，人民愤怒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9月4日巴黎工人、市民和国民自卫军的战士，包围了政府大厦，驱散了议会，宣布废除帝制并成立共和国。波拿巴的反动统治终于完蛋了。

当天，前立法院议员中的一小撮奥尔良保皇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以和解的面目出现，组成了临时政府，即所谓的“国防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奥尔良派的将军特罗绪当了首脑，军队、警察、司法等一些重要职位都为奥尔良分子所掌握。“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①它实际只不过是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

无产阶级被迫容忍“国防政府”的成立。“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②否则，就不予支持。为此，当天晚上巴黎无产阶级的代表立即访问了政府内务部长甘必大，要求通过选举产生公社，作为新的民主的城市自治机关。政府完全蔑视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在第二天任命了资产阶级的人士担任巴黎市长和20个区的区长，其中许多人手上沾满了1848年6月起义工人的鲜血。显然，这是对巴黎工人的挑衅。针对临时政府的反动措施，巴黎工人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每个区成立了警备委员会，并由此产生了20区中央委员会，用以监督“国防政府”，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三个星期内建立了194个营的国民自卫军。这就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27页。

^② 同上第33页。

是巴黎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回答。它充分表明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工人运动的水平较之1848年2月革命的时候，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在工人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蒲鲁东分子和布朗基分子，看不清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形势，弄不清二者的关系，受资产阶级传统观念的束缚，陷入“爱国”的幻想。他们错误地把当时的形势和1792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初期举国上下共御外侮的形势等量齐观，为1792年的爱国精神所迷惑，对资产阶级及其“国防政府”可能卖国投降和出卖工人的阶级本性估计不足，根本没有打算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地关注着巴黎形势的发展。他们一方面立即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去巴黎帮助组织国际巴黎支部的工作，力图加强巴黎与总委员会的联系；同时，马克思根据新的形势起草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发表，用以指导法德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在宣言中首先指出了交战双方战争性质的转化及其政治和经济的根源。由于波拿巴的投降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普军侵入法境，俾斯麦公开扬言要吞并法国领土，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由防御变成了侵略。相反，法国所进行的战争则具有了正义的防御的性质。因此两国无产阶级的策略必须相应地改变：德国工人必须坚决反对普军侵占亚尔萨斯和洛林，要求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与之订立光荣的和约，法国工人应当既要反对俾斯麦的侵略，又要注意不为法兰西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所迷惑。当时法国无产阶级

面临两重任务：抵抗德国侵略的民族任务和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阶级任务。因此，“宣言”告诫法国工人，他们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他们的迫切任务是：“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①不要轻易地举行起义。“宣言”最后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为迫使本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斗争。

马克思的策略方针，旨在使法国无产阶级正确处理民族任务和阶级任务的关系，利用已有的共和国条件，彻底实行民主改革，为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积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为贯彻“宣言”的策略方针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德国，他们通过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不顾政府的疯狂迫害，坚决揭露了俾斯麦的反动政策；在比利时，瑞士和美国，他们通过写信给“国际”支部，要求他们为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斗争；在英国，他们亲自参加和组织伦敦工人迫使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活动；在法国，他们通过赛拉叶去贯彻总委员会的指示。可惜由于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情绪的抵抗和蒲鲁东主义的阻挠，总委员会的第二篇宣言未能公开发表。法国工人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当然也就很难贯彻执行了。

马克思的两篇“宣言”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正确地分析了战争、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透彻地揭示了普法战争的起因和性质，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结局和后果，教育无产阶级要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坚决反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27页。

对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把当前的斗争和长远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它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典范，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

二、资产阶级政府的卖国投降。3月18日巴 黎无产阶级革命

色当沦陷以后，普军继续入侵，直逼巴黎。9月18日，普军以20万之众，把巴黎团团包围了。当时的巴黎并非完全处于无可挽救的地步。巴黎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力量可以挫败敌军的围困，争取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只是由于“国防政府”根本不打算反抗普军的侵略，他们害怕法国工人胜于害怕普军。正如马克思所说：“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①在国防政府成立的当晚，特罗绪就透露了投降计划。他一方面公开宣称：“巴黎总督永远不会投降”，但对他的同僚们却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外交部长法夫尔也公开表示：“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但暗地里又说：“应该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蛊惑家’。”他们利用一切借口和机会准备同普鲁士当局迅速签订和约。“让普鲁士人占领巴黎，是国防政府‘计划’的底蕴。”^②从9月初起，保皇党人梯也尔被派往英、俄、奥等国首都进行媾和活动。9月5日和8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33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见《法兰西内战》第90页。

日，政府连续举行会议讨论媾和条件。在巴黎被围几天后，法夫尔就偷偷地在巴黎郊区同俾斯麦商讨媾和条件。与此同时，他们极力扩大警察队伍，加强资产阶级区长的力量；完全无视群众成立公社的要求，拖延公社的选举；对居民生活条件的极端困难，也熟视无睹；更恶毒的是，积极地进行了以破坏工人武装力量为中心的反革命活动，克扣国民自卫军战士的薪饷，来制造工人队伍的困难，甚至不惜借刀杀人，假手普军来屠杀巴黎工人阶级的武装。

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巴黎被围以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被围困的时间愈长，所受困难愈大。但是他们忍受重重困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抗敌热情，坚持进行反对普鲁士侵略的斗争。20区中央委员会代表和领导着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政府提出要求：在普军占领法国领土时不能与之进行谈判，实行普遍征兵；取消警察局，建立民警机构，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资供应；选举作为城市自治机关的公社；等等。它监督着“国防政府”，进而与它的卖国活动进行斗争。布朗基还建议改组国民自卫军，并加强防御措施。几乎全体巴黎工人都武装起来，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并选举了自己的军官，集资铸造了大炮和修筑了防御工事。他们是保卫巴黎的真正可靠的力量。在斗争中涌现的群众性的政治俱乐部和妇女团体，经常讨论对敌斗争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提出了大量的革命建议和意见，充分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在普军占领地区，也出现了各种名目的义勇军和侦察队，进行着敌后的抗战活动。在外省，人民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支援巴黎。巴黎人民英勇斗争有力地保卫着巴黎。

为了回答资产阶级的进攻，10月5日和8日，由布朗基主义者和“20区中央委员会”先后组织了两次群众游行示威，要求建立公社，抵御外敌入侵和完成9月4日起义的任务。但是，政府不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且试图进行镇压，禁止示威游行，甚至通过报刊加紧诋毁巴黎工人为“普鲁士奸细”。这给了无产阶级很好的教育，必须推翻政府的思想从此产生。建立巴黎公社的问题成了左派报纸，一切民众集会和俱乐部在10月间讨论的中心议题。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公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巴黎工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是10月31日的起义。10月27日巴赞元帅的投降和麦茨要塞的失守，促使巴黎人民集会要求特罗绪辞职，要求拒绝签订和约，要求推翻政府和建立公社。根据“20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10月31日早晨，开始了群众示威。国民自卫军和劳动群众聚集在市政厅广场上高呼“打倒特罗绪！”“公社万岁！”“抗战到底！”的口号。随之占领了市政厅，拘捕了政府成员，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民众救亡委员会。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允许在11月1日选举公社。

正当革命者忙于组织新政府的时候，逃出市政厅的特罗绪随即调集了一支反革命武装力量进行反扑。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局面，占领了市政厅。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被扼杀了。

第二次是1871年1月22日的起义。由于普军的长期围困，巴黎粮食、燃料供应严重不足。广大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资产阶级则趁机大发横财。加上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率急剧增加。这激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要求成立公社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是“国防政府”继续推行卖国投降政策，他们处心积虑地策划着如何早日实现投降。1月19日—20日，特罗绪派遣国民自卫军在巴黎近效比桑瓦尔的出击，是他们策划的又一卖国行为。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战斗中又不给予支援。结果遭致失败并造成伤亡。他们企图以此证明：国民自卫军没有抵抗能力，任何解围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于1月22日又发动了起义。目的在于推翻政府，建立公社。隐匿地下的布朗基出来亲自领导了这次起义。但是由于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和敌人早有准备，这次起义被镇压了。起义者被打死打伤约50人。巴黎无产阶级为建立公社付出了血的代价。

这两次起义表明，在民族矛盾掩盖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表面化。“国防政府”为了借助俾斯麦来共同扼杀法国革命更加速了卖国活动。经过多次秘密谈判之后，终于在1871年1月28日同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临时停战协定，宣布卖国投降。随之解除了政府军队和别动队的武装。“但是，巴黎的真正保卫者——国民自卫军，武装的巴黎人民——仍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人敢要求他们交出武器，无论是枪支或者是大炮。”^①国民自卫军成了唯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巴黎人民仍然是武装的，并真正保卫着巴黎！他们准备进行革命！

俾斯麦和梯也尔相勾结，法国很快选出了国民议会，成立了新政府。这个议会是一个保皇派占2/3的“地主议会”，这个政府是以保皇党的政治家、老奸巨滑的梯也尔为首的反动

^①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04—505页。

政府，马克思对梯也尔作了极为深刻的揭露。他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①“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②

梯也尔政府于2月28日把和约草案提交国民议会。议会于3月1日通过了这个耻辱的和约。此后，梯也尔政府就向革命的巴黎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他们封闭了一切共和报刊，堵塞革命的宣传，强令在短期内清偿债务，加剧了工人的困难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起用保皇党将军，恢复巴黎戒严，请求俾斯麦放回俘虏，重组反革命军队，阴谋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解除工人武装；断绝巴黎同外地的交通和电讯联系，以此孤立和困死巴黎；并于3月17日逮捕了革命领袖布朗基。

梯也尔政府的疯狂进攻，迫使巴黎无产阶级把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2月19日，“20区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取消资产阶级的特权，推翻这个统治阶层，使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宣言宣布只承认革命的公社政权是巴黎的政权。2月末，国民自卫军中除了大约20—25个资产阶级营忠于政府外，由215个营的代表组成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随即改选了国民自卫军的军官，使整个国民自卫军置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巴黎革命的政治领导者，“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③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40、37页。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法兰西内战》第135页。

巴黎工人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立即投入了战斗准备工作。许多小资产阶级也纷纷加入国民自卫军。

这时，由于赛拉叶等人的活动，国际巴黎支部的组织得到一些恢复和改组并重新活跃起来。瓦尔兰坚决克服了许多领导人反对参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错误主张（他们认为国民自卫军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国际会员如果加入就是不能容许的妥协），于3月10日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达成协议，有16名国际会员参加了该中央委员会，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3月18日早晨3时，梯也尔下令政府军队和警察突袭蒙马特尔·别利维尔和其它工人住宅区，企图用强力夺取大炮，一举解除工人的全部武装。清晨，当工人、小资产阶级、妇女和国民自卫军战士被敌人偷运大炮的声音惊醒的时候，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地奔向大街，奔向停放大炮的地方。他们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包围了政府军队。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影响下，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梯也尔夺取大炮的反革命命令。当波拿巴的军官列康特命令军队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时，士兵拒不执行他的命令，反而把他打死了。当天上午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①不到半天，政

① 参阅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见《法兰西内战》第153—154页。

府军队就土崩瓦解了，残余的反革命军队和政府成员均逃往凡尔赛。革命的红旗插上了市政厅大厦，国民自卫军工人营队占领了警察局和巴黎全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被推翻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了革命的临时政府，政权落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

1870年秋天，在“国防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国工人起义的条件没有成熟，劝告巴黎工人不要过早举行起义。现在，当资产阶级卖国投降，把刺刀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巴黎工人以冲天的革命气概举行起义，为埋葬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时候，他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坚决支持和帮助这次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当时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①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封信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机会主义的天渊之别，号召“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②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曾用这个历史经验痛斥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教育我们全党，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以马克思和列宁为榜样，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③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典范。而一切机会主义者总是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②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 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1页。

③ 参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发抖，拚命地反对和破坏革命群众运动。

3月18日革命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无产阶级始终掌握着武装，并且一步步加强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把统治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事实证明，革命“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①

巴黎工人夺取政权的创举立即在法国其它工人当中并且已经武装起来的城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3月22日，里昂宣布成立公社，解散市议会，把旧省长、市长撤职，选出新的市政委员会。3月26日，圣太田的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成立公社的宣言，组成了临时委员会。同一天，克利索的国民自卫军攻进了市政厅，宣布成立公社。4月4日，里摩日的国民自卫军和工人们也占领了市政厅和警察局，宣布成立公社。与此同时，南部的马赛、纳尔榜和土鲁斯也于3月23日、3月24日、3月25日先后成立了公社。可惜所有这些外省公社都是昙花一现，在几天内均被镇压下去，没能给予巴黎公社以有效的援助。

三、巴黎公社的诞生。巴黎工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3月18日革命胜利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了首都的政权。中央委员会40名成员中有一半是工人，一半是小职员和知识分子。其中瓦尔兰、茹尔德、阿西等是蒲鲁东主义者；布易·兰维埃、莫尔提耶、阿维尔等是布朗基主义者；还有比约勒等是激进的小资产阶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1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级民主派，又称雅各宾派。他们深受工人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此外，也有钻进来的叛徒、公开出卖人民事业的留尔耶，当过警察密探、后来被揭发出来的布朗塞（普里尔）等，是最危险的敌人。

中央委员会掌握政权以后，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怎样巩固胜利，发展胜利？是简单地运用原来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是继续前进，对以梯也尔政府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穷追猛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政权的易手，把原来的国家机器由一个剥削阶级交给另一个剥削阶级，用以来镇压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当时的各种政治派别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主张。布朗基派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些人也主张乘胜进攻凡尔赛，但对这个根本问题并没有正确的认识，蒲鲁东派强调团结，主张“应当对社会上一切阶级公平合理”，“必须让资产阶级与人民团结一致，使一切人不分阶级和等级……都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以拯救共同的“事业”，雅各宾派则沉缅于历史的回忆，希望恢复1792——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公社。不懂得新的历史条件下这场革命的新的阶级内容。因此，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只凭着和广大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凭着无产阶级的本能，在阶级斗争实践中摸索着前进。梯也尔政府的猖狂进攻也起到一定的反面教员的作用，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革命的措施。

在革命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牢固地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无疑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支柱。正是这支军队的存在，迫使梯也尔反动派逃往凡尔赛，

并使在他们控制下的资产阶级军队溃散和原有的警察和宪兵机构瓦解，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得以实现。

在夺取政权时，中央委员会对巴黎政府的各个机关的占领以及3月18日晚和3月19日晨中央委员会两次会议关于占领政府各部，建立新的政府机关和任命各部人员的决议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任命，阿尔诺夫和格莱列（后由瓦扬代替）管理内务部，瓦尔兰和茹尔德管理财政部，爱德管理陆军部，杜瓦尔和果里管理警察局，科姆巴兹管理邮电局，莫罗管理公社报报社和印刷所，别尔热尔为要塞司令，阿西为市政厅警卫司令。随之新的政权机关迅速建立起来并开展工作。

普鲁士军队的包围是对巴黎工人政权的严重威胁。尽管当时普法和约已经签订，但是他们仇视巴黎工人的政权并且仗着军事上的优势，和梯也尔反动派互相勾结，随时可能进攻巴黎。中央委员会对待这个问题极为审慎。为了避免和普鲁士军队继续战争，中央委员会在3月19日发出的通告宣布，它“坚决遵守和约的初步条件，以拯救共和制的法兰西和实现全面和平。”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在军事上也作了准备，以防普军的突然袭击。

在与反革命势力，特别是与凡尔赛政府进行斗争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3月18日革命胜利后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千方百计阴谋复辟。他们极力搜罗和组织反革命武装，准备进攻巴黎，断绝巴黎和外地的联系，从物质和道义上孤立巴黎，利用潜留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和捣乱，大造反革命舆论，对巴黎进行诬蔑和诽谤，向俾斯麦求援，共同扼杀巴黎革命。但是，中央委员会内部绝大

部分成员对此熟视无睹。他们并不理解中央委员会在革命进程中所应担负的历史任务，对于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执行临时革命政府的权力深表“遗憾”，认为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立即进行公社选举，并在实现选举后交出政权。因此，他们反对进攻凡尔赛，反对继续进行国内战争。只有杜瓦尔、爱德、勃留涅尔、法尔托、沙尔东和莫罗等少数几人主张立即进攻凡尔赛，然后再选举公社移交政权，可是他们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这样，正当中央委员会应当乘胜进攻凡尔赛的时候，它却忙于公社选举，准备移交政权，错过了消灭反革命势力的极好时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铸成了致命性的错误。马克思明确指出：中央委员会“……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①

由于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急于要把政权“合法化”，因此中央委员会把公社的选举摆在工作的首位，匆忙地定于3月22日举行公社选举。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他们又错误地把重点放在争取和吸收资产阶级区长（以及追随他们的议员）来共同选举上。这就削弱了对巴黎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尽管中央委员会作了许多让步，资产阶级区长和议员们仍旧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力图破坏和拖延公社选举。他们甚至调集残存的资产阶级营队，在他们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控制的一些区公署所在地修筑街垒，准备内战。他们还连续两次纠集上千人举行反革命的示威游行，叫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公社！”的反动口号。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嚣张，巴黎工人实在忍无可忍。中央委员会最后才命令国民自卫军驱散了反革命分子的游行队伍，解散了由他们控制的区公署武装并占领了那些区公署，迫使资产阶级区长和议员们同意于3月26日进行公社的选举。

在选举中，中央委员会打破了各区代表人数相等的旧传统，确定了代表人数同各区居民人数成正比例的原则，规定每两万居民选举代表一名，其余数超过一万的增选一名。这就保证了工人集中的波宾库尔区（14万9千人）和比尤特—蒙马特尔区（13万），能各选出7名代表，而贵族居住的帕西区（4万2千人）就只有2名代表。

3月26日选举的结果，由于瓦尔兰、德勒克吕兹等人同时在若干选区当选，所以总共选出公社委员86名（因布朗基尚在狱中，实际只有85名）。其中21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他们于4月初宣布退出公社。在正式参加公社委员会的64名委员中，国际的会员约有30人，工人有28人。可见，公社委员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就政治主张而论，有蒲鲁东派及其支持者20人，布朗基派及其支持者21人，雅各宾派12—14人，还有无党派人士10—12人。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一起被称为多数派，他们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蒲鲁东派被称为少数派，他们把公社设想为自治机关，主张建立松散的地方自治制。在公社委员中多数派占 $2/3$ ，少数派占 $1/3$ 。在公社选举之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即发表声明，把权力移交公社，并号召人民接受公社的

领导。

3月28日，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的阻挠和破坏，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巴黎公社，在“公社万岁！”的欢呼声中庄严地宣告成立！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和伟大的尝试！

公社委员会在接管政权以后，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有效地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

公社公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用人民的武装取而代之。公社的法令规定：一、停止招募新兵；二、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成立或调入任何武装部队；三、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柱，资产阶级正是依靠反动的军队来镇压无产阶级才得以维持其统治。因此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彻底摧毁旧的军队，同时要大力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军队，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胜利。公社的这一法令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这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公社消灭了旧的警察。早在3月18日以前，约有半数左右的区就把警察赶跑了，代之以国民自卫军。3月18日晚，工人占领了警察局，所有的警察和宪兵都逃往凡尔赛。3月19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解散了军事法庭，打开了监

狱，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这也都是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步骤。

相当于政府各部的十个委员会——即执行、军事、公安、司法、财政、粮食、劳动和交换、对外联络、教育、社会服务等委员会的建立及各委员会委员的选举，是新政权机构建立的集中表现。这些委员会在最高权力机构——公社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一切大事情由公社委员会讨论决定，然后交由各委员会坚决执行。它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假民主，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也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工作机关。

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公社委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经过一定时期要进行改选。在他们任期内工作不称职时，选民有权随时撤换这些人员。第二，公社通过了关于国家机关职员薪金制的法令，取消了高薪制。法令指出，过去各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成为钻营对象，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金。法令规定，任何公职人员的年工资最高不得超过6000法郎，公社委员的工资亦应如此，不得高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公社的法令和措施的重大意义在于它防止了把职位变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保证了国家工作人员不会变成新的高薪特权阶层。

4月2日，公社通过决定，把教会同国家和学校分开。实行“政教分离”、“免费教育”、“废除宗教预算”、“宣布被认为不能动用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为”

家财产”，并立即对这项财产进行调查统计，“交由国家支配”。命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象、教义、祷告等从学校中革除出去。从前，反动的宗教势力与资产阶级政权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行双重压迫。公社这一法令的重大意义是：继摧毁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主要支柱——常备军之后，又摧毁了它统治人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4月20日，公社公布了“告法国人民书”，号召在法国各地都建立公社，并把法国所有的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公社草拟的全国组织纲要指出：3月18日革命所争取的目标就是“承认并巩固共和国这个符合人民权利、符合社会的正常自由发展的唯一政体”。它所设想的全国政权的组成是：一切公社的自治权利是“同等”的，各公社以“条约”的“联合”保证“法国的统一”，“全体公社代表联合会议”就是“全国中央行政机构”。纲要最后号召说：“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猛烈进行的斗争，是不能由空幻的协议而结束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不是公社的思想的胜利，就是巴黎的毁灭”。“我们的责任是斗争，并取得胜利。”

在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公社为了保卫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采取了一些镇压反革命的措施：逮捕了梯也尔政府的主要成员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他们进行审判和监禁；没收凡尔赛议员、帝国走狗、国防政府和凡尔赛政府的主要成员及其走狗的一切财产，由国家管制；查封反革命报纸；特别是针对凡尔赛政府野蛮屠杀战俘的罪行，颁布了著名的“报复法令”，与凡尔赛政府有勾结的人都要交给法庭审讯，并把这些罪犯作为人质关进监狱，凡尔

赛每杀害一个被俘的公社社员，公社即以处决三倍的人质作为回答。虽然公社在执行这些措施时不够坚决，但这些措施本身说明了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

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把它交给工人合作社管理，是公社最重要的经济政策。3月18日革命以后，有许多资本家逃跑，他们的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工人们早就要求接管这些工厂。4月16日，公社下令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把它交给工人合作社管理，恢复生产。公社还拟定了将工人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总社的计划，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铁路运输和军需生产实行监督。此外，公社还在典当债务、房租及住宅等方面颁布和实行了有利于劳动人民的重要政策，深得群众的拥护。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髓”。①

在文化艺术方面，公社也采取了革命的措施。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及其艺术家的反抗，公社于5月中旬决定把私人剧院交给公社的教育代表团掌管，取缔剥削制度，撤销反动分子的职务，任命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人士来领导艺术机构。在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中，剧院和音乐团体演出了不少以爱国主义精神和讽刺剥削阶级腐朽本质为主题的作品，整个文艺界呈现一派新气象。巴黎公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劳动者真正享有艺术创造了前提，新型的革命文化极大地鼓舞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

公社是真正的工人政府，奉行国际主义政策。当欧洲各国政府对公社表现出刻骨仇恨时，各国无产阶级都为他们的

①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7页。

法国兄弟的胜利而欢呼。公社把旅居巴黎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战士团结在自己周围，吸收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参加领导机构的工作。“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①公社关于拆毁旺多姆圆柱的决定也充分体现了它的国际主义的性质。公社4月12日的决议指出：旺多姆广场上的皇帝纪念柱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物，是暴力和虚荣的象征，是对军国主义的赞扬和对国际法的否定，应该把它拆毁。这是“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的生动表现。”②

公社的上述各项措施，虽然有些没能得到充分实现，但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提出和实行的，这充分显示了巴黎工人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巴黎公社的无限生命力。正是执行这些措施的结果，“奇迹般地改造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了。”③同梯也尔的诽谤相反，“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④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第四节 巴黎公社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一、第一国际对巴黎公社的支持。公社与凡尔赛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巴黎公社的失败

3月18日巴黎公社的革命震动了全世界，它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舆论的赞扬与支持，也为世界上一切反动

① 参阅《法兰西内战》第128页。

②③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3、65、66页。

势力所切齿痛恨。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首先给予了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无限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联合了一切同情公社的人，大力声援公社，宣传公社事业的正义性，揭穿阶级敌人对公社的诬蔑和攻击。他们通过国际总委员会向所属各个支部发出几百封信，号召他们积极地支援公社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密切注视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尽可能地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3月18日革命以后，马克思设法与赛拉叶以及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建立通讯联系，经常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一位德国商人也成了他们与公社沟通消息的一条渠道。在斗争策略、军事技术、社会经济措施等方面，马克思都曾给予公社以宝贵的指示。例如公社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领导人弗兰克尔和赛拉叶在制定社会经济措施时，就请示过马克思。为了揭露和打击敌人，马克思要求公社领导者“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籍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予以公布，“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①他还建议公社必须在巴黎以外，甚至在其他国家赶快开展工作，以便解除巴黎孤立进行斗争的状况，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力量。马克思还把他所得到的关于凡尔赛与普鲁士秘密勾结的重要情报告诉公社领导者，以便他们加强戒备，并劝告他们不要轻信普鲁士统治者所谓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保持“中立”的诺言。同时，马克思对公社领导者的错误也进行中肯的批评。他在给

^① 马克思：《给爱·斯·比斯利的信》（1871年6月12日）
《马克思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4页。

弗兰克尔等人的信中曾经指出：公社应当按照既定的革命目标前进，应当集中主要精力对敌斗争，可是，“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由于在公社中“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①因而马克思要他们特别注意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争取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后来，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曾深为惋惜地说：“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末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②

在马克思的倡导下，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国际会员不顾本国统治者的阻挠与镇压，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正当普鲁士政府与凡尔赛勾结、共同反对公社的时候，国际会员，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奥古斯特·倍倍尔在议会发表了赞扬公社革命的演说。他指出：“巴黎的斗争不过是前哨的小冲突而已，欧洲主要的事情还在今后，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将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③在德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支援公社的工人集会。在英国伦敦也组织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公社的大会。3月21日，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马克思的建议，组成代表团，参加英国的群众大会。4月15日，日内瓦的工人集会支持公社，大会在致

①马克思：《给弗兰克尔瓦尔兰的信》（1871年5月13日），《马克思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20页。

②马克思：《给爱·斯·比斯利的信》（1871年6月12日），同上书第223—224页。

③参见《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公社的信中热情地写道：“巴黎的兄弟姐妹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的事业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因为这是全世界工人解放的事业。”^①此外，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集会上和社会主义报刊上，都对巴黎公社表示祝贺。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准备按照马克思的指示，前往巴黎参加斗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增强。正如马克思所说：“要使工人阶级自己认识到1848年六月起义是它自己的先进战士的事业，曾经需要很长的岁月，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援。”^②

对巴黎公社最直接的支持，还表现在前后有数百名外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亲身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斗争。如匈牙利人、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列奥·弗兰克尔，波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及其战友雅罗斯拉·东布罗夫斯基，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等等。这些革命者在巴黎公社时期都起了卓越的作用。

此外，一些进步人士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也发表了一些同情公社的文章和言论。

但是，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却被各国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他们歇斯底里地反对公社。俾斯麦是

^①转引自凯尔任莱夫著《巴黎公社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11页。

^②马克思：《总委员会向1872年9月2—7日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56页。

凡尔赛反革命集团的最大帮凶，他们是绞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自称“最民主”的美国政府，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美驻巴黎大使就曾露骨地叫嚷：“巴黎人都是些暴徒”，“凡是公社社员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①正如马克思所说：“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②表明了国际资产阶级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死敌。

受到普鲁士统治者和国际资产阶级支持的梯也尔反革命集团，他们从逃到凡尔赛那天起一直在图谋复辟。他们采用了各种阴谋破坏手段，妄图恢复他们的“天堂”。在没有军队的时候，梯也尔曾假惺惺地声称：“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同时，暗中却同俾斯麦勾结，以出卖法国为条件，换得普鲁士的帮助，以便征服巴黎。当他纠集了宪兵、警察等四万人以后，从4月2日起，就开始发动反革命的军事进攻。后来，他乞求俾斯麦的帮助，更进一步武装起来，就狂叫要“手执法律进入巴黎”，也就是要镇压和屠杀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5月，凡尔赛军队加紧了对巴黎的进攻。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了激烈的、殊死的战斗。

5月21日是星期日，巴黎公社的领导者放松了警惕。许多战士离开了战斗岗位去参加游艺会。就在这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凡尔赛反革命军队被引入巴黎城内。到5月22日，达到10万名。从此，巴黎无产阶级开始了浴血奋战！

巴黎无产阶级面对凶残的敌人没有丝毫的怯懦和动摇。公社军队统帅东布罗夫斯基将军知道敌人进入巴黎后，立即

① 转引自马克思著《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马克思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31—232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80页。

率兵迎击。5月23日，他亲临蒙马特尔高地组织抵抗。在枪林弹雨中他骑着战马奔驰前线，指挥杀敌，不幸腹部中弹受伤。临终前他嘱咐战友们：“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你们只是去想办法挽救共和国吧。”①广大公社社员在斗争中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例如，“长剑号”炮艇被凡尔赛分子击毁了。但全体船员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炮艇是在“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中沉没的。国民自卫军老战士奥古斯·茹隆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参军后，还写信给军事代表，要求让他的将满16岁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来参加。他说：“我们发誓约定，假如敌人的子弹打死了我们之中的哪一个，我们一定要替他报仇。”②14岁的恩斯特和17岁的菲里克斯杜南兄弟二人在距离敌人只有100米的情况下，经受了凡尔赛分子一个多小时的炮火射击，后来他们和连队一起，用白刃冲击占领了街垒。在把营旗插上街垒时，弟弟恩斯特牺牲了，菲里克斯杜南继续保护营旗，并想抱起弟弟的尸体，结果也牺牲了。他们的父亲没有流泪，而是拿起枪来投入战斗，为儿子们报仇！广大妇女在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中，也显示出伟大的力量。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成了英勇顽强的战士。女售货员们在战斗中也轻伤不下火线，以能杀死敌人而自豪。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到5月27日，大部分的工人住区已经落入凡尔赛反革命分子手中。但是，最后一批公社战士仍然在神甫拉雪兹墓地进行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不让，当子

①参见《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4页。

②参见《1871年公社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2页。

弹打完了的时候，用刺刀和敌人肉搏，最后在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中，全部在基地的墙角壮烈牺牲！其他几个被破坏的街垒，也在28日全部陷落。声震全球的巴黎巷战到此结束了！巴黎公社革命遭到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但是公社社员的英勇革命精神永远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敬仰。为了纪念不朽的革命烈士，人们把神甫拉雪兹公墓的那堵墙称为“公社社员墙”，它永远屹立在巴黎城东，成为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光辉象征。

梯也尔匪帮重新统治巴黎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们疯狂一时，为所欲为，在巴黎实行白色恐怖，先后杀了3万人，逮捕了5万人，连同流亡者在内，巴黎居民一下减少10万人。很多街道住区空无一人，很多行业的工人多年绝迹。这场疯狂的大屠杀，充分反映了梯也尔匪帮和反动阶级的暴戾和残忍。这也是一切剥削阶级本性的表现。

但是，反动派的暴行并不能使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屈服。他们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监狱中，也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刑场上都表现了斗争到底、宁死不屈的无产阶级骨气。例如，公社检查长果里在被捕后解往反革命监狱途中，凡尔赛反动军官要他叫喊“打倒公社”，他却高呼“公社万岁！”

“打倒杀人犯！”结果当场被打碎脑袋。公社委员费烈在被捕后，严正驳斥了反革命法庭捏造的种种“证据”，充分揭露了凡尔赛政府对外可耻投降、对内发动内战、草菅人命，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把反革命资产阶级对公社委员的审判变成了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审判。他在法庭上正气凛烈地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我的战胜者手中。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

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我的遗言是在将来要纪念我并为我报仇。”他在临刑前还写信对战友说：“不要为我们的失败而悲伤，而要更好地分析失败的后果，你我都要深信：社会主义事业从来都没有象今天那样令人感到必要！”①1871年11月24日早上七点钟，他在反动派的刑场上顶天立地，从容就义。另一位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在法庭上回答反动派对她的控告时义正词严地说：“是的，我参加了巴黎的纵火！我想用火的障壁来抵御凡尔赛分子的进攻。……假如你们给我留着这条命，那末我决不会停止呼吁报仇，我将号召我的弟兄们向‘赦免委员会’的刽子手报仇。我已经说完了，假如你们不是胆小鬼，那就杀死我吧！”②巴黎公社革命烈士们的英雄气概气贯长虹，永垂青史。

在巴黎公社流血周的第二天，巴黎公社的坚强战士、无产阶级的杰出诗人欧仁·鲍狄埃以满腔的愤怒和沸腾的热血，冒着死亡的危险，在巴黎近郊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诗篇——“国际歌”词。这首诗批判了“什么救世主”和“神仙皇帝”，号召奴隶们奋起斗争，“要做天下的主人”，控诉了资本主义“毒蛇猛兽”，要“把他们消灭干净”，歌颂了无产阶级团结战斗，坚信“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宣判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它放射出马克思主义的灿烂光辉，是《共产党宣言》的艺术再现，17年以后，即1888年6月，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

① 参阅《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150页。

② 同上书，第259—260页。

“国际歌”谱上了庄严雄伟的曲子，从此，第一首气势磅礴的无产阶级的不朽战歌诞生了！正如列宁说的：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①至今，“国际歌”仍是我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教材，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和一切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锐利武器，永远激励着我们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团结战斗！

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趾高气扬。梯也尔曾得意忘形地高叫“社会主义从此休矣！”然而敌人高兴得太早了！真正走向灭亡的决不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是资本主义及梯也尔自己。马克思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②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本思想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七十二天，它的伟大功迹是不可磨灭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马克思说：“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③恩格斯说：公社

①列宁：《欧仁·鲍狄埃》，《列宁选集》第2卷，第434、435页。

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80—81页。

③马克思：《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45页。

革命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①

马克思恩格斯极其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宣布成立，他们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关心巴黎斗争的每一发展，分析公社的各项政策措施，在这次运动中他们“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②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一光辉巨著。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特有的对革命群众的充分信任和高度的热爱，热烈歌颂了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根据详细占有的资料和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阶级敌人散布的各种谣言和诡辩，驳斥了他们对公社的攻击和诽谤；用公社的宝贵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宣告了他们的破产，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1891年在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纪念版时，恩格斯为之写了“导言”，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导言”中，恩格斯重申了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做的理论总结，并对巴黎公社的教训作了重要的补充。列宁称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84年10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第290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33页。

这篇“导言”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①

《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巴黎公社革命证明了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近代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资产阶级攫取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武装，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的秘诀就是不断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以往人民革命斗争往往因为胜利后就放下武器，胜利果实总是被资产阶级所篡夺，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掌握武装。巴黎公社的成功经验正在于它一反过去的惯例，革命胜利后，用国民自卫军代替了旧军队，并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里。因此得以打退梯也尔反革命势力在3月18日的武装进攻。巴黎公社的七十二天是武装起义、武装斗争、武装自卫的七十二天。马克思总结了公社革命这一宝贵经验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②据此，马克思还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③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公社建立之后凡尔赛反革命集团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公社发动武装进攻的事实，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必须用革命武装来保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单行本，第68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法兰西内战》第151页。

③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42页。

卫胜利的果实，并把革命进行到底。公社领导者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他们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彻底摧毁反革命武装，以致让梯也尔有充分的时间去组织反革命军队，进攻巴黎。恩格斯明确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①可见，掌握武装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胜利、巩固胜利的一条金科玉律。

第二，巴黎公社革命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时曾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巴黎公社用自己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上述论断的无比正确。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十分珍视。据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作了重要补充。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巴黎公社革命更重要的经验是，第一次掌握政权的无产

① 恩格斯：《论权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单行本，第4页。

阶级，创造了自己的政权形式，用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这次革命的新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①马克思还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因此，巴黎公社不仅是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否定，也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国家学说的否定。资产阶级议会只是从事空谈的场所，是对劳动人民的骗局，是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工具。公社则既是立法团体，又是工作机关，是深深扎根于劳动群众之中并忠实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蒲鲁东主义者否定国家，否定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集中，而公社却是企图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民主集中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府；布朗基主义者只是要建立少数人的专政，而公社却是真正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的多数人对一小撮反动阶级反动分子的专政；巴枯宁认为公社是“对国家的大胆明确的否定”，是实现了他所主张的以自治的公社联盟来代替国家的思想，这显然是对公社的歪曲。公社只是否定了旧的国家，它本身则是一种崭新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公社作为第一个工人政府虽然只存在72天，但它充分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府的特性，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法兰西内战》第151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8页。

治、经济和文化任务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为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正如列宁后来指出的：“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①

巴黎公社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最重要之点就是许多公社委员反对用专政手段，而企图以精神感化敌人，因而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专政，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②另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没有“剥夺剥夺者”，连法兰西银行也未予没收。这对凡尔赛分子十分有利，而极大地削弱了自己。恩格斯后来指出：“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③

第三，巴黎公社的初步实践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原理。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曾概括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51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15页。

③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9页。

是“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①但是，马克思当时未能作进一步的分析。根据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马克思对“过渡阶段”及其任务作了更具体的阐述。他说：“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②所以是漫长的发展过程，不仅因为把资本主义大生产改造为共产主义大生产是相当艰巨的任务，而且因为把大量小生产，尤其是把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共产主义大生产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对小农既不能简单地宣布废除农民所有制，也不能巩固小私有制，而必须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促使土地私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马克思还说：巴黎公社的工人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③

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还证明：无产阶级要实现上述的改

① 马克思：《1848—1850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法兰西内战》第143页。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9页。

造任务，必须通过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因为“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①②}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公社革命的实践经验得出结论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②

第四，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了：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广大城乡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结成联盟，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年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经验，早已阐明了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证明：巴黎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并维持政权达两个多月之久，是因为及时地采取了延期偿还债务，停止当铺拍卖典当物品、废除欠缴房租等措施，满足了巴黎小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争取和团结了巴黎小资产阶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反之，公社之所以最后遭到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能争得巴黎以外全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支持，没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

巴黎无产阶级在斗争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如在公社公布的宣言和《告农村劳动者》的文件中宣布，战争赔款应该由发动战争的祸首承担，成立廉价政府，用人民选举的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代替吞噬着农民血汗的官僚，废除征兵制，取缔高利贷，消灭乡警、宪兵、地方行政官的压迫，扫除僧侣的愚昧统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对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利，而且首先对农民有利。马克思在

^{①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法兰西内战》第143、142页。

分析公社的经验时指出：“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①农民一旦了解这些，就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的领导者和老大哥。”^②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正确，马克思还预言：“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③如果真正实现了这一点，巴黎公社的革命就会是另一种景象了。凡尔赛匪帮深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对巴黎实行严密封锁，以防止“传染病的蔓延”，并对公社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使农民未能认识公社胜利对自己的好处，同时，公社领导者开始时对联合农民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后来又迫于敌人的包围和武装进攻，未能有效地向农民宣传和实现自己的纲领，因而各省农民未能及时行动起来，这也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形成。无产阶级的“独唱”，终于不免成为悲壮的哀歌。

最后，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巴黎公社失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缺少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当时在公社中居领导地位的主要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他们虽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影响还比较小，因此在公社的所有委员中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者不懂得社会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1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法兰西内战》第146页。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62页。

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就决定了公社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决定了公社不能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结果遭致灭亡。至于公社的许多正确的革命措施，那是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创造，是冲破了他们的错误理论的束缚的结果。恩格斯说：“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①

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由于他们各有一套错误的理论，布朗基派主张建立少数英雄人物的强有力的专政，蒲鲁东派则主张尽量自治，反对集中和专政。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而且必然要闹分裂。5月1日，当公社决定成立由五个人组成的拥有最广泛权力的民众救亡委员会时，两派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有22个属于蒲鲁东派的委员借口反对“独裁”对此投了反对票，5月16，他们竞进而登报声明退出公社。蒲鲁东派的报纸还指责布朗基派是“不学无术的、粗野的和可笑的人”，是“愚蠢的顽童”、“血腥的丑角”、“叛徒”，应该处以死刑，而布朗基派则趁机从许多重要岗位上撤免了蒲鲁东派的成员并换上自己人，他们还踢开公社委员会，在自己一派的会议上擅自解决一切问题。他们的报纸也斥责蒲鲁东派为“懦夫”、“逃兵”、“恶棍”，并建议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和枪毙。当公社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武装斗争的紧要关头，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就更加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导致公社的失败。

^①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10页。

根据巴黎的公社失败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才能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斗争中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他们说：“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①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这一条被载入第一国际的章程中。巴黎公社的教训推动马克思恩格斯于70—80年代积极为在欧美许多国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斗争。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巴黎无产阶级为建立、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永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学习的榜样，巴黎公社所提供的成功经验和血的教训永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马克思曾经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②这些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④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⑤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完全证实了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57页。

②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1871年5月23日），《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304页。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第52页。

④ 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1871年4月12日），《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15页。

⑤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42页。

克思的这一科学预言。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叛徒们都在这一原则下显现其原形。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竟宣扬什么巴黎公社“起初”“几乎是完全不流血的革命”，显然，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公社原则的背叛，对巴黎公社英雄们的最大污辱，同时，也是他们叛徒面目的又一次暴露。

第五节 巴黎公社后的第一国际。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 义斗争的胜利

一、资产阶级对国际的进攻和巴枯宁派 分裂活动的加强。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当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正尽全力帮助公社社员使他们免遭资产阶级迫害的时候，各国资产阶级把“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遍及一切地方，扼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凡尔赛党人也就是这次“战斗”的罪魁。法国外交部长法夫尔于1871年6月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共同对国际进行征讨；同年法国政府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加入国际的要处以监禁和罚款，并剥夺政治权和公民权。德国俾斯麦政府于1872年5月27日以“图谋叛国”的罪名判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年监禁。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美国的反动统治者也使用各种暴力镇压手段对国际的支部和会员进行迫害。甚至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也号召天

主教徒要和“神的死敌”——第一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叫嚷要先将国际的会员绞死，然后再为他们“祈祷”。

作为反对国际的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资产阶级还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造谣、诽谤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浪潮。他们诬控马克思是俾斯麦的“奸细”，对恩格斯散播了大量谎言，甚至把芝加哥的大火也说成是国际干的“恶毒勾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①

巴黎公社以后，国际的困难处境使得混进国际的各种投机分子原形毕露。有的动摇退缩，有的公开叛变。如英国工联首领、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宣布退出总委员会；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弗里布尔等人则公开投到凡尔赛人的营垒去了。更为凶恶和危险的是巴枯宁及其党徒，他们配合资产阶级的进攻，加强了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他们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伪装对国际忠诚，暗地里始终保留着他们的秘密宗派组织，妄图取国际而代之；他们还分裂了瑞士的拉丁语系地区总支部，把日内瓦的汝拉总支部作为反对国际的大本营；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到处网罗信徒，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建立自己的宗派组织；他们还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和总委员会。

面对着这种情况，国际不仅要谴责和清洗逃兵和叛徒，更严重的是要粉碎巴枯宁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并根据客观形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1页。

势重新确定无产阶级的行动路线。为此，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于1871年9月17—23日在伦敦召开了秘密的代表会议。到会代表共23人，其中大多数是马克思的拥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巴枯宁派有三人参加。巴枯宁一方面再一次伪称解散他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掩护自己的分裂活动，以对抗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当面揭露，自己不敢出席这次会议。

根据马克思的建设，伦敦代表会议主要是针对和回击巴枯宁派的进攻，就政治行动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讨论。

巴枯宁分子妄想阻挠会议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但是没有得逞。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发言痛斥了巴枯宁主义者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反动企图。恩格斯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①会议最后通过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敌人。”②这一决议体现了巴黎公社的血

①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伦敦代表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的教训，它的通过是马克思主义对巴枯宁主义的巨大胜利。

会议针对巴枯宁主义分子的分裂破坏活动，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对国际各级组织的名称作了统一的规定，不许使用宗派的名称，并重申了巴塞尔代表大会第5项决议，宣布总委员会有权接纳或拒绝接纳新会员。特别是明确规定：“无论现在和今后，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都是绝不可许的。”^①这些规定，巩固了国际的组织纪律，加强了总委员会的权力，打击了巴枯宁派瓦解总委员会和分裂国际的阴谋，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

会议还讨论了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问题并成立了专门审查这一问题的委员会。马克思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他对“同盟”的分裂活动和两面派手法的揭露，使得出席会议的巴枯宁分子狼狈不堪。只是由于会议前“同盟”表面上已宣布解散，会议才未作出开除巴枯宁分子的决定。

会议还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关于农民”的决议，要求总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并要求派鼓动员到农业地区去，以便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此外，会议特别强调：“一切迫害只能使国际的拥护者加倍振作”，^②高度赞扬了各国无产阶级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发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伦敦代表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6页。

扬团结一致的精神”，指出“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①

伦敦代表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最迅速地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任务，强调了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加强了国际的集中性和组织纪律性，打击了巴枯宁主义分子，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

二、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胜利

伦敦代表会议结束后，巴枯宁主义者进一步加强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1年11月12日他们在瑞士的桑维耳耶召开了汝拉总支部所属九个支部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大会。

大会的决议专门反对总委员会的集中领导。大会通过了一个所谓“告国际工人协会各总支部书”，其中断然拒绝伦敦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并且诬蔑总委员会自封为国际的法定首脑，“变成了一个政府”，一直在为所欲为地自行其事。他们还煽动各总支部联合行动，要求尽速召开国际全体代表大会，以改变国际的组织原则，企图使总委员会“仅仅作为一个普通的通讯机关和统计中心”，使国际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意大利总支部追随无政府主义者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也叫嚷要反对“权威共产主义”，声明与总委员会断绝一切关系。比利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改组总委员会的建议，阴

① 马克思恩格斯，《伦敦代表会议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49页。

谋把比利时总支部变成反对国际的工具”。在西班牙，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也在积极培植、收罗自己的党羽，力图使总委员会完全解体。英国工联主义领袖海斯和克拉克等人也支持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员会的攻击。在美国，巴枯宁主义者的同道——钻进美国国际支部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反对总委员会，要求实现支部“自治”。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桑维耳耶大会的通知书，总委员会发出了一份由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秘密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充分揭露了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和两面手法，并以具体事例证明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行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宗派活动的性质。他们指出：“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①这是对巴枯宁派宗派主义活动及其他一切宗派的历史的判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的忠诚拥护者在各地也给予了巴枯宁主义者以坚决的回击。拉法格在西班牙巧妙地揭露了巴枯宁秘密“同盟”的活动，成立了一个与巴枯宁主义组织抗衡的马德里总支部。比利时的总支部代表大会否决了巴枯宁分子享斯所提出的关于废除总委员会的建议。在美国，由于左尔格的努力和斗争，1862年6月在纽约召开了美国总支部代表大会，声明支持总委员会的立场，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在英国总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和伦敦会议精神相适应的决议，挫败了工联主义领袖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弱总委员会的企图。

为了彻底击败巴枯宁派，1872年6月总委员会决定同年9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这次大会的召开，认为这次大会“是关系到国际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①为之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872年8月初发表的《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就是恩格斯投向巴枯宁派的一颗炸弹。恩格斯在揭露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指出：“同盟的目的在于，用巴枯宁先生的特殊纲领来代替我们的共同章程，并把巴枯宁的个人独裁强加于我们的协会。”②恩格斯还说：“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秘密阴谋。这是一个旨在反对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阴谋。”

“揭穿这个秘密的骗子手团体的存在，就是消灭它的力量。”

③这对大会的准备工作有决定意义。

巴枯宁派为了取得胜利，曾坚决要求在对他们有利的瑞士举行代表大会。这一阴谋失败后，他们便聚集力量，以便在海牙大会上作最后的挣扎。他们甚至采取卑鄙手段，收买武装匪徒，企图杀害掌握他们阴谋活动材料的人。然而，这些阴谋均未得逞。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1872年7月29日），《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第160页。

②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8—129页。

③恩格斯：《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3页。

在和资产阶级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冲破阶级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第一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日在海牙开幕。历时六天。出席大会的共有15个国家的67名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亲自出席了国际的代表大会。代表中约有40名是马克思的拥护者，巴枯宁派及其他反对派分子占20多名。巴枯宁本人仍旧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要阴谋诡计，不敢参加大会，而派他的亲信约吉姆率队出席。

大会听取了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所作的总结报告。报告概述了自巴塞尔大会以来国际的活动和组织发展的状况，分析了国际面临的政治局势，揭露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反对国际的各种罪恶事实。总结报告得到大会多数代表的赞同。

大会最重要的议程是讨论加强总委员会的职权和批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巴枯宁分子吉约姆发言主张取消总委员会作为领导中心的一切职权，建议将它变成一个通讯统计机构。他以反权威主义为名，宣传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他们特别反对关于总委员会有权把支部和总支部开除出国际的组织章程的第六条，因为这是他们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巨大障碍。英国工联分子是他们的支持者。

赫普维尔、左尔格和拉法格等人驳斥了巴枯宁分子的荒谬言论。赫普维尔质问道：“在公社失败以后，怎么还可以反对权威呢？至少我们德国工人相信，公社倒台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充分表现自己的权威。”^①左尔格在发言中强调说：“如果说总委员会不是统帅，那么它无论如何还是一个调兵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7页。

遭将的总司令部。如果吉约姆希望国际工人协会是无头的，那么他就把国际工人协会降低到了低等动物机体的水平。我们则希望它不光有一个头，而且有一个大脑发达的头（与会者的眼光一齐注视马克思），如果敌人开炮的话，我们决不会用霰弹回击的。”^①拉法格发言指出：问题不是要取消总委员会，倒是相反，“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总委员会，那末，我们必须立刻把它建立起来。”^②

马克思在大会上和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演说中强调了加强总委员会职权的重要性，阐明了组织章程条文的基本精神。他坚决反对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信箱”。他说：总委员会的权力绝不是实行独裁、专断，而是建立在整个协会的赞同和信任上；总委员会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行使开除总支部委员会和总支部的权力。^③

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大会以36票赞成，6票反对和15票弃权，通过了加强总委员会的职权的决议。

接着，大会讨论恩格斯提出的“在1872—1873年把总委员会的驻地迁至纽约”的建议。这个建议是考虑到：敌人的种种迫害，使国际在欧洲的正常活动极为困难，总委员会如果继续留在伦敦，有被工联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篡夺的危险，如英国国际总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人海斯就是总委员会的反对者，而当时美国的工人运动正处在年轻时代，国际在那

① 转引自《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13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7页。

③ 参见《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8—729页。

里也许能扎下一个坚强的根基。在讨论过程中，许多代表都表示反对恩格斯的这个建议。经过一场复杂的斗争后，恩格斯的建议还是以多数票被通过了。大会根据总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在美国居住的原则，选出了新的总委员会。左尔格被选为总书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不再担任总委员会的委员。

结束了组织问题的讨论以后，大会便转入讨论和批准伦敦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但大会通过的决议仍然重申了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同时大会还以多数票通过了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决议列入国际“章程”，作为第七条的附则。

海牙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审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进行处理。根据总委员会的建议，代表大会成立了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活动的委员会，对“同盟”的活动进行了调查，并听取了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报告指出：“同盟从一开始就企图成为我们协会内部的一个特殊的贵族集团，一个有自己的纲领，享有特权的上等人物的派系。”“同盟的目的是要依靠自己的秘密组织把它的宗派主义纲领强加于整个国际。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秘密组织的力量争取把同盟盟员选入各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以便把这些委员会都抓在自己手中。”②同盟的活动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起初，它

① 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3页。

② 同上第157页。

以为它能够控制总委员会，从而在协会中夺得最高领导权。正是那个时候，它要求自己的拥护者支持国际的“强有力的组织”，首先是支持总委员会以及各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力，要求总委员会必须有广泛的权力，巴塞尔代表大会打破了“同盟”的希望，从此以后，它们就开始了分裂和破坏国际的罪恶活动，极力攻击总委员会是权威主义的权力，不惜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疯狂地加以反对。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提供的大量具体事实，决定将“同盟”的首要分子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并且公布与“同盟”有关的文件。

海牙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内部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最后阶段。巴枯宁派的头目被逐出国际后，虽然仍旧继续他们的破坏活动，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人要是公开敌视国际，是不能为害的……但他们若作为敌对分子留在国际内部，他们就会在他们有了基础的各个国家里把运动断送掉。”^①巴枯宁主义的头目被清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海牙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马克思指出：由于国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这使海牙大会能战胜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而胜利召开，这“证实我们伟大的协会的生命力、发展和未来的希望。”^②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伟大意义。他说：“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

① 转引自《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第115页。

②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8—180页。

正是必须采取暴力。”①“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象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②马克思还深刻地指出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他说：“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③当然，这种团结是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正如恩格斯以后指出的：“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了协调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④马克思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表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⑤马克思的讲话，不只是对海牙大会的总结，也是对国际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总结，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马克思满怀革命豪情，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胜，并为之贡献自己的一切的

①②③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8—180页。

④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4页。

⑤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效法。

三、海牙代表大会后的第一国际。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海牙大会后，巴枯宁主义者继续疯狂攻击国际。大会结束刚一个星期，即1872年9月15日，巴枯宁派就在瑞士的圣依米叶召开了各地反对派支部的国际代表大会。他们否定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并拒绝承认新的总委员会。这个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的决议中竟然胡说：

“无产阶级如果想夺取政权，那末它也就会使自己成为统治的和剥削的阶级”，“消灭一切政权乃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①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还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新国际，他们自称为“国际工人协会”，并以此向以马克思为灵魂的第一国际宣战。他们以瑞士汝拉总支部为核心，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支部和英国的部分支部参加。国际的大多数支部都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和它发生关系。

巴枯宁主义者在进行分裂活动的同时，还极力宣扬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这时，他们发表了大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尤其是巴枯宁1873年抛出的《国家和无政府主义》一书是集无政府主义观点之大成的代表作。

巴枯宁疯狂咒骂无产阶级专政，说：“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久世长存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巴枯宁还提出了

^① 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第134页。

“向一切统治、政府监护、领导和权威无情宣战”的纲领。为了反对所谓权威和个人专制，他竟不择手段地对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

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的反动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很多论著和书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恩格斯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期间写的《论权威》一文。在这篇战斗的论文中，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对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中，极其透彻地论证了权威的作用与实质，它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痛斥了反权威主义的叫嚣。恩格斯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对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①恩格斯的这篇著作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了巴枯宁主义的反动理论，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永远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1873年4——7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拉法格的参与下写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揭穿了巴枯宁分子为了操纵整个国际，利用国际的影响和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些阴谋诡计和各种诈骗伎俩，给了巴枯宁派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以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

^① 恩格斯：《论权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66页。

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一由某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①马克思恩格斯还依据反对巴枯宁集团斗争的宝贵经验，正确地指出：“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②这部著作是第一国际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反对巴枯宁分子斗争的总结，对于我们认识巴枯宁一类的野心家和骗子的真面目，和他们作斗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及他们的拥护者对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把他们的荒谬理论驳得体无完肤，把他们的罪恶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忽视工人的日常斗争而脱离群众，以及70年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合法斗争广泛开展并取得一定成就，尽管他们在1872—1877年间还举行过几次自称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他们终于日益衰落。随着1876年7月巴枯宁的死去，和无政府主义者队伍的分化，它最终成为完全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狭小宗派。

巴枯宁派连续几年的破坏活动，给总委员会和各国支部的正常活动造成很大障碍。特别是总委员会迁到纽约以后，它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1、372页。

已不能在国际上起领导作用了，因为在欧洲各国几乎没有支部和总支部向它缴纳会费并报告工作。总委员会在1873年召开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由于没有几个支部的代表出席，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1873—1874年间，总委员会内部又发生了以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波尔特为头子的拉萨尔派之间的尖锐斗争，左尔格不久即辞去总书记的职务，退出了总委员会。恩格斯在1874年9月12日致左尔格的信中说：“……在你退出以后，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①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的费列得尔菲亚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告第一国际的解散。

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第一国际的解散，并不是它的崩溃和破产，它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马克思说：“从欧洲的形势看来，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事变和无可避免的发展以及情况的错综复杂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起来。”^②

第一国际的伟大成就主要是：

第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在欧洲和北美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和各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确定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国家、工会、合作社、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殖民地以及战争与和

^①恩格斯：《致左尔格》（1874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2页。

^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3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6页。

平等等问题应持的态度，在斗争中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正是在第一国际精神的影响下，巴黎工人阶级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巴黎公社。

第二，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对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胜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第一国际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在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中，特别是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各国无产阶级充分表现出互相援助、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榜样。

第四，第一国际在组织上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它树立并且巩固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积累了进行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培养了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成批的党的优秀骨干。这些都是各国无产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宝贵财富。

列宁在评价第一国际时写道：“第一国际（1864—1872年）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①“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②

①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页。

② 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第66页。

第 三 章

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第二国际初期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斗争

第一节 德国统一的工人政党的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德国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

普法战争期间，德国自上而下地实现了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

国家的统一，从法国掠夺到的亚尔萨斯——洛林地区丰富的工业资源，50亿法郎的赔款以及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的成就等原因，促使德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地发展。19世纪70—80年代是德国产业革命完成的年代。在这一期间，德国的工业很快地赶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占世界第二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德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地壮大起来。1848年，德国的产业工人还不到60万人；而到

1895年，就增加到一千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frac{1}{4}$ 以上。德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非常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德意志帝国是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871年帝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是“用议会形式掩盖起来的、同封建残余掺杂在一起的军事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其容克地主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的优势，规定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德国资产阶级为了在世界市场上和英美等国竞争，千方百计地加紧对工人的剥削。德国工人的工资比英美等国家的工人的工资低得多；德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比英美等国工人的劳动条件要坏得多；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也要比英美等国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得多。因此，德国在统一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容克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日益激烈起来，70年代初，特别是在1873年德国爆发经济危机前后，德国的工人运动就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使法国无产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英国的工人运动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干扰而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德国工人运动却正在兴起，并且比当时欧洲其它国家有着一些优越的条件：

首先是德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拉萨尔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德国无产阶级于1869年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党——爱森纳赫党（后来发展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虽然犯了很多错误，政治上还很不成熟，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在对当时德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各种

问题上，基本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例如，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德国党自始至终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等等，因而在国际和本国无产阶级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工人群众。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则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①这是英、法等国的工人当时所不具有的。同时，由于德国工人运动发展较晚，所以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时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②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由法国转到了德国，德国工人运动在19世纪70—90年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导”的地位。

但是在70年代初，德国的工人运动还不是统一的，存在着两个党：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改良主义的拉萨尔派。与此相应的是工会等组织也是不统一的。这种分裂和对立的状况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迫切地要求克服分裂，统一自己的力量，对付共同的敌人，发展革命事业。

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在70年代初，曾经多次向拉萨尔派建议和解或者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拉萨尔派的拒绝。然而爱森纳赫派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拉萨尔派

^{①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〇年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566页。

的影响却越来越小，处境越来越困难。因此，拉萨尔派的领袖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等人，为了挽回颓势和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阵地，在1873—1874年间竟一反常态，积极鼓吹两派“合并”，叫喊“团结”的声音比谁都响亮。

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拉萨尔派的阴谋，并且不断地提醒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

“不要让‘团结’的叫嚣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最常喊这个口号的人，恰好正是引起不和的罪魁”^①。恩格斯在1873年6月20日给倍倍尔的信指出，“根据我们由多年经验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是要往往从敌方组织中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是要影响那些还没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一个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得的新鲜人，要比十个总是给党带来错误观点成分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②

但是李卜克内西等人迷信形式上的团结，贪图一时的成功，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告。他们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拉萨尔派关于两派合并的建议。李卜克内西于1874年10月和拉萨尔派的代表特耳克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开始时，李卜克内西曾表示，合并“不可能再退回到拉萨尔纲领，即使是改革的纲领也不行。”但特耳克坚持要求把拉萨尔的观点写进共同纲领。伯恩施坦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借口两派的成员都有合并的愿望，极力主张对拉萨尔分子让步。李卜克内西没再坚持正确立场，非常错误地作了无原

^① 恩格斯：《致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反对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第154页。

^② 同上，第153页。

则的让步，同意把拉萨尔的观点写进共同纲领中去，并且匆忙地和拉萨尔派的代表拟定了一个统一的党的纲领草案，准备迅速地召开两派统一的代表大会，实现两派的统一。李卜克内西和特耳克等拟定的纲领草案是一个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

当时被关在监狱中的倍倍尔曾对纲领草案表示反对，李卜克内西请求他别把这件事声张出去，以免妨碍合并。倍倍尔竟然也背弃了原则，同意了李卜克内西的要求，他说，“我向这个要求让步，因为合并也是我的心愿。党对于合并的要求非常强烈，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毕竟所造成的错误以后可以加以补救。”^①这样，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在合并问题和纲领草案问题上完全丧失了原则，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从报刊上得知两派酝酿合并的消息并在1875年3月上旬看到了“纲领草案”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立即分别写信给倍倍尔和白拉克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关于两派的合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两派的团结和统一必须在科学共产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进行，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②，因此，“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拉萨尔机会主义者“尽

① 倍倍尔，《我的一生》，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卷，第264页。

②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5月5日），《哥达纲领批判》第6页。

③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哥达纲领批判》第32页。

人皆知的本性”，他们是决不会放弃拉萨尔的“教条”的。所以爱森纳赫派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可以和拉萨尔派建立临时性的组织联系，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缔结共同行动的协定，但不要轻率地合并。

关于纲领草案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纲领，“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①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李卜克内西和拉萨尔派拟定的纲领草案，“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②，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③，其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④。恩格斯严肃地指出，纲领草案如果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⑤。马克思还专门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通称《哥达纲领批判》），对“纲领草案”作了严厉的批判，以帮助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认识错误，并希望他们能在合并大会召开之前予以改正。

但是，一味追求合并的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仍然不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意见。

1875年5月22日至27日，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哥达城举行了统一的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27名代表，其中拉萨尔派有71名代表，爱森纳赫派有56名代表。由于拉萨尔派的代表在大会上占了优势，在讨论和表决“纲领草案”

①③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5月5日），《哥达纲领批判》第5—6页。

②④⑤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哥达纲领批判》第32、36页。

时，只修改了个别的词句，便把那个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草案通过了。因为这次大会是在哥达城举行的，所以大会通过的纲领又叫做“哥达纲领”。大会宣告统一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正式建立，党的正式名称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哈雷代表大会上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有三个是拉萨尔分子。

哥达大会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原来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作了严厉的批评。他们指出，“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①“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②

德国党的领导人为了掩饰他们放弃原则、向拉萨尔派让步的错误，当前不敢向党员群众公布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意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过了16年之后，在1891年才由恩格斯公布；而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是在过了36年之后，在1911年才公布。

二、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德国党清除拉萨尔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伟大历史意义

德国党在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是一个充满了拉

①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10月12日），《哥达纲领批判》第42页。

②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10月11日），同上第39页。

萨尔主义教条的机会主义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①。他们不能容忍“哥达纲领”这个放弃革命原则、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该批判的纲领。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日给倍倍尔等人的信中，就对“哥达纲领”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在1875年4—5月写的《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哥达纲领”所接受的拉萨尔反动观点以及德国党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科学共产主义作了重要的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
观点，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哥达纲领”接受了拉萨尔派用抽象空洞的“劳动”和“社会”的说教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谬论。“纲领”一开头就鼓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和“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谬论。

马克思在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②劳动只有和自然界，即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工人只有得到资本家的雇佣才能进行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纲领”避而不谈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胡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就是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36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7页。

回避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就是为资产阶级效劳。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劳动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联系起来，揭示和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苦难的根源，揭示和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基于这种分析，必然得出的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①而“哥达纲领”背叛了“宣言”的这个革命精神，空谈劳动和社会，避而不谈生产资料所有制，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必然导致改良主义，其结果必然是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派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谬论时，还批判了拉萨尔派关于“工资铁律”的谬论。这一谬论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的平均数额永远等于按照民族习惯来维持生活和生育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费的数额。”“工资超过了这一平均额数，工人的生活状况就会得到改善，生育就会增多，从而工人的人口和劳动力的供应都将增加，结果工资就会降低，而当工资降低到这一平均数额以下时，就会减少工人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的供应，结果又会使工资再度上升到平均数额或超过平均数额，这样循环反复不已。

马克思指出，所谓工资铁律，这是拉萨尔捏造出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8页。

它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说有，那么工人阶级的斗争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按照这一臆想的“规律”，即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把雇佣劳动制度废除以后也仍然摆脱不了这一规律。所以马克思指出，工资铁律这一反动理论是拉萨尔派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真相，反对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鼓吹社会改良的谬论。它企图证明劳动人民贫困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是人口的增长和减少，从而否认了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工资铁律这一谬论是以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为根据的，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侵略我国和反对我国革命的可耻目的，也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搬了出来。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胡诌什么由于“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胡诌什么“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毛主席在驳斥这种反动谬论时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毛主席还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的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

的事实所完全驳倒。”①毛主席的这些精辟论断、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它反动派所搬用的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同时也是对拉萨尔的所谓“工资铁律”的彻底批判。

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派鼓吹的“依靠国家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拉萨尔派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通过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相反可以依靠普鲁士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建立并发展生产合作社，就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德国反动的国家机器是地主资产阶级维护他们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绝不可能帮助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当时倡导所谓国家帮助成立生产合作社，目的是要用社会改良来诱骗无产阶级放弃反对德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拉萨尔派竟把统治阶级的欺骗手段推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是统治阶级忠实卫士的反动面目。因此，所谓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路线。按照这条路线，阶级斗争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了，社会主义哪能实现呢？马克思指出，“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②

（二）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的“自由人民国家”的谬论，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哥达纲领”把建立所谓“自由人民国家”作为党的斗

① 毛主席：《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0—1401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0页。

争目标，而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首要问题，这就完全滚到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立场上去了。拉萨尔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具有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独立性质，它是一种“发展人类自由道德的统一体”，只要争得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国家变为“自由人民的国家”。拉萨尔的这种超阶级的国家观，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表现了他对普鲁士国家的忠顺。

马克思指出，哥达纲领对国家的观点完全是拉萨尔式的唯心主义观点，“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作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自由人民国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②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至于拉萨尔所推荐的德意志帝国，则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③。然而“哥达纲领”“却企图要把这样的国家和平地变为“自

①②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2、23页。

由人民的国家”。马克思指出，不但普鲁士专制国家不可能和平地变为所谓“自由人民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可能是什么超阶级的“自由人民国家”。马克思说，“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①恩格斯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这样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讲到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以后国家所出现的变化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③这个著名的论断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伟大革命实际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它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它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建立共产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可见“纲领”中关于“自由人民国家”的论调，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都是绝对错误的。

①②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21、35、22—23页。

(三) 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派的资产阶级庸俗
社会主义分配的谬论，第一次论证了共产
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

“哥达纲领”反映了拉萨尔关于消费品分配的资产阶级庸俗观点，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平等的权利”，“公平分配”消费品。

马克思在批判这些谬论时指出，消费品的分配是由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的，或者说分配关系是由占有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某种抽象的平等观念一类道德原则决定的。离开历史条件，离开生产方式来空谈公平分配，完全是欺人之谈。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庸俗的分配观点时，科学地分析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这时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是这种痕迹的表现。分配是按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进行的，可以说是“公平的”，但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②，因为它虽然取消了剥削，但却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是某种天然特权，即承认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资产阶级法权的某些残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只有社会发展到了

①②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2、13、14页。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法权才会完全消失。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反对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的有力武器，它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规划了明确的目标和远景，引导着我们坚定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四）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派否认农民革命性的
机会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论
证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理

“哥达纲领”接受了拉萨尔关于除了工人以外“其它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的观点。这个反动观点把中间阶层，即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等都列为反动阶级，不但没有向无产阶级指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且还以友为敌。马克思指出，笼统地把中间阶层列为反动阶级是不正确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应该和农民结成联盟，不断发挥农民的革命作用。拉萨尔所以把农民列入“反动的一帮”不过是为了粉饰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4页。

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阶级敌人结成反资产阶级的同盟。纲领接受拉萨尔的这一反动观点，其结果必然是抹煞农民的革命性，把农民推向资产阶级怀抱，破坏工农联盟，使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实质就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

“哥达纲领”的另一错误是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拉萨尔式的最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代替国际主义。纲领只字不提德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提出所谓“意识到各民族的国际友谊团结”将是无产阶级“意向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指出，这是用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口号。用“各民族的国际兄弟联合”来代替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这个说法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抄来的，是极反动的口号。因为民族是划分为阶级的，当时欧洲各民族是地主、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它如果联合起来，只能是镇压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形式讲，它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但就斗争内容讲，本来就是国际主义的。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是各国党的义务。德国党曾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赢得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尊敬，但纲领却倒退了一步，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它彻底地批判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揭露了小资产阶级庸俗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其中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共产主义发展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对科学共产主义

的重大发展，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锐利武器。

三、马克思恩格斯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反对杜林机会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伟大历史意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拉萨尔派无原则的合并，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对拉萨尔主义无原则的让步，使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得以混进党内，使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在1875年召开的哥达大会以后，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杜林主义竟在党内扩散开来，严重地阻碍着党的健康发展。

欧根·杜林（1833—1921）原是柏林大学的讲师。在70年代上半叶，他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讲义》（1873年）和《哲学讲义》（1875年）等著作。杜林打着所谓革新科学的幌子，疯狂地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狂妄地声称他发明了新的“社会主义”体系。实际上杜林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某些已经过时了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杂拌。但由于杜林表面上声称他赞同共产主义，并用激烈的言词抨击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现状，因此在1877年6月，他受到柏林大学当局的非难，最后被解聘。杜林“激烈的言词”和他受反动政府迫害的情况，引起党内外很多人的同情。这就使得杜林的理论象瘟疫一样地扩散开来，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杜林主义，不仅党内机会主义者纷纷出来捧场，而且相当一部分党员，甚至连倍倍尔、李卜克内

西等党的领导人也一时受到迷惑。例如，倍倍尔就曾经认为，杜林的著作可以“为了党的利益介绍出来并加以利用”。^①他甚至还以《一个新的共产党员》为题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文章推荐杜林的著作，把杜林作为一个所谓“新”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者而加以赞扬，甚至允许杜林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杜林乘机纠集了他在党内的追随者——莫斯特、伯恩斯坦等人，建立了一个宗派组织，妄图分裂党和另建新党。

这样，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面前，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以杜林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呢，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这是涉及到德国党是否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看到，杜林的“理论”及其宗派活动已经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如果不对杜林的进攻给予回击，任其谬种流传，那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基础必将受到损害，德国党必将变质，德国工人运动就会走上歧途。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杜林主义，捍卫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党内思想和理论战线上最迫切的战斗任务。1876年5月下旬，当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研究对杜林的态度时，马克思在5月25日至恩格斯的信中说：

“我的意见是，要不顾一切，批评杜林。”^②马克思当时正在从事《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和修改，恩格斯虽然当时也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为了不致使马克思《资

① 倍倍尔：《倍倍尔自传》，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200页。

②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5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第500页。

本论》的写作中断，便承当了反击杜林的这一重大战斗任务，毅然地“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①在马克思的密切配合下，恩格斯自1876年5月起开始写批判杜林的文章，从1877年1月起至1878年7月止，连续刊登在德国党中央的机关报《前进报》上。恩格斯的这些批判文章，后来汇集成书，便是著名的《反杜林论》。恩格斯讥讽地把这本书题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由于杜林的“体系”涉及到广泛的理论领域，全面地攻击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恩格斯为了批驳杜林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并在批判中阐明和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得不涉及到广泛的领域。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对杜林主义作了极其深刻、极其全面、极其细致的揭露和批判。

（一）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
形而上学的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

杜林虽然把他的哲学称做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但是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38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6页。

始终贯穿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根本原则却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杜林首先先验主义地提出一个“世界模式论”来作为世界的模型，然后再从这个模型中引伸出他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杜林看来，哲学家可以从他的头脑中制造出各种完善的“公理”和“原则”，而且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必须按照这些原则来解决。正是由于唯心主义先验论是杜林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所以恩格斯首先抓住杜林的这一要害进行批判，并在批判中论证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恩格斯指出，人类认识的唯一正确原则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①恩格斯在阐明这一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思维 and 意识虽然是人脑的产物，但决不是人脑自生的、固有的、或者是从天上落到人们头脑中来的。思维和意识是自然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人和人的脑子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②正确的思维 and 意识应该是与自然相适合，即与客观存在相适合，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所谓从思维中引出世界的统一性的先验主义谬论。杜林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因为思维的本质在于综合，存在一旦被思维，就“产生不可分割的世界概

^{①②}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2页。

念”。恩格斯在批判这一谬论时，提出了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著名论点。恩格斯指出，这一唯物主义基本论点的根据就是人类的实践和科学。他说：“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①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在关于真理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杜林认为人们的认识并不依赖于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所以在他看来，人们一旦获得了真理，它就是绝对的，就是“无条件的真理”，具有“至上的意义”；而这些所谓无条件的真理又都在杜林手中。因此杜林把他的“体系”就吹嘘成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把自己称作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恩格斯在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②人们的认识能力尽管是无限的，但实际的认识不能不受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限制，不能不受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发展历史水平的限制。所以恩格斯指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③恩格斯的这些著名论点，就是后来为列宁和毛主席所进一步发展的关于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第41页。

②③同上，第84、83页。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相互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的主要论点。根据这个论点，象杜林那样，声称他所达到的认识是最后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真理，就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可笑的。恩格斯指出，确实有一些真理是永恒的和最后的。那大多是一些简单的事实或普遍的真理，但就人类认识的整体来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就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绝对真理，永恒真理。人类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但不能说已经达到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恩格斯指出，杜林把他的“体系”说成是什么终极真理，这只能证明他的无知和狂妄自大而已。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时强调指出，唯物主义反映论决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是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就是恩格斯关于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的著名论点。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①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辩证因素，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同认识论联系起来，同人们的实践联系起来。他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②恩格斯简明地叙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指出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自由的迈进。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必然性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是使人类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列宁认为，恩格斯关于自由

①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11页。

和必然关系的著名论断，是“十九世纪哲学的真正进步”。这一论断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锐利武器，它教导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必须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同冲天的革命热情结合起来。毛主席提出的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论断，是对恩格斯这一论断的进一步发展。

（二）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唯心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

杜林在谈到人类社会和经济制度时，贯彻了他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观点。他根据唯心主义的“暴力论”建立起来了一套资产阶级庸俗的经济学体系。在杜林看来，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以“平等”、“正义”原则为基础的所谓“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但只是由于国家暴力的干涉，破坏了“平等”和“正义”原则，破坏了所谓经济的自然规律，产生了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产生了阶级对立和不平等的分配制度，等等。因此，杜林认定，暴力是绝对的坏事。他认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借助于暴力，而利润就是暴力的产物，所以没有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要消灭暴力，取消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恢复在分配上的平等原则，那他理想的“社会主义”就实现了。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这些谬论时指出：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自然的、永恒的经济规律。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过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曾经认为人类历史上有过从人类本性中引伸出来的所谓

永恒的经济规律。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正是继承了资产阶级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在杜林的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被掩盖起来，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这一事实被掩盖起来，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实质被掩盖起来，无产阶级就只要反对暴力，反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而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可以获得解放！杜林的这种理论，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为资产阶级效劳。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用暴力来解释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产生的错误观点。他指出，私有财产和剥削制的出现是生产发展的结果，决不是政治暴力的结果。正相反，政治暴力倒是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暴力正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和剥削者的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当然，可以通过政治暴力掠夺别人的财产，奴役或剥削别人，但私有财产和剥削制度本身决不是政治暴力所能创造的；在发生用暴力掠夺他人财产和奴役他人的地方，必然早已产生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了。近代资产阶级主要是靠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法而发财致富的。只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才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能象杜林所幻想的那样，只“消灭”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可以达到的。

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暴力说成是消极的东西、是绝对的坏事的荒谬观点。在杜林看来，任何暴力，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都是绝对的坏事，所以他给工人們的“救世福音”是坐待“普遍公平原则”的胜利。恩格斯指出，杜林这种反对任何暴力的观点实质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恩格

斯指出，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具体形态抽象地去考察暴力问题。政治暴力并非经济的消极的产物，它一旦产生就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或是推动经济的发展，或是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要根据暴力掌握在那个阶级手中和使用暴力的目的来评价暴力。应该区别不同的暴力，支持和赞同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用革命的暴力来消灭反革命的暴力。恩格斯写道：“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①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三）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杜林一方面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大肆谩骂，而同时又模仿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杜林声称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普遍的公平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的自然体系”。它的基层单位叫做“经济公社”，社会是无数“经济公社”的联邦。所谓经济公社，按照杜林的说法，是“一群人的共同结构，他们根据处理一定面积土地及处理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所以相互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共同分配收入”。在这个社会里生产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而分配则是按照所谓公平原则进行，按杜林的说法即“以等量的劳动交换等量的劳动”，使生产者得到“自身劳动的全部产品”。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81页。

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纯粹是乌托邦！因为它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是杜林的头脑中作为“最后终极的真理”编造出来的，当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公社之间和公社内部的阶级分化不可避免地仍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因为按照杜林的设想，工人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每个人可以随意处理自己的收入，并且保留财产或遗产的继承权，社会上还允许有无限制的商品流通和货币，各个经济公社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其结果当然是“除了大财政资本家复活起来之外，再无其它的目的”。所以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变种，只能是“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时，全面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恩格斯追溯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精辟地阐明了空想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那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因而只能是空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使无产阶级日益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这些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的实践中总结了近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59页。

果，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恩格斯还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他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它没有许下可以实现那些美好愿望的诺言，而是分析现代社会及其矛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和途径。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在于生产力摆脱资本主义占有的性质，在事实上成为社会生产力。这就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①因此，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和镇压资产阶级，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阶级对立，便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共产主义的实现将使人类历史跨进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解放世界的宏伟事业。恩格斯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②因此，识别真假社会主义，领会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揭穿杜林一类假社会主义政治骗子的谎言与诡辩，对于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7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0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党内很大的震动。使广大党员群众和德国党的领导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杜林主义的界限，清除了杜林的思想影响，提高了党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正是由于恩格斯的批判，尽管杜林派进行了反抗，但杜林的理论在工人运动中逐渐丧失了它的影响，杜林派终于解体，而杜林本人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全面阐述使它成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成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书籍。”^①近百年来，《反杜林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重要著作，是反对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强大的理论武器。

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时期反对 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和指导下，自从克服了因为受杜林主义的迷惑而产生的动摇以后，在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地增长。1876年党拥有23种报刊，到1877年就增加到41种；在1876—1877年的议会竞选中，党所得到的票数由1874年的35万5千多张增加到49万3千多张，增加了36%。

德国统治阶级对于德国党的发展壮大和蓬勃兴起的德国工人运动感到非常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扑灭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消灭德国的工人政党。1878年5—6月间，先后发生了两次谋刺德皇威廉第一的事件：第一次是一个早被社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会主义工人党开除党籍的坏分子——贺台尔在基督教宫廷传教士的指使下干的；第二次是一个叫做诺比林的资产阶级青年干的。尽管这两次谋杀事件根本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无关，但俾斯麦反动政府竟捏造事实，大造反革命舆论，把这两次谋杀都归罪于德国党，并于当年10月由议会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非常法令”规定：任何团体、报刊以及印刷品和集会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概禁止；对这种团体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政府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宣布戒严、逮捕和放逐被它认为是危及治安的“危险”分子。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就被置于非法的地位。这项法令自1878年10月开始实行，原定有效期为两年半，但俾斯麦政府多次延长，直到1890年才被迫废除。在实行“非常法令”期间，有1300多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被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1500多人被判处监禁和劳役。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俾斯麦反动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推行“非常法令”，这并不表明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相反地，这正是表明他们的虚弱。党的领导理应在这时迅速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创办党的秘密刊物，紧密联系和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对统治阶级的反革命进攻进行反击。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领导人由于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思想麻痹，对于统治阶级策略上的变化缺乏警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准备，因此在斗争条件突然改

变、统治阶级采取高压政策的情况下，一时惊慌失措，不能及时辨明方向，确定新的斗争策略。倍倍尔虽然在国会讨论“非常法令”时曾发言和投票反对这个法令，但是党的其他领导人却采取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立场。党的中央委员会竟和党的国会党团一起，决定声明自行解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党中央和国会党团的这一错误决定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广大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基层组织失去了中央的领导，各地之间的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没有任何的策略和组织计划，给各地的党组织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在“非常法令”的白色恐怖下，一些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特别是一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不住考验，纷纷宣布脱党。党内以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刻纠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小集团，即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在敌人的压力下，宣扬投降主义的路线，乞求统治阶级的饶恕，主张把党改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而以莫斯特、哈赛尔曼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反映了一些党员和群众因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引起的偏急情绪，他们主张采取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恐怖策略。

正当党处于危急混乱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大力帮助德国党克服混乱，度过难关。他们坚决反对德国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投降主义立场，并把希望首先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党员群众身上。恩格斯指出，“德国的运动具有这样一种特点，即领导所犯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这一次自然也不会例外。”^①事实也正是这样，尽管党

① 转引自《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页。

的领导表现出了动摇，然而德国广大下层的工人党员群众却表现出了坚定的态度。他们很快地恢复了联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继续开展斗争。他们的行动对于纠正党的领导的错误起了巨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积极支持广大基层党员群众的斗争外，还帮助德国党的领导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他们在致倍倍尔等人的信中，对党在“非常法令”颁布后应采取的方针、路线和策略作了明确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俾斯麦反动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推行“非常法令”，这并不表明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相反地这正是表明他们对日益增长的革命力量的恐惧，表明统治阶级的虚弱。所以，党应该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①党既然已经失去了合法地位，就应该采取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要紧密地保持和发展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要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创办党的秘密刊物，要通过各种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并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帮助党贯彻正确路线和策略，就必须清除“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干扰，对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

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集中的代表就是由赫希柏格、施

^①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3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

拉姆、伯恩施坦三人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三人团于1879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一个宣言——《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向地主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纲领。他们在这个机会主义纲领中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非常法令”的压力下，党应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因为党的革命纲领“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党应该把革命的纲领收起来，用“全部力量，全部精力”，在帝国议会内乞求地主资产阶级的施舍“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于1879年9月联名写了给德国党领导机关内部传阅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对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彻底抛弃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党，完全陷进了投降主义的泥坑。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如果抛弃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①马克思恩格斯有力地揭穿了三人团伪装革命实际背叛革命的真面目，指出他们所要求达到的“最近目标”实际不过是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可怜的补缀而已。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5页。

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三人团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妄图把党变为一个改良主义政党的谬论。三人团在他们的宣言中认定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象拉萨尔所说的那样有“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党。三人团还认为，工人阶级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因而，不能靠自己解放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三人团的这些谬论，完全是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背叛，是要把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党的领导人应该注意，“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位置，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①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待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强调了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员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如果其它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的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②三人团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却要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提出，“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的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在痛斥了三人团放弃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蔑视无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后，指出，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3、189页。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①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党应该把这些“冒牌货”和假革命清除出党。他们声明，如果将来党采纳三人团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就将与党的领导人公开决裂，划清界线。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坚持原则立场的态度，表现了伟大革命导师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把主要力量集中打击三人团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以莫斯特、哈赛尔曼为首的一小撮“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反对和否认利用议会和合法机会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他们从机会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在他们把持的报刊上玩弄革命词句，对党的领袖进行恶毒的诽谤，故意把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暴露给阶级敌人，他们不顾斗争形势的变化，拚命鼓吹采取个人恐怖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莫斯特等人的这种半无政府主义行径，只会“把整个德国劳工运动拖进泥潭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奥·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190页。

去。”^①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给党和群众指出在“非常法令”时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应当如何聚集力量准备进攻。马克思恩格斯既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议会迷”，又斥责了“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利用议会讲坛的“革命空谈”。指出在“非常法令”的条件下，党应该利用一切非法的与合法的斗争形式，大力争取群众。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党的领导人，逐渐克服了在“非常法令”初期的动摇，采取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通过俱乐部，游览协会、储蓄协会，养兔或养金丝鸟协会等各式各样的合法组织来掩护党的活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也相继恢复，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于1879年9月在瑞士的苏黎世出版，并秘密地运到德国散发。党还准备在帝国议会的新选举中积极开展竞选活动。

1880年8月在瑞士的维登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地下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党内动摇和混乱时期。大会对“哥达纲领”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删去了“只用合法手段”来达到一切目的的一段，而决定改为党将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大会决定以《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宣传党的革命政策。大会还决定把半无政府主义集团的首领莫斯特和哈赛尔曼等人开除出党。但是大会放松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对伯恩斯坦进行公开指名的谴责和作出应有的结论。

自维登代表大会以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议会党

^① 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1880年11月5日），《给美国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第145页。

团为据点，仍旧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政策来代替革命的政策，把党变成为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变成为俾斯麦的御用工具。但是，以倍倍尔、李卜克西内等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遵照恩格斯的指示，及时地予以坚决的回击，捍卫了党的正确路线。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克服了“非常法令”初期的动摇和混乱之后，贯彻和执行了革命路线，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在理论、政治和经济三条战线上相互配合，既反对了俾斯麦的高压政策，也揭露了他的社会改良政策的欺骗作用，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在议会斗争中，党的力量不断地增长；党的候选人的票数，1881年由于受到“非常法令”的影响，比1877年有所减少，只获得312,000票；但在1884年又增加到550,000票、1887年为763,000票，1890年增至1,427,000票，在议会中拥有35名议员，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这表明俾斯麦高压政策的破产。倍倍尔曾经指出，“被击败了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俾斯麦。”^①

恩格斯在回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非常法令”时期所进行的出色的活动时曾经指出，“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②德国党在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成就，博得了欧美先进工人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普遍赞扬，从而更加巩固了德国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所处的先锋地位。

① 倍倍尔：《倍倍尔自传》，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页。

②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的普遍建立

一、英、美、法、俄等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19世纪70—8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迅速发展和垄断趋势的不断加强，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日益深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在这一期间，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越出了西欧和美国的范围，扩大到了东欧和其它洲的一些国家，俄国、波兰、奥匈帝国的匈牙利和捷克以及塞尔维亚等国的工人运动有了初步的发展；南非联邦在1887年出现了工人运动；亚洲的日本和印度也出现了早期的罢工斗争。然而，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德国最为发达，法、英、美等国次之，俄国的工人运动还只是刚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无论就规模和斗争激烈程度来说，比50—60年代有了进步和提高。既有分散的地方性罢工，又有全国性的总罢工；既进行经济斗争，又进行政治斗争，有时甚至发展到和资产阶级军警发生冲突的地步。

在英国，1880—1890年是新工会运动时期。广大的非熟练工人参加到运动中来了，他们摒弃了老工联的“防卫而不挑战”的旧口号，进行积极的斗争，并且广泛地建立了自己

的工会组织。

从70年代开始就连绵不断的美国工人罢工斗争，到80年代规模更为壮阔。这就在事实上彻底打破了所谓美国处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外的“例外论”。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内容的全国总罢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有40多万，连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也被吸引到斗争行列中来，运动席卷全国，特别是在芝加哥城，冲突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导源于此。

法国的工人运动在70年代末又复醒了。罢工次数和罢工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最大的一次罢工是1886年在得卡斯威尔煤矿爆发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六个月，成为当时法国政治生活中心议题之一。众议院为此曾经开展过激烈的辩论，结果在众议院里第一次组成了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工人派。恩格斯认为：工人派的形成，是1866年可以与美国工人“五一”总罢工相并列的第二次大事，因为他表明法国的工人已经摆脱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

俄国的工人运动虽然比德、法、英、美等国开始为晚，但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在70年代，据不完全的材料，共发生过326次罢工和骚动；到80年代增加到446次。其中意义重大的的是1885年奥列哈沃——祖也沃城莫洛佐夫工厂的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工人表现了高度的坚韧不拔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罢工过程中产生了俄国第一批先进工人的领袖，如莫伊先科、沃尔科夫等人；工人们通过这次罢工斗争的实践进一步了解到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重要性；迫使沙皇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如何

处理对工人罚款的法令，规定对工人的罚款不应落入厂主的私囊，而要用在工人本身的需要上。莫洛佐夫工厂的罢工还推动了其它许多地方的罢工，促进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俄国的建立。所以，列宁称这次罢工是80年代俄国“最出色”的一次罢工。但是俄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有很多地区的罢工仍然带有自发的性质，还没有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还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

各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显著地提高了组织性和团结性。在斗争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工会组织。在70—80年代，工会组织在很多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先进工人建立全国性工会的种种努力，从行业工会形式前进到产业工会形式，许多非熟练的工人，女工和农业工人参加工会组织等等，都显示了英、美、法等国工会运动的进步。在工会运动和罢工斗争中，英、美、法等国无产阶级争得了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美、法两国的男工全部获得了选举权，英国的部分男工也获得了选举权。此外，经过多次罢工斗争，长达14—16小时的工作日有所缩短，童工和女工的恶劣待遇得到了一些改善，在英国还制定了许多有关工厂的立法，等等。

70—80年代，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更为重大、更为深远的意义，就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传播。

在第一国际时期，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战胜了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在第一国际解散后，又彻底打击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在70—80年代，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了工人运动中其它一切思想体系。自70年代后期起，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许

多国家的先进工人愈来愈迫切地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各国先后纷纷重版和新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著作的新版序言里，往往不仅说明著作的基本思想和目的，介绍原著自出版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使每一著作的重新出版都成为鼓舞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力量。这时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它是恩格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整理出来的。在《资本论》第二卷里，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分析了社会全部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揭示了资本所固有的特殊运动形态。列宁认为，《资本论》第二卷对于全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马克思作出的非常重要的新贡献。

在当时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心的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获得了特别广泛的传播。它对于指导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起了很大作用。根据不完全统计，《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仅在1883年一年内就印行了三版共一万册；《共产党宣言》前后两次也印行了一万册。此外，还印行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论住宅问题》、《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刊——《新时代》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报》还用摘要的形式刊登了上述一些著作的重要部分，并选文介绍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号召读者认真学习。尤其可贵的是

这些工作都是在俾斯麦政府禁止社会主义宣传的“非常法令”条件下进行的。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各国还出版了许多工人报刊。它们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启发无产阶级觉悟、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的侵蚀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这些报刊了解和指导各国工人运动。他们对那些把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散播机会主义观点的报刊则严加批判，并坚决斗争。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拒绝为机会主义者赫希柏格举办的《未来》杂志写文章，并且对该杂志宣扬的改良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德、法、美、英、俄等国涌现出来了一批宣传鼓动家。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德国的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和弗·梅林；法国的盖得和拉法格；美国的左尔格；英国的艾威林夫妇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宣传活动非常关心，经常教导他们决不能把革命的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要注意把宣传工作和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很多国家的先进分子在本国做了许多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工作。他们创办报刊，组织工人学习会，向工人群众作通俗的演讲，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出版他们自己的著作。其中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1874年）、拉法格的论文《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懒惰的权利》，盖得的《共和国与罢工》（1878年）、《集体主义与革命》（1879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等等，在当时都对无

产阶级起过良好的教育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的广泛传播，大大提高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水平，使从前那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宗派福音和万灵药方，都逐步被工人所抛弃。例如70年代初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在罗曼语系各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到80年代，“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①

二、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费边主义、可能派等机会主义的斗争

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在欧美各国建立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创造了先决条件。

继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建立后，在70—80年代，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纷纷成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

英国在1881年建立了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42—1922)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1884年该联盟分裂，另外组成了一个以威廉·摩利斯、倍尔福·巴克斯和艾威林夫妇等人领导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同年，韦伯夫妇和肖伯纳等人建立了费边社，费边社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①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1—462页。

的团体。美国在1876年由马克思主义者左尔格、魏德迈与拉萨尔主义者阿道夫·斯特拉赛、阿·加布里埃尔等人联合组织了一个美国劳动人民党，1887年改名为社会劳工党。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在1879年组织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该党的哈弗尔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纲领。

除德、英、美、法等国外，欧洲的许多国家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丹麦（1878）、比利时（1879）、西班牙（1879）、意大利（1882）、挪威（1887）、奥地利（1888）、瑞典和瑞士（1889）。俄国革命的流亡者普列汉诺夫等人也于1883年9月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

欧美各国新成立的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宣传社会主义和推动工人运动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方面曾经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政党还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的纲领还缺少明确的马克思的革命要求；有的政党和团体和工人运动还没有密切的联系；在组织上也还不是统一和严密的；而且大多数还没有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断绝联系。它们主要还是宣传性的团体，是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并力图帮助它们，使它们成为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此，他们既反对了英美两国社会党人脱离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也反对了法国“可能派”和英国费边社的改良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斥责了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者海德门等人的宗派主义关门态度。因为他们借口工会的领导人落后

和反动而拒绝在工会中工作，他们把马克思的学说庸俗化并把它变成死板的教条，因而他们根本提不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他们的组织逐渐变成一个脱离工人群众的宗派团体。所以恩格斯指出海德门之流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家，而是“破坏一切的政治野心家。”^①1884年由社会民主联盟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虽然最初有恩格斯的拥护者艾威林夫妇等人参加它的领导，但是“同盟”成立后不久，就有无政府主义者混入，同盟的多数领导人对工人运动也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政策。恩格斯曾经一再告诫他们要注意改正这方面的错误，注意“外界的活生生的运动”^②，否则就会把整个事情弄糟的。后来无政府主义者逐步篡夺了“同盟”的领导，艾威林夫妇等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就退出了“同盟”。由于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没有朝着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方向迈进，恩格斯就特别注意英国下层工人群众的活动，关心和帮助同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工人活动家。恩格斯相信，当英国无产阶级真正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便一定会找到自己真正的领袖。他在1887年5月4日给左尔格的信中提到：“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有独立的阶级纲领的、英国工人的党。这件事要是成功的话，会迫使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社会主义者同盟退到幕后活动，这是解决当前的种种争论的最好办法。”^③

恩格斯在反对英国社会党人宗派主义的同时，对费边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费边社以纪元前三世纪古罗马一位主张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而著名的将

① 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1886年4月29日）、《给美国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第184页。

②③ 《给美国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第195、220页。

军费边的名字命名，这就充分地表现出了它改良主义的本质。在费边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是一群粗鲁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斗争求得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应该等待资产阶级的降福和他们这批衣冠楚楚的律师、学者和多情善感的女士们的恩赐。费边主义者主张所谓“市政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当是通过地方自治的选民投票，民主选出地方自治的市政机关和政府，并由市政机关逐步掌握自来水、电灯、电车等公用事业的所有权，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费边社的市政社会主义所抱的目的就是要说服百万富翁懂得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感化和说服资产阶级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费边社“是一个各色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集团，从钻营者到伤感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都包括在这里，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的严厉的统治才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领导权，即保障‘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①费边社的这套改良主义理论的实质，就是鼓吹社会和平，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妄想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某些社会改革，把无产阶级的视线从革命改造全部经济制度和全部国家结构的根本问题上转移到地方自治等细小问题上去。费边社的根本要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是“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②在恩格斯的揭露和批判下，费边社的影响逐渐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2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98页。

②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3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8页。

缩小。

恩格斯也批评了美国社会劳工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该党当时的成员几乎全是德国的侨民，其中大多数都不通晓美国通用的语言。他们拒绝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讥笑“落后的”工人和工人组织，不懂得怎样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地应用于美国革命的实践，而企图把一些支离破碎的“教条”硬塞给别人，要美国工人把它当成万灵药丹来接受。恩格斯在批判美国社会劳工党的这种错误时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是不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愈是通过他们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到他们的心坎里面去。”①恩格斯要求美国社会党人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与工人群众性的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促使落后的组织革命化，不要犯急性病而埋怨群众落后，而应当相信，当运动真正发动起来以后，群众在斗争中就会迅速地提高觉悟。恩格斯说，“最大的问题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②恩格斯语重心长地告诫美国社会党人：“要是德国人参加运动，对运动有所帮助，或是促使它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也许会大有用处，并在运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要是袖手旁观，他们就会蜕化成为一个教条主义的派别，被别人看做不了解自己原则的人而撇在一边了。”③

①②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43，440页。

③《给美国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第200页。

但是恩格斯所提出的建议和期望没有能够实现。美国社会劳工党由于受到党内拉萨尔主义者的控制和宗派主义者德里昂的统治，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已经完全不能发挥一个美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作用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的帮助主要是支持以盖得、拉法格为首的革命派反对党内以马隆和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法国工人党在1879年建立后，1880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亲自帮助法国工人党拟定了党纲，这个党纲在该党1880年11月召开的哈佛尔大会上通过，是一个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革命纲领。但是在党纲通过后不久，党内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起来反对这个纲领，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他们要求取消党纲上规定的党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认为只要提出一些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得到的要求就够了。他们认定，在纲领中积极的革命要求会妨碍党在选举中得到更多的选票。他们和英国的费边社一样，主张把工人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城市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机关方面。他们公开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要求党的每个地方组织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随意修改党纲和“自治”的权利。显而易见，他们是要按照机会主义路线把法国工人党改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把无产阶级的活动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可能”的范围内。因此被称为“可能派”。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帮助下，盖得、拉法格等一直同可能派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在法国工人党1882年圣亚田代表

^② 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大会筹备期间，可能派利用各种卑劣手段，在112个代表名额中，窃取了86个名额。在圣亚田大会上，可能派利用代表名额的多数来推行他们的改良主义路线。盖得派为了坚持原则，同改良派划清界限，不得不退出大会，在卢昂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于是法国工人党一分为二。盖得派保留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保留了工人党的革命纲领，可能派则把自己的组织叫做“社会主义工人同盟”，他们取消了党纲中的革命要求，并根据他们改良主义的路线拟定了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法国工人党的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件好事。恩格斯在1882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①法国工人党分裂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使恩格斯得出明确的结论，“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3—434页。

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①而对于以马隆、希鲁斯为首的可能派的党，恩格斯认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他们“完全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把他们联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②

从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英、美、法等国社会党人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但要求在各国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要求这个党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党纲，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并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战胜阶级敌人的政党。

三、马克思的逝世

正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广大地区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迫切需要加强指导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由于长期过度的工作和劳累，身患重病，于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寓所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各国社会主义者发出了报讣的函电。“马克思逝世了！”在这个悲痛的消息传出后，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无产阶级无不对马克思表示尊敬、爱戴和追悼。

3月17日，在伦敦郊区的海格特公墓为马克思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葬礼。参加葬仪的有马克思生前的战友、学生和

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②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4—435页。

亲属。恩格斯在葬仪上发表了极其动人的墓前演说，对于马克思伟大的一生和他对国际无产阶级所作出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作出了极其中肯的评价。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①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的两大发现：“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②我们知道，正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才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是永垂不朽的！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③从1842年起，马克思先后担任了《莱茵报》、《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人民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等革命报刊的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指导和参加十九世纪两次伟大的革命运动——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写出了许多总结革命经验的战斗性著作，领导了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等地革命组织的

^{①②③}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575页。

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①为了使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不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迷失方向，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社会主义派、蒲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工联派、巴枯宁派以及杜林派等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并且最后战胜了这些流派。马克思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伟大领袖的历史地位是永垂不朽的！

在葬仪上，还由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法国社会主义者）宣读了俄国社会主义者、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的挽词和讣电。最后，由远道赶来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致词。他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委托，“表达党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的感情”。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各种流派成为政党，成为正在顺利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马克思“不仅对我们德国人是如此。马克思是属于整个无产阶级的。”“我们蒙受了沉痛的损失，但是我们决不因悲痛而消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遵照已故的伟大战士的意志行动起来；我们要尽全力来早日实现他所教导和向往的事业。这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敬爱的永生的朋友！我们一定会沿着你所指点的道路前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灵前的誓词。”②

这个誓词表达了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声。

马克思的遗体和他先15个月去世的燕妮夫人，合葬在海格特公墓的一个墓穴里。英国和世界进步人士早就想在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8页。

马克思的墓地上建造一座纪念碑。但这直到1956年3月14日，即在马克思逝世73周年的时候，由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进步团体和个人捐款筹建的高大的纪念碑才终于落成。浅灰色花岗石砌成的台座上安放马克思的青铜雕像，台座边上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为纪念自己的导师、领袖建立了这座花岗石的纪念碑，而马克思却在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心中建立了比花岗石更坚固无比的、永不磨灭的纪念碑。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永远指引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胜利前进！

第三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 恩格斯为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 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斗争

一、第二国际的建立。恩格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第一国际解散后，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伟大思想仍然铭刻在各国工人的心坎中。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有些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曾经多次试图要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组织，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而没有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建立新的“国际”问题非常注意。他们认为新的“国际”应该比第一国际有更高的要求。恩格斯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纯粹是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

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①。显然，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因此，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过早地建立新的“国际”组织。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和顾问，他在从事科学理论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和准备建立新的“国际”的巨大工作。

到80年代末，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欧美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并涌现出一批有威望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团结，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所有这些，为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创造了条件。

1887年德国党的圣加伦代表大会通过了在最近期间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法国盖得派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他们的行动都非常迟缓。

当革命派着手筹建新的国际组织时，以马龙、布鲁斯等为首的法国“可能派”纠合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等组织于1888年在伦敦召开了所谓“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并决定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所谓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将建立新的国际。“可能派”及其伙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窃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国际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轨道，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

当时最有影响的德国党的领导人，对于“可能派”的阴谋认识不清，不仅不能及时与“可能派”进行斗争，而且对“可能派”的倡议感兴趣，公然停止了自己原定的筹建工作

^①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9页。

去与“可能派”进行谈判，有人甚至还主张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在这决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的紧要关头，恩格斯毫不迟疑地放下其它工作，全力投入反对“可能派”和领导建立新的“国际”的斗争。列宁在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

“恩格斯（他当时已经68岁了）象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当时不仅机会主义者受到了抨击，而且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等德国人也因为他们的调和态度而受到了抨击。”^①对于“可能派”，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国际中的分裂和以前在海牙的斗争，又提到日程上来了。”“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而他们的策略也是过去的那一套，“是以同样的造谣诽谤来攻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②，他们企图组成一个新国际的核心。与“可能派”的斗争实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的调合主义，恩格斯气愤地指出，“可能派”奔走不休，而我们的人却沉睡不醒，“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连向倍倍尔说明问题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气”^③。

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党的领导人终于行动起来。根据恩格斯的倡议，1889年2月在海牙召开了预备会议，决定在同年7月，即“可能派”开会的同时，召开国际

①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700页。

②③恩格斯：《致左尔格》（1889年6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54、455页。

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以便在两个大会对照之下，让工人群众识破“可能派”的机会主义本质。

1889年7月14日，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两个对立的大会同时在巴黎召开。改良派召开的大会，是个地地道道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在550多名代表中，法国人占477名。在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国际代表性的会议上，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新的国际组织。革命派召开的大会，有来自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其中很多人是工人运动的著名的活动家和卓越的领袖，具有广泛的国际代表性，大会成了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

但是，在革命派的代表大会上，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等国的代表和一部分英国的代表（其中多是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迷信形式上的团结，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同“可能派”的大会合并。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的代表和一部分英国的代表反对合并，他们认为，“在赞同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才应该实现合并”。合并和反对合并两种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一共占用了大会五次会议的时间。李卜克内西发言反对“不惜任何代价”实行合并的主张，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中说：只有“另一个大会的代表通过的决议能为我们大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两个大会才有合并的可能和希望。多数代表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但是“可能派”的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提出要审查对方代表资格作为合并条件。这样，合并没有实现。

恩格斯因为忙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工作，没有出席大会，但对大会非常关心。当他得知有人主张无条件合并时立即提出警告说：“在合理的条件下的联合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些人受这种热潮影响，却高喊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联合。”^①当调和主义者合并的计划失败后，恩格斯高兴地写道：“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②

革命派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粉碎了“可能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宣告了第二国际的诞生。

巴黎代表大会除了合并问题外，还讨论了关于国际劳工法、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问题。

大会在讨论国际劳工立法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应当广泛地发动各国的工人群众为争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劳工立法而斗争。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都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在极“左”的词句掩盖下，反对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议会的斗争。大会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论调，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国际劳工立法决议草案。决议指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使工人阶级遭到越来越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此必须运用一切手段回击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应该要求各国政府制定劳工立法，保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劳动保护制度，保护童工和女工的利益，废除血汗制度和用商品支付工资等等。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大会还讨论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为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2页。

②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1卷，第701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为夺取政权而奋斗。这些正确的观点有力地打击了无政府主义者。但在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决议避开了暴力革命、提出“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制度下夺取政权”的错误提法。这是议会主义的提法，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大会讨论的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是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问题。为了纪念美国工人1886年5月1日总罢工的斗争和支援美国工人预定在1890年5月1日举行的总罢工，大会根据法、美两国代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规定五月一日这一天各国的工人政党要组织工人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是一个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的决议。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成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检阅自己力量、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战斗节日。

巴黎大会是马克思主义者获得胜利的大会，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大会，它粉碎了“可能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建立了第二国际。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和第一国际比较，第二国际有着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一致的思想前提，它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参加者除了社会主义政党外，还有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团体。因而在组织上比较庞杂和松弛。第二国际没有制定过共同的纲领和规章，没有总的机关刊物，甚至在1900年以前第二国际也没有常设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水平。尽管如此，

第二国际的成立对于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国际的建立和1900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大大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根据“五一”劳动节的决议，1890年，英、法、比、奥、德、瑞、波、美、挪、意、荷、丹等国的工人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节大示威。仅在英国伦敦一地就有二十多万人参加。70岁高龄的恩格斯参加了伦敦的“五一”示威游行。就在这一天，他兴奋地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

“今天……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①

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扩大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在这大好的形势下，第二国际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可能派”又准备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擅自发出邀请书，再次企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当时，恩格斯考虑到“可能派”影响已经削弱，考虑到在联合召开的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有把握占优势，同意和“可能派”一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恩格斯在1891年8月15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因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共产党宣言》第17—18页。

为有可能在合理的原则上联合召开大会，那时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在大会上发言，这样，可能派及其少数拥护者的错误观点将暴露无遗，以至连英国人（新工联）也不会理他们了。”

在布鲁塞尔大会召开之前，两派在德国的哈雷举行了筹备协商会议，“可能派”被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大会议程。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可能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又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可能派”的头面人物都不敢出席大会，只派了一些次要的人来，因为他们在大会上实际没有什么影响。

布鲁塞尔大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罢工问题和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

关于罢工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罢工和抵制是工人阶级抵御敌人进攻和迫使敌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可能作出让步的必要武器”，“工人的工会组织对这种斗争是绝对必需的”，“因此，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工人起来帮助工会发展，反对政府和企业主为了限制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做法”。①

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是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在9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夺取和分割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尖锐，军国主义势力迅速增长，各国不断增加军事开支，扩军备战，从而加剧了世界战争的危险，所以反对军国主义的问题成为中心议题之一。李卜克内西就反军国主义问题作了报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8页

告并提出大会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军国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联系的，“只有建立起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结束军国主义，奠定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地反对一切好战企图和一切支持这种企图的同盟，不倦地致力于成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事业，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①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项决议草案。荷兰无政府主义者纽文曷斯攻击李卜克内西的报告是“含糊其词、不折不扣的空文”，他荒谬地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发生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他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主张：“各国社会党人将号召人民举行总罢工来对付在任何地方的宣战。”^②李卜克内西等反驳说，一旦战争爆发，号召人民实现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反战总罢工的口号不过是在“左”的词藻下的空话。大会否决了纽文曷斯的提案，通过了李卜克内西的提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无政府主义的失败。

布鲁塞尔大会再次打击了“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并且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议。恩格斯在1891年9月2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布鲁塞尔大会表示满意。”^③

布鲁塞尔大会以后，各国的工人运动都获得了一些进展。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3年议会选举中获得了44席，比1890年增加9席；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893年议会选举中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取得了43席。工会组织和会员人数也有了

①②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20页。

③ 转引自《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39页。

巨大的增长。英国从1889年至1891年，新成立了60多个新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工人运动中的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也尖锐起来。一方面，右倾机会主义者越来越迷信合法斗争和议会主义；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以反对改良主义为幌子，大肆宣扬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和策略。特别是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在议会和公开场所扔炸弹，暗杀行刺个别人物等等。这两种机会主义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危害。

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至12日在苏黎世召开。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411名代表。革命导师恩格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席了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为了杜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会前于1893年3月举行的预备会上，曾经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条件”的决议，规定“凡承认建立工人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之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社会党和社会团体，均得参加代表大会”。^①但是以纽文曷斯为首的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仍然钻进了代表大会。因此，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仍然贯穿在整个大会过程中。

苏黎世大会共有九项议程。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问题。大会听取了比利时的代表王德威尔德就此问题所做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各国工人为消灭剥削而组成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组织及其他组织是绝对必要的”，“政治活动，无论对于公开阐明和宣传社会主义原则来说，或者对于争取迫切需要的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39页。

各种改革来说，都是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应由各国根据本国的特殊条件自行选择”，但是“政治活动无论如何不应成为有损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独立的种种妥协与联合的借口。”①决议中的这些规定是符合当时工人运动的要求和发展水平的，是积极、有益的。但是决议又提出“各国工人要争取政治权利并用这种权利来使一切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真正地实现工人的要求，而且要夺取政权，使政权由资本统治的工具变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②这完全避开了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改良主义观点的表现，是议会主义的表现。

大会又一次讨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对待战争的问题。纽文曷斯在他的提案中再次主张要人民群众“拒绝兵役”，“举行总罢工”等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无政府主义者的提案再次遭到否决。普列汉诺夫在报告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大会对无产阶级在战争时期应抱的态度通过了正确的决议。

大会还讨论了“五一”劳动节问题。这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执行“国际”的决议，没有在五一节组织工人的示威游行。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在肯定布鲁塞尔大会决议的同时，作了以下补充：各国党的任务是“争取五一节休假”，“通过五月一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表明无产阶级将通过社会革命方式消灭阶级差别，从而走上导致国内、国际

①②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42—43页。

和平的唯一道路的坚决意志”。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由于害怕德国检查机关不允许发表写着激烈词句的文件，竟反对决议草案中的“社会革命的方式”一词，要求用“社会改革的方式”一词来代替。由于德国党的威信和影响，大会最后按德国代表的意见通过了决议。这反映出第二国际各党对机会主义的容忍和调和的态度。

苏黎世大会还讨论了土地问题，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问题。

革命导师恩格斯受到了大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无限尊敬。大会闭幕时，72岁高龄的恩格斯用英、法、德几种语言发表了重要演说。他指出，“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允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恩格斯以坚定地信心展望未来，深信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然胜利。演说结束时，他高呼：“国际无产阶级万岁！”^①

苏黎世代表大会击败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了一些基本正确的决议，这对第二国际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从这次大会的一些情况来看，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暗流在滋长着，并且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① 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9—480页。

二、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废除后 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

在德国统治阶级推行反动的“非常法令”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执行了正确路线，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把非法的活动与合法的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影响越来越大。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1889年5月鲁尔区的十万矿工举行了大罢工。这次罢工震动了全国，其它地区的工人纷纷响应，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统治阶级眼见俾斯麦赤裸裸的残暴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段已经失灵，“非常法令”实际已经破产，为了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统治策略。1890年1月25日，德国议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再次延长“非常法令”的提案。2月20日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了35个席位。3月20日，俾斯麦被迫“辞职”，9月30日“非常法令”期满，从10月1日起该法令被废除。

“非常法令”的被废除，俾斯麦的被迫下台，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十多年来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非常法令”废除后，德皇威廉二世宣布要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1891年德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星期日休息、关于禁止学龄儿童做工、关于最大限度劳动日为十一小时、关于产妇休假制度等方面的法令，企图以此蒙蔽工人的耳目，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平息”工人运动。

统治阶级在策略上的改变，使党内的机会主义猖狂起

来：一方面是“左”倾无政府主义的所谓“青年派”在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是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在滋长。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的同时，对于日益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主要倾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所谓“青年派”，原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派别，于1890年最后形成。它主要是由一些自称是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的大学生和年青作家组成的。其主要头目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他们无视“非常法令”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讲坛，攻击党奉行着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路线。“青年派”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力图要党进行半无政府主义的冒险活动，并且胡说他们的活动原则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青年派”的这种极端无耻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有的无限优越感。”^①恩格斯指出，“青年派”的实践，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

^①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①为了挽救和教育“青年派”的某些成员，恩格斯诚恳地告诫他们：如果他们希望真正能有所作为的话，就不要“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就不能认为自己“目前所达到的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要注意吸取“经验教训”。针对“青年派”知识分子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等特点，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 and 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②经过恩格斯的批评和帮助，“青年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改正了错误，而另一部分则继续顽固地坚持他们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对坚持错误的“青年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青年派”的头目拒绝服从党的决议并示威性地退出党代表大会，最终和党分裂，完全滚到了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了。“青年派”在党内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了。

如果说恩格斯反对“青年派”“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比较快地就取得了胜利，那末，在同党内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情形就不同了。

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1850—1922）出身于慕

^{①②} 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82页。

尼黑的一个官僚家庭，普法战争时投效德国军队，1875年起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879—1880年担任党在苏黎世出版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福尔马尔为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政策所迷惑，为党在议会斗争中的成绩冲昏了头脑，提出了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从而成为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福尔马尔美化统治阶级、宣扬阶级合作。他认为统治阶级废除“非常法令”，实行“自由主义”的改良政策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似乎统治阶级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因此，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就应当“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

福尔马尔鼓吹议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因此，社会主义者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福尔马尔声称，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的，因而改良、妥协最为有利，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将是“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

福尔马尔鼓吹的这些机会主义观点，实际并没有什么新的货色，不过是拉萨尔主义的翻版而已。但是这些改良主义论调，严重地威胁着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0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在“非常法令”废除后第一次公开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它的任务是要正确地分析和估计当时的形势，正确地认识和对统治阶级策略的变换，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进一步团结全党以领导无产阶级继续前进。

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以

前党的名称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要拟出新的党纲来代替1875年通过的“哥达纲领”。

代表大会在倍倍尔等人的领导下，对“青年派”的半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青年派”的领袖和代表大部分表示愿意放弃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但在大会上，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特别是关于议会主义等观点，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回击和批判，而且还得到了党内诸如考茨基、奥艾尔、伯恩施坦等部分领导人的支持。甚至党的公认的领袖威·李卜克内西也谈论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把坚持革命策略、反对议会主义的同志一律斥责为“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气焰就更为嚣张。这势必影响新的党纲的制定。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的领导党，它的纲领对第二国际各国党都起着示范作用，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德国党内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那末不仅德国党的新纲领不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拉萨尔主义就会复活，并且将严重地影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为了肃清拉萨尔主义和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新的纲领，年迈的恩格斯在1891年一年之内，以惊人的毅力，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恩格斯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坚持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鉴于哈雷代表大会已经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

了党的议事日程，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一战斗著作公诸于世，使广大党员群众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和充满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的立场和观点。

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企图阻挠和反对恩格斯在德国党报上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就打算在维也纳刊印出版。恩格斯斩钉截铁地对德国党的某些领导人说，《哥达纲领批判》的手稿“无论如何总是会刊印出来的。……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①在这种情况下，1891年1月，考茨基被迫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曾被埋没16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一文。

《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引起了党内极大的震动，打中了老的和新的拉萨尔主义者的要害，激起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狂怒和愤恨。德国党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公开声明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考茨基在《新时代》上说：“马克思对拉萨尔的看法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李卜克内西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党的议会党团代表格里林伯格在议会讲坛上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鉴于党的领导人顽固地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趁在1891年3月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机会，为此书写了一篇重要的“导言”。这是恩格斯为回击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采取的第二项措施。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月7日），《哥达纲领批判》第45页。

验和教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深刻地批判了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右倾机会主义。恩格斯强调指出：“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哈雷党代表大会以后，李卜克内西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出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准备提交预定在1891年10月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讨论。恩格斯在同年6月中旬收到这份“草案”后，认为新的党纲草案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但是仍然带有不少诸如议会主义、合法主义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为了打击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使党的纲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下，恩格斯于6月底写出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这是恩格斯采取的第三项措施。

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的继续，是给“那种和事佬的‘机会主义’，以及爽快——温良——愉快——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那种腐臭的谬论，予以迎头痛击。”②

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草案”导言中的错误；第二、三部分批评了“草案”中的政治、

① 《弗·恩格斯写的导言》，《法兰西内战》第13页。

② 恩格斯：《致考茨基》（1891年6月29日），《反对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第183页。

经济实践纲领。第二部分，即政治部分是恩格斯批评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恩格斯针对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由于害怕刚刚废除的“非常法令”又重新恢复，在“纲领草案”中竟不敢提出实现统一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着重强调并论述了关于民主共和国这一中心问题。

德国在1871年自上而下地实现统一后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制国家。皇帝拥有内政、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绝对权力。帝国议会只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物；帝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因此，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应该是德国党的迫切要求。

恩格斯指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②

恩格斯把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害怕“非常法

^①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63页。

令”重新恢复，避而不谈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要求党承认在德帝国的法律和秩序下，可以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的可耻行径，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

针对德国党内的议会主义者、合法主义者的谬论，恩格斯指出，只有用暴力推翻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产生，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而党内的庸人们竟异想天开，企图在提出要实现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都是非法的德意志帝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这纯粹是欺人之谈。恩格斯写道：“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它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①

恩格斯的这些宝贵的批评意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李卜克内西在接到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后，只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对“草案”略加修改，于1891年7月4日在《前进报》上发表，而恩格斯的“纲领草案批判”一文却被积压起来，十年后，即190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上第一次发表。

修改过的纲领草案发表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讨论。《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几个负责人，认为公布的“草案”缺点错误较多，他们另拟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以《新时代》

^①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

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在该杂志上发表。恩格斯认为《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纲领草案虽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整个来说，比正式的“草案”为好，因此对倍倍尔打算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支持这个草案表示赞同。在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考茨基起草的草案经过审查和修改，被一致通过。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它肃清了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党的政治要求 and 经济要求，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原理，明确地指出，为了对社会进行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此外，爱尔福特纲领还有一些严重的错误，主要是纲领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等。爱尔福特纲领以后成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制定党纲时的范本。

恩格斯在1891年上半年内所采取的三项措施：坚持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导言”和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进行批判，如同三颗炸弹一样，沉重地打击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首先是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保证了第二国际在其前期活动中能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进行工作。

三、恩格斯对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和美国获得了巨大

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贫困和破产，加剧了农民的两极分化。农民不满情绪不断地增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法、德、意、西等国，农民运动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农民问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在法、德等国，农民是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尽管破产的农民不断地流入城市，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但整个来说，农村人口仍占很大的比重。1890年，德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3%；法国甚至在20世纪初仍有40%的人口从事农业。农民运动的兴起，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正确地制定党对农民问题的路线、方针，就成为法、德两党迫切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问题非常重视。他们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时，就阐明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而奠定了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了对农民的具体政策。

但是，一向漠视农民的法国党和德国党的领导人早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问题方面的光辉论述遗忘了。在90年代初期农民运动高涨的推动下，他们开始讨论农民问题并着手制定土地纲领。法国工人党为了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在议会选举中增加选票，在1892年9月召开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机会主义的土地纲领。随后，为了把马赛土地纲领搞得更加适合农民的口味，法国党在1894年9月召开的南特代表大会上，对马赛土地纲领作了补充：增加了纲领的绪论部分，并增加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南特土地纲领进一步加深了法国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路线和政策。主要表现是：

第一，把争取农民看作是一时权宜之计，目的仅只是为了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们只有凭借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寻找根据，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论断。”^①

第二，不讲阶级和阶级路线，提出要联合农村中的“一切成分”，即除了要争取雇农和小农而外还要把富农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土地经营者都联合起来的机会主义路线。

第三，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必然破产的客观规律，公然背弃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原则，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农民私有制的错误原则。

在法国党南特代表大会后一个月左右，德国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代表大会。会上福尔马尔就土地纲领问题作了补充报告。他要求在党的土地纲领中，不仅要有反映劳动农民利益的条目，而且也要有反映中农、富农以及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条目。福尔马尔在说明他的主张时，引述了法国党的“南特纲领”，并且造谣说南特纲领似乎是得到恩格斯的赞同，等等。

恩格斯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无耻捏造非常愤怒。他指出，说南特纲领得到我的直接赞同完全是捏造，“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显然，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8页。

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①恩格斯认为福尔马尔提出的农民政策是“比小资产者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②这是背叛。福尔马尔是叛徒。在恩格斯的支持下，倍倍尔为了捍卫党的原则立场，批评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但是李卜克内西却极力为福尔马尔辩护，说他绝不是叛徒并指责倍倍尔“左倾”。恩格斯在1894年11月24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恩格斯写道：“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这样吧。我想他自己也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零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③

鉴于德、法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的严重性，恩格斯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在农民问题上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基本原则，并对南特纲领和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1894年11月15—22日之间，恩格斯写了《法德农民问题》这一著名论文。

在《法德农民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中，恩格斯首先阐明

① 恩格斯，《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93页。

②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94年1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2页。

③ 同上第513—514页。

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和法、德党内机会主义者把争取农民视为一时权宜之计和单纯地为了增加选票的错误观点根本对立，恩格斯认为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工农联盟的问题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恩格斯写道：“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和巩固政权。

究竟怎样建立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应该和农村中的哪一部分结成联盟呢？和法、德两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不作阶级分析、要求联合农村中一切成分的错误路线根本对立，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各个阶层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明确规定了党在建立工农联盟中应当遵循的阶级路线。

恩格斯指出，工人党首先当然应该团结农村的雇佣工人，即农村的无产者。他分析了德国农村工人的具体情况指出，“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在这些工人当中，只要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那末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种野蛮劫掠成分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象个刺破了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5页。

② 同上，第296页。

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革命的变动。”正因为如此，所以把农村无产者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比吸引小农和中农“都重要得多。”①

恩格斯认为，小农即“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是党建立工农联盟依靠的“重心”。他指出，“在所有的农民当中，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并且一般说来不仅对于西欧是如此。不，对于整个问题说来，重心正是在这一类型的农民上面。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于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②

关于中农和大农，恩格斯根据德、法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度的具体情况，把他们作为农村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看待。针对福尔马尔等机会主义者关于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是全体农民的政党的谬论，恩格斯写道：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主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利益的集团。”③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6页

② 同上，第298页。

③ 同上，第305页。

关于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主，恩格斯明确指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社会民主党必须坚决揭露“大地主那副掩盖在羊皮下边的豺狼面孔”①。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严厉地批判了法国和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妄图以保护小农私有制来解救农民的谬论，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农民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恩格斯指出，机会主义者梦想要在保存私有制和小生产的基础上来拯救农民破产的命运，这在原则上是直接违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恩格斯在批判机会主义者时指出，“你们企图在小农的所有权方面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②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企图用保护小农私有制来拯救农民的这种论调，不仅在理论上是反动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生产必然要排挤小生产，这就象“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③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那么出路何在呢？恩格斯指出，小农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拯救农民就只有把农业引导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道路，即把他们个人的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恩格斯把改造农民私

①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6页

② 同上，第303页。

③ 同上，第312页。

有制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的纲领和步骤。早在70—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农业合作化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密切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86年1月20—23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就指出，在向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时候，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社生产作为中心环节，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一场十分复杂的革命，顺利地进行这场革命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恩格斯写道：“这里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明白地看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占有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

①恩格斯详尽地论述了关于如何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吸引小农参加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采用示范办法，而决不允许“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②。如果经过说服教育，小农仍旧下不了决心的话，“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③恩格斯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的国家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的大力帮助是绝对必要的。他说，“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象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所以恩格

①②③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1、310、311页。

斯要求党和国家“慷慨地对待农民。”①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还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待有雇工剥削的大农和中农的态度和政策。恩格斯认为，对于大农和中农，我们也只能建议他们联合为合作社，进行改造，消除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大概“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②。然而无产阶级是否需要对这些剥削者实行暴力剥夺，这主要是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恩格斯认为事情十分简单，“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象剥夺工厂主一样”，把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剥夺来的土地，“转交给现在就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③

恩格斯洞察到生产合作社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在谈到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大力帮助农民合作社发展时指出，这“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威信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各别社员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④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光辉远景。

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这一著作，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特别是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对于工农联盟的理论，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①②③④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2、314、314—315、310页。

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恩 格 斯 的 逝 世

年高德劭的恩格斯自1894年以来就经常受到疾病的侵袭。1895年3月病情恶化，经医生诊断是后期的食道癌症。他经常为剧痛所折磨，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象往常一样，专心致志、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工作着。他不断地接待来访的同志和战友，不断地通过书信帮助和鼓励他们进行革命的斗争。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为新版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一篇导言。这是恩格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恩格斯在导言中分析了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和斗争条件变化的情况，要求党为将来的决战准备力量，把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吸引到党的周围。李卜克内西未经恩格斯的同意，就在《前进报》上刊登了导言的摘录，并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对此，恩格斯极为气愤。他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今天我在‘前进报’上看到了我的导言的摘要，事先并未告知我就发表了，而且这样一删节竟把我弄得无论如何都是站在温和的合法性崇拜者的地位。我特别希望全文现在能在‘新时代’上发表，以便消除这个可耻的印象。”^①恩格斯对第二国际，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这种日益滋长的右倾机会主义深感不安，并准备继续进行有力的反击。但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5年4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36页

癌症的急剧恶化，夺去了他的生命。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病逝，享年75岁。恩格斯逝世的悲痛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沉痛的哀悼。无数的唁电和信件从世界各个角落纷纷寄至。

8月8日举行了恩格斯的葬仪。葬仪举行得庄严朴素。参加者有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80多人，其中有德国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法国的拉法格，俄国的查苏里奇，意大利的瓦列拉，英国的爱琳娜·马克思和她的丈夫艾威林，比利时的安赛尔等。

李卜克内西在悼念恩格斯的讲话中指出，恩格斯“是和马克思在一起奠定了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人物。”①拉法格泣不成声地说：“法国的工人永远也忘不了你和马克思在1847年教给我们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场所，你们给了我们武器和口号。我们将斗争下去，我们一定会胜利！”②倍倍尔、艾威林和安赛尔等代表也先后发表了讲话，表示他们对恩格斯的深切哀悼和尊敬。遵照恩格斯的遗嘱，将遗体火化，并将骨灰罐送到英国南部恩格斯生前喜爱的休息地伊斯特勃恩海岸投入海中。

当时，列宁正在德国。他得到恩格斯逝世的消息后，怀着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写了一篇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悼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追述了恩格斯的生平革命活动，高度评价了恩格斯革命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列宁指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

②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4页。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全世界历史使命。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对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顾问，卓越地进行了反对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第二国际，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列宁指出：“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于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①

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在理论活动还是在实践活动中，无产阶级崇高的战斗友谊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数十年如一日。列宁指出，“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②为了在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使马克思能够从事伟大的理论工作，恩格斯从1850年起从事了20年的商业工作。尽管恩格斯一生对无产阶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总是谦虚地把自己称作是马克思的“配角”。恩格斯在自己的晚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工作。《资本论》第二、三卷实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合力写成的。列宁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

^{①②}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6、92—93页。

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①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